

尚書注疏

卷一
卷二

尚書注疏并
校勘記

丁仁煒署檢



光緒丁亥閏
夏點石齋遵
阮本重校印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尚書正義二十卷

舊本題漢孔安國傳其書至晉豫章內史梅賾始奏於朝唐貞觀十六年孔穎達等爲之疏承徽四年長孫無忌等又加刊定孔傳之依託自朱子以來遞有論辯至

國朝閻若璩作尚書古文疏證其事愈明其灼然可據者梅鷟尚書考異攻其注禹貢灩水出河

南北山一條橫石山在金城西南羌中一條地名皆在安國後宋舜尊經義考攻其注書序東

海駒駟扶餘駟之屬一條謂駒駟王朱蒙至漢元帝建昭二年始建國安國武帝時人亦不

及見若璩則攻其注秦誓雖有周親不如仁人與所注論語相反又安國傳有湯誓而注論語

子小子履一節乃以爲墨子所引湯誓之文案安國論語注今依此皆證佐分明更無疑義至

若璩謂定從孔傳以孔穎達之故則不盡然考漢書藝文志敘古文尚書但稱安國獻之遭巫

蠱事未立於學官不云作傳而經典釋文敘錄乃稱藝文志云安國獻尚書傳遭巫蠱事未立

於學官始增入一傳字以證實其事又稱今以孔氏爲正則定從孔傳者乃陸德明非自穎達

惟德明於舜典下注云孔氏傳亡舜典一篇時以王肅注頗類孔氏故取王注從慎徽五典以

下爲舜典以續孔傳又云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協于帝十二字是姚方興所上孔氏傳本無

阮孝緒七錄亦云方興本或此下更有濬啓文明溫恭允塞玄德升聞乃命以位凡二十八字

異聊出之於王注無施也則開皇中雖增入此文尙未增入孔傳中故德明云爾今本二十八

字當爲穎達增入耳梅賾之時去古未遠其傳實據王肅之注而附益以舊訓故釋文稱王肅

亦注今文所解大與古文相類或肅私見孔傳而祕之乎此雖以末爲本未免倒置亦足見其

根據古義非盡無稽矣穎達之疏晁公武讀書志謂因梁費昶疏廣之然穎達原序稱爲正義

者蔡大寶集荷費昶顧彪劉焯劉炫六家而以劉焯劉炫最爲詳雅其書實因二劉非因費氏

公武或以經典釋文所列義疏僅昶一家故云然歟朱子語錄謂五經疏周禮最好詩禮記次

之易書爲下其言良允然名物訓故究賴之以有考亦何可輕也

尚書注疏技勘記序

自梅願獻孔傳而漢之真古文與今文皆亡乃梅本又有今文古文之別新唐書藝文志云天寶三載詔集賢學士衛包改古文從今文說者謂今文從此始古文從此絕殊不知衛包以前未嘗無今文衛包以後又別有古文也隋書經籍志有古文尚書十五卷今字尚書十四卷又顧彪今文尚書音一卷是隋以前已有今文矣蓋變古文爲今文實自范甯始甯自爲集注成一家言後之傳寫孔傳者從而效之此所以有今文也六朝之儒傳古文者多傳今文者少今文自顧彪而外不少概見李巡徐遷陸德明皆爲古文作者孔穎達正義出於二劉蓋亦用古文本如陸之爲歐云之爲員是也然疏內不數數觀殆爲後人竄改如陳夢等之於釋文噉然則衛包之改古從今乃改陸孔而從范顧非倡始爲之也乃若天寶既改古文其舊本藏書府民間不復有之更經喪亂卽書府所藏亦不可問矣開成初鄭賈進石經悉用今文前此張參之壁經後此長興之板本廣政之石本當無不用今文者乃後周顯德六年郭忠恕獨校古文尚書上之上距天寶三載已三百餘年不知郭氏從何而得其本宋初仍不甚行至呂大防得於宋文道王仲至家而晁公武取以刻石薛季宣據以作訓然後大顯今按釋文序錄云尚書之字本爲隸古既是隸寫古文則不全爲古字今宋齊舊本及徐李等音所有古字蓋亦無幾穿鑿之徒務欲立異依傍字部改變經文疑惑後生不可寫用是所謂古文不遇如周禮漢書略有古體及假借通用之字而已晁氏讀書志云陸德明獨存一二於釋文此正與古字無幾之說相合若連篇累牘悉是奇字則陸氏豈得或釋或不釋哉晁氏又云以古文尚書校釋文雖小有異同而大體相類夫釋文所存僅止一二就此一二之中復小有異同則全經不合者必十之九其爲贗本無疑然觀陸氏之言則穿鑿立異自古而然不獨郭氏也元於尚書注疏舊有校本茲以各本授德清貢生徐養原技之并及釋文元復定其是非且考其顛末善於簡音阮元記

引據各本目錄

唐石經 用衛包所改之今文後來注疏本俱出於此

宋臨安石經 今所存者起禹貢之半至允征之半又起大誓末至酒誥之半

古本 見山井鼎七經孟子考文乃日本足利學所藏書寫本也物觀序以爲唐以前物其經皆古文然字體太奇聞參俗體多不足信

岳本 宋岳珂用唐氏世稱堂本重加校勘所謂相臺本也其書之字考其書多詳於音讀句逗而略於字句與同又往往據說以改注不知說中所述校傳不必盡依元文也然合二十三家參訂用力甚勤固當優於諸家元本未見今所據者 武英殿翻刻本也

葛本 即永懷堂本與關刻注原本相異而譌字較多○已上三種皆單注本

宋板 見七經孟子考文左傳考文義黃唐禮記說云本司舊刊易書周禮正經注疏罕見一書便於披尋它經靈閣經宋板辛亥遂取毛詩禮記疏義如前三經編彙精加歸正蓋注疏合刻起於南北宋之間而易書周禮失刻當在北宋之末也此本或即新錄所稱者自體序以下為九卷卷首以下為十卷洪範以下為十一卷族葉以下為十二卷康誥以下為十三卷召誥以下為十四卷多士以下為十五卷君奭以下為十六卷立政以下為十七卷顧命以下為十八卷君牙以下為十九卷文侯之命以下為二十卷其中缺葉為後人所補者則詳之補

宋十行本 案他本注疏每半葉九行此獨十行故世謂之十行本謂其源蓋即岳珂九經三傳沿革例所謂建本有音釋法疏是也痛板至明正德間止亦關山并肅所謂正德本是也說中真正書本據考文而言其中譌字雖多經磨改之失考文所引宋板多與之合

關本 明嘉靖時李元陽刻於關中所謂嘉靖本也記中亦與考文所引並板以見此詳板略云

明監本 神廟時所刊毛本從此出

毛本 汲古閣刻今按正義以此為第○已上七種皆注疏合刻本

釋文 陸德明本據古文作音長自陸鄂改用今文流傳至今已非其舊矣其注中所載則本或向屬元文今仍歸之陸氏

六經正義 宋毛居正撰多辨偏旁之疑似惟所載監本與國本建本可以考宋本之異同自不可廢

尚書彙傳 元王天與撰注語略有刊落疏則僅載十之一二其中有脫改處不足盡悉

石經考文提要 乾隆五十六年 命刊立石經工部尚書彭元瑞因著此書其所據自通行各本外有宋本九經南宋巾箱本宋本附釋音尚書注疏宋本纂圖互注尚書岳珂本元本尚書注疏至善堂九經本

九經誤字 顧炎武撰以唐石經正監本之誤又金石文字記舉唐石經誤字

七經孟子考文 山井鼎撰物觀補遺以古本宋板校明刻之說間有辨論別為古文考一卷刊尚書之前殊嫌就實

十三經正字 嘉善補遺撰

羣書拾補 餘姚虞文滢撰

尚書正義序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奉勅撰

夫書者人君辭誥之典右史記言之策古之正者事摠萬機發號出令義非一揆或設教以馭下或展禮以事上或宣威以肅震曜或敷和而散風雨得之則百度惟貞失之則千里斯謬樞機之發榮辱之生絛綸之動不可不慎所以辭不苟出君舉必書欲其昭法誠慎言行也其泉源所漸基於出震之君黼藻斯彰郁乎如雲之后勳華揖讓而典謨起湯武革命而誓誥興先君宣父生於周末有至德而無至位修聖道以顯聖人芟煩亂而翦浮辭舉宏綱而撮機要上斷唐虞下終秦魯時經五代書摠百篇採翡翠之羽毛拔犀象之牙角罄荆山之石所得者連城窮漢水之瀆所求者照乘巍巍蕩蕩無得而稱郁郁紛紛於斯爲盛斯乃前言往行足以垂法將來者也暨乎七雄已戰五精未聚儒雅與深竄同埋經典其積薪俱燎漢氏大濟區宇廣求遺逸採古文於金石得今書於齊魯其文則歐陽夏侯二家之所說蔡邕碑石刻之古文則兩漢亦所不行安國注之寔遭巫蠱遂寢而不用歷及魏晉方始稍興故馬鄭諸儒莫覩其學所注經傳時或異同晉世皇甫謐獨得其書載於帝紀其後傳授乃可詳焉但古文經雖然早出晚始得行其辭富而備其義弘而雅故復而不厭久而愈亮江左學者咸悉祖焉近至隋初始流河朔其爲正義者蔡大寶巢揄費彪顧彪劉焯劉炫等其諸公旨趣多或因循怙釋注文義皆淺略惟劉焯劉炫最爲詳雅然焯乃織綜經文穿鑿孔穴詭其新見異彼前儒非險而更爲險無義而更生義竊以古人言誥惟在達情雖復時或取象不必辭皆有意若其言必託數經悉對文斯乃鼓怒浪於平流震驚於靜樹使教者煩而多惑學者勞而少功過猶不及良爲此也炫嫌焯之煩雜就而刪焉雖復微稍省又好改張前義義更太略辭又過華雖爲文筆之善乃非開契之路義旣無義文又非文欲使後生若爲領袖此乃炫之所失未爲得也今奉

明勅考定是非謹罄庸愚竭所聞見覽古人之傳記質近代之異同存其是而去其非削其煩而增其簡

此亦非敢臆說必據舊聞謹與朝散大夫行太學博士臣王德韶前四門助教臣李子雲等謹共餘敘至
十六年又奉

勅與前修疏人及通直郎行四門博士驍騎尉臣朱長才給事郎守四門博士上騎都尉臣蘇德融登仕
郎守太學助教雲騎尉臣隨德素儒林郎守四門助教雲騎尉臣王士雄等對

勅使趙弘智覆更詳審爲之正義凡二十卷庶對揚於聖範冀有益於童稚略陳其事敘之云爾

附釋音尙書注疏卷第一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等奉勅撰

原卷一至卷五

尙書序 傳文此孔氏所作述尙書起之時代并疏正義曰道本神靈非有名言既形以通生生物由名舉則凡諸經史因物

書有法因號曰書後人莫其久遠自於上世向者上也言此上代以來之書故曰尙書且言者意之聲書者言之說也故

存言以聲意立書以記言故易曰書不盡言不盡意是言者意之至也書者言相生者也書者舒也書聲舒也書聲舒也書者

如此也明書者舒其言如其意也舒也又對劉歆所書之名也云書者舒也又為別立其事辨別以事名書者舒也

此書者本書君事雖有別正是君言言而見書因而立號以此之故名異諸部但諸部之書歸於立名故不名書至名

立之後亦是筆書故百氏六經總曰書也論語所謂題應別名各自較耳昭二年左傳曰晉師起國晉師起國晉師起國晉師起國

易家與魯春秋此書名也序者言序述尙書起存亡注說之由序為尙書而作故曰尙書序序始曰繼序序不忘毛傳

云序者緒也則緒述其事使理相濟猶若尙書之抽緒但易有序卦序彖序象序系辭序說序序卦序彖序象序系辭序說序

鄭玄謂之贊者以序不分散通其序名故謂之贊贊者明也佐也佐也佐也佐也佐也佐也佐也佐也佐也佐也佐也

故也安國以孔子之序分屬篇篇故已之述述亦謂之序序不煩垂義無所煩故也

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由是文籍生焉 伏犧氏伏古作虞攝本又作義非作戲

誌云義古字戲今字一號包義氏三皇之最先風姓母曰華首以木德王即太皞也王于況反謂乎變反卦與費反契苦

也結繩易繫辭上古結繩以治復世 古者至生焉 正義曰代結繩者言前世之政用結繩今有書契以代結繩之書契

聖人易之以書契文字也藉藉書 古者至生焉 正義曰代結繩者言前世之政用結繩今有書契以代結繩之書契

包氏取犧牲故曰伏犧書或作必犧書亦同律歷志曰結作網若以取犧牲故曰伏犧或曰包犧言取犧而包之也伏犧

成紀野人身首月令云其帝太昊繫解云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是直變包言伏耳則伏犧是皇言王天下者以皇與

帝王號稱其德多通亦為王故禮運云昔者先王亦謂上代為王但自下言之則以身為王據王身於下謂之王天下

也知伏犧始畫八卦者以繫解云包犧氏之上古結繩而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取諸夫是造書契之情故知之也彼直

原卷

九事之下者有以而然案彼文先歷說伏犧神農黃帝下乃云黃帝受命垂衣裳而天下始重取諸乾坤是黃帝受命之

事也又舟載馭馭牛取離重門取謙白符取小過張矢取睽此五者皆時無所繫在黃帝受命時以此事云古者云古者

宮室與書契皆先上古右者乃言彼時聖人易之則結繩何極伏犧前也其書語則說者不異故世本云古者云古者

云易之始也故曰神農自脫湯而然非是彼時之驗則上古結繩何極伏犧前也其書語則說者不異故世本云古者云古者

司馬遷曰周草諱宋忠情去皆云黃帝之史官也程璜曰黃帝受命垂衣裳而天下始重取諸乾坤是黃帝受命之

事也又舟載馭馭牛取離重門取謙白符取小過張矢取睽此五者皆時無所繫在黃帝受命時以此事云古者云古者

胡其年代莫能定亦不可以難孔也然紀自黃帝為始耳又依易緯通卦驗經人其伏犧前六紀後三紀亦為張揖所

徐整等說亦不可以年斷其說之紀似自黃帝為始耳又依易緯通卦驗經人其伏犧前六紀後三紀亦為張揖所

之故孔氏命明道經鄭玄注云劉向云黃帝受命垂衣裳而天下始重取諸乾坤是黃帝受命之

事也又舟載馭馭牛取離重門取謙白符取小過張矢取睽此五者皆時無所繫在黃帝受命時以此事云古者云古者

皆刻石紀號但述者有怪恍惚不可謂則矣吾所不識者蓋文字在十餘氏前孔子觀而後其於太古之書

之故孔氏命明道經鄭玄注云劉向云黃帝受命垂衣裳而天下始重取諸乾坤是黃帝受命之

事也又舟載馭馭牛取離重門取謙白符取小過張矢取睽此五者皆時無所繫在黃帝受命時以此事云古者云古者

至神農始有庖廚與益則伏犧時其卦未虛無損卦而得矣故諸注說者此自鄭玄等說耳案說卦曰昔者聖人幽贊於

神明而生蓍繫辭曰天生神物聖人則之則伏犧用卦而得矣故諸注說者此自鄭玄等說耳案說卦曰昔者聖人幽贊於

有人變而成卦是言又皆三圖奇為三變則六爻明矣則象皆六爻伏犧有聖則有六爻何為不重而怪有卦

稱已姓黃帝之子母曰文而以金德王五帝之最先顯音專頭許王反顧頡高陽氏姬姓黃帝之孫昌意之子母曰景

初為唐虞後為天子都陶唐氏帝嚳之子母曰登以土德王五帝之五也先儒以木德王五帝之四也也唐虞也姓伊氏

氏正義曰墳也所以論三皇之事其母曰登以土德王五帝之五也先儒以木德王五帝之四也也唐虞也姓伊氏

此三皇五帝或舉德或舉地名或直指其人言及使辨不為黃帝所常也言五帝之通可以百代常行故曰言常道也

登而曰生文而曰身首黃帝母曰附實北景星宿正感謂之文樞有星實月如虹感文樞於幽房之宮而

生顯瑣堯母曰慶都觀河遇赤龍降胎陰風感而有孕十四月而生爰又云堯母曰握登見大虹感而生舜此言謂之三

則立墳大典者因左傳有三墳五典之文故指而謂之然五帝之書皆謂之典則虞虞虞虞虞虞虞虞虞虞虞虞虞虞虞虞

者以墳大典者因左傳有三墳五典之文故指而謂之然五帝之書皆謂之典則虞虞虞虞虞虞虞虞虞虞虞虞虞虞虞虞

然者案今堯舜禹是二帝二典而三墳五帝之書皆謂之典則虞虞虞虞虞虞虞虞虞虞虞虞虞虞虞虞

文也柳玄亦云其書門三墳五典但鄭玄以三皇無文或據錄定孔君以為書者記當時之事不可以後追探若當

時無書後代何以得知其道也此亦孔君所據三皇有文字之驗耳

云五帝聖帝也金天高辛唐虞氏也此亦不兩者孔君既不依據不可以據之

又鄭玄云文廟伏犧之通無改作則已上世者衆豈皆爲聖乎既不可數

而五帝何以六人或爲之說云德備五帝數不限多少故六人亦名五帝何

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言古者制作莫先於伏羲氏何人則在前乎又說融

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言古者制作莫先於伏羲氏何人則在前乎又說融

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言古者制作莫先於伏羲氏何人則在前乎又說融

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言古者制作莫先於伏羲氏何人則在前乎又說融

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言古者制作莫先於伏羲氏何人則在前乎又說融

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言古者制作莫先於伏羲氏何人則在前乎又說融

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言古者制作莫先於伏羲氏何人則在前乎又說融

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言古者制作莫先於伏羲氏何人則在前乎又說融

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言古者制作莫先於伏羲氏何人則在前乎又說融

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言古者制作莫先於伏羲氏何人則在前乎又說融

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言古者制作莫先於伏羲氏何人則在前乎又說融

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言古者制作莫先於伏羲氏何人則在前乎又說融

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言古者制作莫先於伏羲氏何人則在前乎又說融

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言古者制作莫先於伏羲氏何人則在前乎又說融

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言古者制作莫先於伏羲氏何人則在前乎又說融

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言古者制作莫先於伏羲氏何人則在前乎又說融

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言古者制作莫先於伏羲氏何人則在前乎又說融

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言古者制作莫先於伏羲氏何人則在前乎又說融

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言古者制作莫先於伏羲氏何人則在前乎又說融

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言古者制作莫先於伏羲氏何人則在前乎又說融

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言古者制作莫先於伏羲氏何人則在前乎又說融

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言古者制作莫先於伏羲氏何人則在前乎又說融

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言古者制作莫先於伏羲氏何人則在前乎又說融

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言古者制作莫先於伏羲氏何人則在前乎又說融

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言古者制作莫先於伏羲氏何人則在前乎又說融

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言古者制作莫先於伏羲氏何人則在前乎又說融

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言古者制作莫先於伏羲氏何人則在前乎又說融

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言古者制作莫先於伏羲氏何人則在前乎又說融

設教不倫雅語奧義其歸一揆○夏西天下號也以金德王三王之最先

與詩之爲體不雅則風除皇已下不玉則天下號也以木德王三王之最先

軒轅之禍黃帝神農之云炎帝神農於月令爲炎帝不怪炎帝爲皇何怪

軒轅之禍黃帝神農之云炎帝神農於月令爲炎帝不怪炎帝爲皇何怪

軒轅之禍黃帝神農之云炎帝神農於月令爲炎帝不怪炎帝爲皇何怪

軒轅之禍黃帝神農之云炎帝神農於月令爲炎帝不怪炎帝爲皇何怪

軒轅之禍黃帝神農之云炎帝神農於月令爲炎帝不怪炎帝爲皇何怪

軒轅之禍黃帝神農之云炎帝神農於月令爲炎帝不怪炎帝爲皇何怪

軒轅之禍黃帝神農之云炎帝神農於月令爲炎帝不怪炎帝爲皇何怪

軒轅之禍黃帝神農之云炎帝神農於月令爲炎帝不怪炎帝爲皇何怪

軒轅之禍黃帝神農之云炎帝神農於月令爲炎帝不怪炎帝爲皇何怪

軒轅之禍黃帝神農之云炎帝神農於月令爲炎帝不怪炎帝爲皇何怪

軒轅之禍黃帝神農之云炎帝神農於月令爲炎帝不怪炎帝爲皇何怪

軒轅之禍黃帝神農之云炎帝神農於月令爲炎帝不怪炎帝爲皇何怪

軒轅之禍黃帝神農之云炎帝神農於月令爲炎帝不怪炎帝爲皇何怪

軒轅之禍黃帝神農之云炎帝神農於月令爲炎帝不怪炎帝爲皇何怪

曰陽烈八卦言之說九州言之志不同者以八卦交互相說其理九州常州有所志識以此而不同此亦謂承案亦為搜

索以易八卦為主故易曰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垂之又在其中央又曰八卦相疊是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皆

出於人卦就八卦而求其理則象在其中矣又曰八卦相疊是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皆出於人卦就八卦而求其理則象在其中矣

所生不出此二者又云風氣所宜者與土地所生風氣所宜是有所也言土地所生風氣所宜是有所也言土地所生風氣所宜是有所也

秋左氏傳曰楚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即謂上帝王遺書也○左史史官左右尚於物反攷於神也

書也正義曰以上四有外文言墳典曰索而謂之故引或文以證結之此昭十二年息亮反尚謂楚靈王見物相趨應告尹于

此左史子僕子華答王云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即謂上帝王遺書也○左史史官左右尚於物反攷於神也

樂明舊章刪詩為三百篇約史記而修春秋議易道以黜八索述職方以除九丘○黜色廢先代典藉此言史籍者

判定孔子世家云安國是孔子十一世孫而王與先祖故曰先君發樂以爲魯魯公二十一年冬十一月庚子孔子生左

傳哀公十六年夏四月己丑孔子卒計以出魯王與先祖故曰先君發樂以爲魯魯公二十一年冬十一月庚子孔子生左

誠道以爲與於此言史者不但義通上下又以此史無不必是爲帝放曰典藉義亦相通也但上因書契而一言文下傷不

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先言定禮樂者欲明孔子欲反於聖道以歸於一故先言其舊行可從者修而不改曰定就而

而曰定之者又明禮樂者謂禮樂易於易也易者易也易者易也易者易也易者易也易者易也易者易也易者易也易者易也

故云費耳易文在下者亦爲難入索與除九丘相近也爲文之使不爲義例孔子之行事不須云定又因而爲作十

後禮通也詩存序三百一十一帝博士於祿府而見詩知必悉入家數計職方在周禮五典本有武人今序只有二典而已

其三典三墳今乃寂寞明其除去既墳典書內之正尚有去者況外乎故知九丘者以三墳五典本有武人今序只有二典而已

以爲除九丘果其類者以言之則云述者討論墳典斷自唐虞以下訖于周爰夷煩亂弱被浮辭舉其宏綱撮其機要足

以垂世立教典誦誥誓命之文凡百篇○丁胤反論居乙反又許乙反爰色成反舊香後反環七活反機又作履

篇正二篇亡篇十四三篇亡篇凡三十八篇正八篇亡三篇亡三篇亡三篇亡三篇亡三篇亡三篇亡三篇亡三篇亡三篇

西去秦晉猶有三十家史記及儒林傳皆云伏生獲得二十九篇以教齊魯

皆得齊書論亦云民間得秦晉別錄曰武帝末民間有得秦晉書於壁內者獻之與博士使讀說之數月皆起傳以教

人則秦晉非伏生別傳而言二十九篇者以得馬遷在武帝之世見秦晉書但出而傳行人於伏生所得內故馬史摛之并云

伏生所出之書與秦晉異同不知為伏生先為此說不知為是秦晉出後獲人加增此語家王充論衡又云以地地所得者

諱白魚人冊之舉與秦晉異同不知為伏生先為此說不知為是秦晉出後獲人加增此語家王充論衡又云以地地所得者

建安十四年黃門侍郎鄭眾等說云宣帝永始元年前內女子有卷老子經得古文秦晉三篇論衡又云以地地所得者

今更漢書皆云伏生傳得二十九篇則司馬遷已得秦晉以并錄之伏生得二十九篇武帝始出也則云宣帝時天子所得

亦不可信或者兩時重得之故於後亦據而言之得秦晉以并錄之伏生得二十九篇武帝始出也則云宣帝時天子所得

錄而悉世也亦引今之秦晉皆無此言而古文皆有則古文為真亦復何疑但於先有張籍之徒偽造秦晉以愚世中故復

得而悉世也亦引今之秦晉皆無此言而古文皆有則古文為真亦復何疑但於先有張籍之徒偽造秦晉以愚世中故復

多矣凡諸所引今之秦晉皆無此言而古文皆有則古文為真亦復何疑但於先有張籍之徒偽造秦晉以愚世中故復

我文考蕭將天賦大賦未架詳予小子發以兩友邪家君賦於有戰兵之警也又云以先有則當云名之尚書曰皇文憲慈命

生之下則言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尚書此伏生之意也若以伏生指尚書之名已先有則當云名之尚書曰皇文憲慈命

也孔君既據伏生此義於下更無是非明則用伏生之說故書此云尚書上之也雖不見孔君此說然曰尚書一家以向

漢氏之書故曰尚書是也王肅曰上所言史所書故曰尚書觀此而論之說亦無不見孔君此說然曰尚書一家以向

與書相將則上名不正出於伏生鄭玄依書禮以尚書是孔子所加故書禮曰孔子乃尊而名之曰尚書禮曰孔子乃尊而名之

謂之尚書則以尊之又曰書禮以天言之鄭玄依禮禮以尚書是孔子所加故書禮曰孔子乃尊而名之曰尚書禮曰孔子乃尊而名之

自云伏生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尚書何云孔子所加也王肅云上所言史所書故曰尚書觀此而論之說亦無不見孔君此說然曰尚書

上之所言書者以筆畫記之辭彙書皆是何知書要實史所為也此其不若兩儀之說密耳云上古者亦無指定之目以明

伏生言之則於漢世仰遠前代自周已上皆是為周古也此其不若兩儀之說密耳云上古者亦無指定之目以明

子為義不與禮以唐虞為太古以下三代冠而推之為然是為不定則但今世已上仰之已古便則無例耳且太古之與

焉上古耳以書是本名尚是伏生所加故引諸書直云書曰若有配代而言則曰夏書無言尚書者至魯其王好治宮室

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居於壁中得先人所藏古文虞夏商周之書及傳論語孝經皆科斗文字王又升孔子堂開金石錄

竹之音乃不壞宅。共音韻亦作韻又作恭共王漢景帝之子名餘好呼報反下好古詞變音怪下同字林作數云公壞

宅全善至壞宅。反爰也。傳謂春秋也。一云周楊十覺非絕譜之傳論如字又音倫科若未反科斗名壞壞于虛形似

語孝經皆科斗文字。故欲良益云。得百篇之由故增其書傳其於所壞壁內者金銀石碧絲琴竹管之首以懼其神異乃不從故壞

宅也。上言壞家書於壁中。此亦屋壁內得書也。亦得及傳論語等不從於云。得尚書而語之。首以懼其神異乃不從故壞

壁內所傳。上有題目。虞夏商周書。其序。得書也。亦得及傳論語等不從於云。得尚書而語之。首以懼其神異乃不從故壞

也。此知尚字是伏生所加。惟此壁內所無。則書本無尚字。故其目非亦於云。得尚書而語之。首以懼其神異乃不從故壞

也。此知尚字是伏生所加。惟此壁內所無。則書本無尚字。故其目非亦於云。得尚書而語之。首以懼其神異乃不從故壞

也。此知尚字是伏生所加。惟此壁內所無。則書本無尚字。故其目非亦於云。得尚書而語之。首以懼其神異乃不從故壞

也。此知尚字是伏生所加。惟此壁內所無。則書本無尚字。故其目非亦於云。得尚書而語之。首以懼其神異乃不從故壞

也。此知尚字是伏生所加。惟此壁內所無。則書本無尚字。故其目非亦於云。得尚書而語之。首以懼其神異乃不從故壞

也。此知尚字是伏生所加。惟此壁內所無。則書本無尚字。故其目非亦於云。得尚書而語之。首以懼其神異乃不從故壞

也。此知尚字是伏生所加。惟此壁內所無。則書本無尚字。故其目非亦於云。得尚書而語之。首以懼其神異乃不從故壞

也。此知尚字是伏生所加。惟此壁內所無。則書本無尚字。故其目非亦於云。得尚書而語之。首以懼其神異乃不從故壞

也。此知尚字是伏生所加。惟此壁內所無。則書本無尚字。故其目非亦於云。得尚書而語之。首以懼其神異乃不從故壞

也。此知尚字是伏生所加。惟此壁內所無。則書本無尚字。故其目非亦於云。得尚書而語之。首以懼其神異乃不從故壞

也。此知尚字是伏生所加。惟此壁內所無。則書本無尚字。故其目非亦於云。得尚書而語之。首以懼其神異乃不從故壞

也。此知尚字是伏生所加。惟此壁內所無。則書本無尚字。故其目非亦於云。得尚書而語之。首以懼其神異乃不從故壞

也。此知尚字是伏生所加。惟此壁內所無。則書本無尚字。故其目非亦於云。得尚書而語之。首以懼其神異乃不從故壞

也。此知尚字是伏生所加。惟此壁內所無。則書本無尚字。故其目非亦於云。得尚書而語之。首以懼其神異乃不從故壞

也。此知尚字是伏生所加。惟此壁內所無。則書本無尚字。故其目非亦於云。得尚書而語之。首以懼其神異乃不從故壞

也。此知尚字是伏生所加。惟此壁內所無。則書本無尚字。故其目非亦於云。得尚書而語之。首以懼其神異乃不從故壞

也。此知尚字是伏生所加。惟此壁內所無。則書本無尚字。故其目非亦於云。得尚書而語之。首以懼其神異乃不從故壞

也。此知尚字是伏生所加。惟此壁內所無。則書本無尚字。故其目非亦於云。得尚書而語之。首以懼其神異乃不從故壞

也。此知尚字是伏生所加。惟此壁內所無。則書本無尚字。故其目非亦於云。得尚書而語之。首以懼其神異乃不從故壞

也。此知尚字是伏生所加。惟此壁內所無。則書本無尚字。故其目非亦於云。得尚書而語之。首以懼其神異乃不從故壞

時人無能知者以所聞伏生之書考論文義定其可知者為隸古定更以竹簡寫之增多伏生二十五篇伏生又以舜典

合於堯典益稷合於旱陶謨盤庚三篇合為一康王之誥合於顧命復出此篇并序凡五十九篇為四十六卷其餘錯亂
摩滅弗可復知悉上送官藏之書府以待能者

武成漢書卷之四命蔡仲之命周官君陳里命君牙周官命合舊音諸古訓太甲二十五篇漢書大禹謨夏書五子之歌
盤步干反本又作盤後狀又反下同延至臣延命今所行五十一篇其一是一百篇之序謂虞書即作共九篇高本又作
福乙高宗之誥周書分器旅命醫木嘉不成王政將明居肆命祖后沃丁誥凡四篇伊陟彤管命仲丁誥甲子誥以正

也所謂云王不壞宅以懷神靈因還其書已前所得言悉以書遺孔氏則上傳論語考經等皆遺之故言悉也科斗書古文
也所謂云王不壞宅以懷神靈因還其書已前所得言悉以書遺孔氏則上傳論語考經等皆遺之故言悉也科斗書古文
也所謂云王不壞宅以懷神靈因還其書已前所得言悉以書遺孔氏則上傳論語考經等皆遺之故言悉也科斗書古文

伏生之書而云以其所聞者明伏生書外未考之故云可知者謂伏生書外有可知者謂伏生書內而已言諸古者
正謂就古文體而從其考之存古為可志及許氏說文云可知者謂伏生書外有可知者謂伏生書內而已言諸古者
會意武信五日轉注考老六曰假借令長此造字之本也自蒼頡以至今字體變遷而不可不徒伏生書內而已言諸古者

周官皆若漢之體未聞其異前王紀其史編始有三大篆十五篇篆曰篆體也此篆體也而古篆體也今篆體也而古篆體也
鳥書因而遂謂之字字有六篆其文至於三代不改及秦用書曰篆體也此篆體也而古篆體也今篆體也而古篆體也
微特校定時有六書一曰古文九于壁內書也二曰奇字即古字有異者三曰篆書即古篆體也而古篆體也今篆體也而古篆體也

以古文與奇字其刻符及署署五同擊印文畫同於秦篆篆體也由此而論即秦篆印書去其大篆刻符文書與書而加
是孔子壁內古文刻符及署署五同擊印文畫同於秦篆篆體也由此而論即秦篆印書去其大篆刻符文書與書而加
以古文與奇字其刻符及署署五同擊印文畫同於秦篆篆體也由此而論即秦篆印書去其大篆刻符文書與書而加

古文也六書古文與書本別則書非科斗書也科斗書之象形文字者皆科斗書也科斗書之象形文字者皆科斗書也
日象形也又云更以竹間口之明則書非科斗書也科斗書之象形文字者皆科斗書也科斗書之象形文字者皆科斗書也
內古文之故殊耳其體庚本當同卷故有并也康王之誥以一時之事連亦壁內同卷當以王出在壁內之內為據首及以王

若日庶邦亦誤矣以伏生本二十八篇卷出此九卷并序凡五十九篇如漢書卷之四命蔡仲之命周官君陳里命君牙周官命
云卷數明四十六卷故漢書卷之四命蔡仲之命周官君陳里命君牙周官命合舊音諸古訓太甲二十五篇漢書大禹謨夏書五子之歌

序者異卷故五十八篇為四十六卷列者五十八篇內有太甲盤庚說命泰誓皆三篇共卷數不見安處也下定五十八篇既事不更
覆又三篇同序共卷其則謂諸梓材來三篇同序共卷則又載四十二篇也以五十八篇十二非四十六卷而何共其
王之誥乃與顧命卷以別序故其卷錯亂也

生可畏或賢聖問出故近歲之以待能者整理遺之者承詔為五十九篇作傳於是遂研精覃思博考經籍採摭羣言以
立訓傳約文申義敷暢厥旨庶幾有補於將來

宋世之石反一音之若反教芳夫反觸丑亮反

原卷一至卷一

士孔君考正古文之日帝之所却亦既定說密以關於帝帝今注解故云承詔為五十九篇作傳以注者多言曰傳傳者
傳通故也或以傳名孔曰上明演李贊對孔子曰史失其傳又喪服議者皆云子夏作傳是傳名久矣但大率秦漢之際多
名馬傳之徒其傳者以名傳者或有或之則云注聖者亦有同者以當時之意耳說者為例云前漢儒傳於後皆稱注矣
亦不煩多為傳直約書文令得申盡其義明文變義通不假煩多也以此文讀盡立靜思以作傳理不乖離既廣
不求於煩既美而文變則觀者曉悟故云既變也聖者有所補益於將來讀之者得道而有益也敷布也敷其也則幸也既廣
也爾雅有訓既云經籍又稱聖言者曉悟故云既變也聖者有所補益於將來讀之者得道而有益也敷布也敷其也則幸也既廣
云探德耳考其此注不似言少書之為言多須詰訓而孔君為例一訓之後重訓者少此亦約文也書序序所以為作者之
意昭然義見宜相附近故引之各冠其篇首定五十八篇既畢會國有巫蠱事經籍道息用不復以聞傳之子孫以貽後
代若好古博雅君子與我同志亦所不隱也。為于既反又如字兒驚通反脫工象反至蠱漢武帝不征和中國
正義曰孔君既言已立傳之意又當斟酌所宜而書序雖名為序不意陳音意沈淪乃篇篇為序作此傳序者不意
高篇作意既序而昭然意義既見出序直各與其本編相從而欲使之宜於一處故每篇引而分之各冠其題則篇
首今意既見序既分散其一篇故定五十八篇悉此本承詔而作傳單當以上卷聞知但會值國家有巫蠱之事好愛
標西之道誠思致刻亦不能行用為此之故不復以此傳與古道廣博學問志懷推正如此之君子黃能與我同於魯古之志
以行我道我道得此人流行亦所以傳不勝顧是聖古之聖也言至聖者王制曰執左道以亂政者我鄭玄注云左道謂
巫蠱之術以非正道故謂之為蠱令人聽惑天年個性皆是也依黃書此時武帝末年上巳年春淫惑鬼神之名指體則乘
毒害人是若行符厭信之為蠱令人聽惑天年個性皆是也依黃書此時武帝末年上巳年春淫惑鬼神之名指體則乘
此在人立充因而行詐先於太子宮理禍人告太子云太子宮有蠱氣上信之使江充治之於太子宮果得禍人太子知已
不為此以江充故為已而後之而帝不知太子實心謂江充言為實即詔丞相劉屈氂三輔兵討之太子長安
與屬不勝而出走奔邯鄲自殺此好誣而亂事也言不聽者謂恐惡已適以已適人所不知懼其幽隱人能行之使
謂為不應蔽耳目曰誣謂君子仁者好誣而亂事也言不聽者謂恐惡已適以已適人所不知懼其幽隱人能行之使
以此言知已傳是深遠因而有所疑慮令之有益故不可以局謙也亦猶孔子曰何有於我哉

附釋音尚書注疏卷第一

附釋音尚書注疏卷第一

堯典第一。群文凡十六篇十疏古文尚書堯典第一。正義曰按古本并石經直言堯典第一無古文尚書以孔君從
也堯典第一。篇亡五篇見存。疏古文尚書堯典第一。正義曰按古本并石經直言堯典第一無古文尚書以孔君從
之初與梁既備因機成務交代相讓以垂萬古也於次第之內而處一彼曰堯典第一以此第一者以五帝之末終三王
以至為終皆其始史所錄其堯舜之典多陳行事之狀其言察矣尚貞則全非君言準之後代不應入書此第一體之異
以此與之身事於舜後無人夏書之理自甘誓已下皆多言辭則古史所書於是乎始知五子之欺亦非上言與書草創

孔穎達疏

堯典第一。群文凡十六篇十疏古文尚書堯典第一。正義曰按古本并石經直言堯典第一無古文尚書以孔君從
也堯典第一。篇亡五篇見存。疏古文尚書堯典第一。正義曰按古本并石經直言堯典第一無古文尚書以孔君從
之初與梁既備因機成務交代相讓以垂萬古也於次第之內而處一彼曰堯典第一以此第一者以五帝之末終三王
以至為終皆其始史所錄其堯舜之典多陳行事之狀其言察矣尚貞則全非君言準之後代不應入書此第一體之異
以此與之身事於舜後無人夏書之理自甘誓已下皆多言辭則古史所書於是乎始知五子之欺亦非上言與書草創

以義而詳但欲言有石隨其事檢其此體爲例有十一日與二日說三日黃四日歌五日哲六日誌七日訓八日命九日

命蔡仲之命顧命畢命周命文侯之命九命也皆征一篇征也漢魏一經說也武成云誰其敢事亦誌也厥美成王亦訓也

宗形日與訓序連又亦訓辭也梓材酒誥分亦訓也多士以王命誥自然誌也武成云誰其敢事亦誌也

德文木甲後第入十入爲在馬誌復第以爲在立政則第入十六孔以費晉在文侯之命後第入十三鄭以爲在費晉前第入九十六孔以

九十七不爲後第入十入爲在立政則第入十六孔以費晉在文侯之命後第入十三鄭以爲在費晉前第入九十六孔以

正義曰豈與鄭曰唐鄭玄王肅別經通皆曰虞夏書以虞夏書則十六篇此與鄭異也或曰因帝告以下五篇爲書而與書之題也

以爲虞夏書之書則虞夏書則十六篇此與鄭異也或曰因帝告以下五篇爲書而與書之題也

功故爲虞夏書之書則虞夏書則十六篇此與鄭異也或曰因帝告以下五篇爲書而與書之題也

下或以爲虞夏書之書則虞夏書則十六篇此與鄭異也或曰因帝告以下五篇爲書而與書之題也

孔依虞夏各別而存之莊八年左傳云夏書曰皋陶謨密儀二十四年左傳引夏書曰皋陶謨密儀二十四年左傳引夏書曰

甲三篇九城有一德十論命三篇二十四則命二十五則武成十篇五篇之命五篇之命五篇之命五篇之命五篇之命五篇之命

也悉得其書以古文又多刊今文其卷除八篇故爲十六故藝文志劉向別錄云五十八篇藝文志又云孔安國者孔子後

萬字古代向質者名之不顯何以著字必不獲已以為非名非字可也語風以竟為號皇前蓋以故勳華文命為名

法而馬融云禹湯不在法法故疑之將由法法或本馬融亦云臨臨曰其雲行雨施曰陽曰陰也

日滿是以異也補弓曰死諡周遠也周者法法也國公所作而得奇奏焉其焉者以周法死後乃進故謂之為諡諡者

累其行而號也隨其行以名之則死諡猶生諡因上世之生諡陳之為死諡明上代生死同軌上世贊非至善無號

故與周異以此竟或云號或云諡或云諡也若然周名禮而王侯世本謂名乙乙者安周意巧欲得命云以生故名履宇

生名又云履亦云乙日生復名乙引易坤孔子所謂天之獨命故可同名名以乙為字何云同名乎斯又矣號之

日竟者釋名以其尊高竟竟然物莫之先故謂之竟也諡法云贊善博聖曰竟免者以天下之生善因萬欲禱之故

八關升所謂為竟能傳位於聖人天下為公此所以出眾而高也下之事故在於聞見而已故以聰明之智之所用樂於

天地禮樂天地謂之文故以禮明之用為文須當其理故又云思而會理也經云欽明此為聰明之智之方踐行事故美其

敬此序其聖性故稱其聰聰而變文下與典充云免則宅者可知也此於此調尤者從用故下文思使要云歸德故置

云聰明亦自此而可知也此言聖德之遠者可知也此於此調尤者從用故下文思使要云歸德故置

正義曰老使攝者解將避于位云遂禱之者解讓于虞舜也以已年老故避之使攝之後功成而禪讓也言攝者納

於大麓是也禱者汝讓帝位是也雖受云云專如故舜攝其事是也

之謂目不可因序有名昭其舊德故諸篇皆重言本目而後目之類與者以道可百代常行若堯舜禪讓聖賢與焉

授于堯即是不因序有名昭其舊德故諸篇皆重言本目而後目之類與者以道可百代常行若堯舜禪讓聖賢與焉

若堯舜考也堯考白放勳欽明文思安安勳功欽敬也言免放上帝之功化而以敬明文思之四德矣天下之富安者

古道而行之者帝堯白放勳欽明文思安安勳功欽敬也言免放上帝之功化而以敬明文思之四德矣天下之富安者

一云放勳堯字欽明文思馬云威儀盡備謂之欽恩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允信克讓故其充格至也既有四德又

天地○被皮奇反谷扶義反○堯曰若至上下○正義曰史將堯之美故為題目之解曰能順考校古通而行之者是帝

聞音問本亦作問過音選○堯曰若至上下○正義曰史將堯之美故為題目之解曰能順考校古通而行之者是帝

謙讓恭則有不文諡恩則人莫與爭由此為安天下所服名譽著聞聖德美名充滿被益於四方之外又至于天下地善其

日月所照霜露所墜莫不聞其聲名被其恩澤此即稽古之事也○傳者順至帝堯○正義曰若順詩言文詩稱考卜

王漢範考卜之事謂之稽疑是稽為考經傳常訓也爾雅一訓一也孔所以約文放數字俱訓其末以一也結之又已

考其事之後多不重訓雖見可知則雖在言其義務在言其行不可不順考也考者古人之道非無遠近之規但事有可取否

治當師古法雖則聖人必順古若空欲道達不知考擇居今行古更致禍災若宋襄公之克宋世世說彼聞是後世為

感斯乃不考之失故美其能順考也同文信德訓稽為同訓古為天言能順天而行之與之同功論語稱堯舜是後世為

文王順帝之則然則聖人之道賢不問文信德訓稽為同訓古為天言能順天而行之與之同功論語稱堯舜是後世為

取且古之為天經無此訓高賞猶公皆以顯其長非為論也○傳勳功至安者○正義曰勳功欽敬神誌文此經述上稽

與化所從言之異耳都云戰事而用謂之欽熙靈四方謂之明經緯天地謂之文慮深通敏謂之思孔蓋明說當與之

同四者皆在身之德故謂之四德凡是臣人王者皆須安之故廣言安天下之當安者所安者則下文九族百官是也

也其戰明文思為此者顧氏云龍便而言無義也知者此先聰後明與云明四目達四聰先明後聰故知無例也

今考與典云禮者文明又先文後明與此不類知顧氏為得也此先聰後明與云明四目達四聰先明後聰故知無例也

則言文在身為德之曰行德又信實恭勤善推讓下人愛其恭讓傳其德者故其名遠聞亦行信實能為也

其德多登臨故及之也表裏內外相對於遠處正謂四方之外向者當如所雅所謂四方無復之地也

言至四外者以其無限自內言之其先於遠處正謂四方之外向者當如所雅所謂四方無復之地也

馬政能使天降膏露地出醴泉是名聞先知之故先言至上下言至天地喻其聲聞也

百姓既已也百姓百官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

其九族之親九族廣遠出其委任賢哲故復稱之曰克明俊德以親九族

也○傳能明至之親○正家人曰克又變化從上以明於風俗大和德教皆百姓禮昭昭而明顯矣又使之合會

用其才智便之高顯也以其有德敘任用之以此賢臣之化親疏高祖玄孫之親上至高祖下及玄孫是為九族

也○傳能明至之親○正家人曰克又變化從上以明於風俗大和德教皆百姓禮昭昭而明顯矣又使之合會

也是九族者以先親九族次及百姓百姓是黎民之子孫也而百姓之親也且言親九族者非徒使帝親之亦使臣親

之帝亦令其自相親愛故須臣子之化也○傳既已至章明○正義曰既已義同故謂既為已親得之言百姓或指天下

百姓此下句乃有黎民故知百姓之化也○傳既已至章明○正義曰既已義同故謂既為已親得之言百姓或指天下

合程也平章與百姓共文非九族之事傳以此理之事實勢相因先化九族乃化百官故云有虞氏之官五十後世所說不

與百官皆須導之以德義平理之使之協和教之以禮法章顯之使之明著○傳昭亦至大和○正義曰昭亦至大和

先明義同禮已之明故云昭亦明也禮法章顯之使之明著○傳昭亦至大和○正義曰昭亦至大和

事相類古史交互立文以親言既昭平章言昭明協和言昭明協和言昭明協和言昭明協和言昭明協和言昭明協和

族便之親乎百姓使之明正謂使從順禮讓恩情和合於萬邦變言協和明也廉即初也各自變文以類相對平九

是變上故得乃命義和欽若昊天麻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

節敬記天時以授人也此舉其目下列序之○義和馬云義氏享天官和氏掌地官四子掌四時吳胡老反重直紀反少

吳之侯黎高陽之後日月所會謂日月交會於十二次也與日折木節日大火辰日壽星巳日鶉星午日蠱火未日蠱首

申曰實沈西曰大梁戌曰壽星
亥曰靈于曰玄枵丑曰星紀
寅命義仲宅岬夷曰賜谷宅居也東表之地稱岬夷昭明也日出於谷而天下明故謂之

也夷萊夷也向監考靈圖及史記作岬岬音賜谷宅居也東表之地稱岬夷昭明也日出於谷而天下明故謂之

同馬云鳴谷海嶼表之地名也日出於谷宅居也東表之地稱岬夷昭明也日出於谷而天下明故謂之

官敬導出日平均次序東作名之曰於務農也與律以黃反又音勇下同實如字徐音日中星鳥以股仲春之日鳥南

殞焉云從也出尺逐反又知字註同平知字馬作等書庚反云使也下皆放此秋如字日中星鳥以股仲春之日鳥南

朱鳥七宿股正也春分之極鳥星畢見以正仲春之氣節轉以推季孟則同厥民折鳥獸羣鳥冬寒無事並入室處南

知○中良仲反又知字註同平知字馬作等書庚反云使也下皆放此秋如字日中星鳥以股仲春之日鳥南

其民老壯分折乳文曰擊交接曰尾○折星歷反學 申命義叔宅南交 申重也南交言夏與春交舉一隅以平秩南訖

音字乳備付反說文云人及鳥生子曰乳歌曰產 申命義叔宅南交 申重也南交言夏與春交舉一隅以平秩南訖

致說化也掌夏之官平較南一隅之說取行反 日永星火以正仲夏 未長也謂夏至之日火氣極之中星畢中則厥民

因鳥獸希革也夏時鳥獸毛羽希少改易革改也 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 昧冥也日入於谷而天下冥故曰昧谷昧谷曰

政也○昧五內 寅饑納日平秩西成 平序也其日出言時日入言送因事之宜秋西方萬物成 宵中星虛以股仲秋

反與莫定反 寅饑納日平秩西成 平序也其日出言時日入言送因事之宜秋西方萬物成 宵中星虛以股仲秋

秋言夜互相備虛玄武之中星亦厥民夷鳥獸毛毳 夷平也老壯在田則夏平也老壯在田則夏平也老壯在田則夏平也

宅朔方曰幽都平在朔易 北方平均在察其政以順天常上德言讓和敬順昊天此分別神祇各有所掌○別音彼列反

下曰短星昴以正仲冬 本以七星見以正冬之三星厥民隩鳥獸氄毛 隩室也民改歲入此室處以辟風寒鳥獸皆生

知勇反徐又音而充反馬云溫柔貌 帝曰咨汝羲暨和 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 四時曰春一歲

十二月月三十日正三百六十日除小月六日為一歲有餘十二日未盈三歲足得一月則置 允釐百工庶績咸

閏焉以定四時之氣節成一歲之歷象○曆其器反基居其反下同句似通反十為日鳥向節于合反 允釐百工庶績咸

聖德主之職使歲時治之既主東方之事而日出於東方合此義仲春敬導引將出之日平均次序東方諸作之

處下民務勤神福於日晝夜中分別正等天星朱鳥南方七宿合璧畢見以此天時之候調正仲春之氣節此

已起不居室內其時之民宜分祈禱野老居室丁壯成功立時以立秋時胎胎事尾合又統所分農氏之內重農事

行其教以教其功於日正長晝最多天星大火東方七宿合璧畢見以此天時之候調正仲春之氣節此

農事尤煩其時之民老弱因一丁壯就在田野於時鳥獸羣鳥冬寒無事並入室處南

處名曰昧冥之谷於此處所主之職使和仲主治之既主西方之事而日入於西方合此義仲春敬導引將出之日平均次序東方諸作之

均次序西方成物之事使彼下民務勤收斂於晝夜中分福刻正等天星之虛北方七宿合璧畢見以此天時之候調正

仲長之氣節於時禾苗秀實農事未闋其時之民與夏齊平盡在田野於時鳥獸羣鳥冬寒無事並入室處南

原卷二

叔者令居治北方名曰幽都之地於此處所主之神冬之氣節於時未嫁已入農事期嚴其時之日正短晝暝最少天星

之昂西方七宿合攝畢見以此天時之候十二月期日不盡令氣漸寒若以閏月補闕令氣漸和正定四時之氣功

生與一甚之間三百有六旬有六日分高十二月期日不盡令氣漸寒若以閏月補闕令氣漸和正定四時之氣功

成一歲之歷求其正氣之司地及高麗民使也竟有重黎之後三苗復九黎之逆免復有重黎之後不忘舊者使復典

正重司天以風燭火正氣之司地及高麗民使也竟有重黎之後三苗復九黎之逆免復有重黎之後不忘舊者使復典

出也呂刑先重獲黎此文則自地及高麗民使也竟有重黎之後三苗復九黎之逆免復有重黎之後不忘舊者使復典

為一事也故呂刑傳云重即黃也便和攝也言也竟有重黎之後三苗復九黎之逆免復有重黎之後不忘舊者使復典

則高辛亦命重黎故鄭玄注於此注云高辛氏世命重黎而重黎之子重黎之子重黎之子重黎之子重黎之子重黎之子

與回為重黎復居火正為祝融也祝融之官也祝融之官也祝融之官也祝融之官也祝融之官也祝融之官也祝融之官也

記并以重黎為祝融之官也祝融之官也祝融之官也祝融之官也祝融之官也祝融之官也祝融之官也祝融之官也

重為句芒亦是祝融之官也祝融之官也祝融之官也祝融之官也祝融之官也祝融之官也祝融之官也祝融之官也

南正司天火正司地者也祝融之官也祝融之官也祝融之官也祝融之官也祝融之官也祝融之官也祝融之官也祝融之官也

來乃命以火正司地者也祝融之官也祝融之官也祝融之官也祝融之官也祝融之官也祝融之官也祝融之官也祝融之官也

重黎或重黎子重黎子重黎子重黎子重黎子重黎子重黎子重黎子重黎子重黎子重黎子重黎子重黎子重黎子重黎子重黎子

重黎或重黎子重黎子重黎子重黎子重黎子重黎子重黎子重黎子重黎子重黎子重黎子重黎子重黎子重黎子重黎子重黎子

重黎或重黎子重黎子重黎子重黎子重黎子重黎子重黎子重黎子重黎子重黎子重黎子重黎子重黎子重黎子重黎子重黎子

重黎或重黎子重黎子重黎子重黎子重黎子重黎子重黎子重黎子重黎子重黎子重黎子重黎子重黎子重黎子重黎子重黎子

重黎或重黎子重黎子重黎子重黎子重黎子重黎子重黎子重黎子重黎子重黎子重黎子重黎子重黎子重黎子重黎子重黎子

重黎或重黎子重黎子重黎子重黎子重黎子重黎子重黎子重黎子重黎子重黎子重黎子重黎子重黎子重黎子重黎子重黎子

重黎或重黎子重黎子重黎子重黎子重黎子重黎子重黎子重黎子重黎子重黎子重黎子重黎子重黎子重黎子重黎子重黎子

重黎或重黎子重黎子重黎子重黎子重黎子重黎子重黎子重黎子重黎子重黎子重黎子重黎子重黎子重黎子重黎子重黎子

重黎或重黎子重黎子重黎子重黎子重黎子重黎子重黎子重黎子重黎子重黎子重黎子重黎子重黎子重黎子重黎子重黎子

重黎或重黎子重黎子重黎子重黎子重黎子重黎子重黎子重黎子重黎子重黎子重黎子重黎子重黎子重黎子重黎子重黎子

重黎或重黎子重黎子重黎子重黎子重黎子重黎子重黎子重黎子重黎子重黎子重黎子重黎子重黎子重黎子重黎子重黎子

重黎或重黎子重黎子重黎子重黎子重黎子重黎子重黎子重黎子重黎子重黎子重黎子重黎子重黎子重黎子重黎子重黎子

重黎或重黎子重黎子重黎子重黎子重黎子重黎子重黎子重黎子重黎子重黎子重黎子重黎子重黎子重黎子重黎子重黎子

重黎或重黎子重黎子重黎子重黎子重黎子重黎子重黎子重黎子重黎子重黎子重黎子重黎子重黎子重黎子重黎子重黎子

自下降臨門天上天攝運視之蒼蒼然則橫蒼天彌維四時異名計傳即顯事立極則玄調爾謂云君為是日天

故取異義云春氣博施故以廣大蒼天之夏氣高明故以清所言之耳非必於其時精之然此言也或以書傳云主春者觀

下言之皇天者物而體之也六籍之中諸天者以謂所言之耳非必於其時精之然此言也或以書傳云主春者觀

觀之即諸宿每曰昏旦莫不宿布在四方隨天轉運更互在南方每月各有中者月令每月昏旦惟舉一星之冲若使每日

中之以種假主夏者火星之中知人視急故曰觀授人時謂此四方中星知壽壽之說孔於虛陽諸星本無取中之事用雷

子而面而觀四方星之中知人視急故曰觀授人時謂此四方中星知壽壽之說孔於虛陽諸星本無取中之事用雷

必在宿分二十入宿是日月所會者昭七年左傳士文伯對晉侯之辭也曰行月行疾每月之朔月行及日而與之會其

見以星言之論其日月所會之處其實也樂會星時故謂之辰也曰行月行疾每月之朔月行及日而與之會其

月與星天之三光四時變化以此為政故命義初會星時故謂之辰也曰行月行疾每月之朔月行及日而與之會其

此者以星辰為二宿五宿為一宿也天是則五星與日月皆謂之行也故謂之辰也曰行月行疾每月之朔月行及日而與之會其

明也故以昭為明谷無陰陽之異以日出於谷也天下皆明故謂之日出也處為陽谷冬南夏北不常厥處但日由空通而

行也故以昭為明谷無陰陽之異以日出於谷也天下皆明故謂之日出也處為陽谷冬南夏北不常厥處但日由空通而

刻和帝時待詔雀始請改之舊注嘗考察曠仍云九日增減一刺猶向未覺誤也鄭注此云日長者日見之福五十一

五刻日短者日見之經四十五刻與歷不同故王謂之云知日見之誠或畫滿五刻不意馬融為鳥已誠之矣因馬融所

誠而又誠之故日長為五十五刻因以冬至反之故其夏至夜刻以高冬至畫短此其所以讓焉鳥南朱鳥七宿是

天成象星作鳥形曲禮說順陳象天之行高朱在後玄武左黃龍石白虎宿離鳥也武謂龜甲禪製故變文玄武焉是

星有龍虎鳥龜之形也四方皆有七宿各成一形東方龍形西方虎形皆南首而北尾南方成鳥形北方成龜形皆

西首而東尾以南方之宿象鳥故言鳥謂朱鳥七宿也此經冬夏言正春秋言夏言其義同春分心宿

星有龍虎鳥龜之形也四方皆有七宿各成一形東方龍形西方虎形皆南首而北尾南方成鳥形北方成龜形皆

西首而東尾以南方之宿象鳥故言鳥謂朱鳥七宿也此經冬夏言正春秋言夏言其義同春分心宿

星有龍虎鳥龜之形也四方皆有七宿各成一形東方龍形西方虎形皆南首而北尾南方成鳥形北方成龜形皆

西首而東尾以南方之宿象鳥故言鳥謂朱鳥七宿也此經冬夏言正春秋言夏言其義同春分心宿

星有龍虎鳥龜之形也四方皆有七宿各成一形東方龍形西方虎形皆南首而北尾南方成鳥形北方成龜形皆

西首而東尾以南方之宿象鳥故言鳥謂朱鳥七宿也此經冬夏言正春秋言夏言其義同春分心宿

星有龍虎鳥龜之形也四方皆有七宿各成一形東方龍形西方虎形皆南首而北尾南方成鳥形北方成龜形皆

西首而東尾以南方之宿象鳥故言鳥謂朱鳥七宿也此經冬夏言正春秋言夏言其義同春分心宿

星有龍虎鳥龜之形也四方皆有七宿各成一形東方龍形西方虎形皆南首而北尾南方成鳥形北方成龜形皆

西首而東尾以南方之宿象鳥故言鳥謂朱鳥七宿也此經冬夏言正春秋言夏言其義同春分心宿

星有龍虎鳥龜之形也四方皆有七宿各成一形東方龍形西方虎形皆南首而北尾南方成鳥形北方成龜形皆

西首而東尾以南方之宿象鳥故言鳥謂朱鳥七宿也此經冬夏言正春秋言夏言其義同春分心宿

星有龍虎鳥龜之形也四方皆有七宿各成一形東方龍形西方虎形皆南首而北尾南方成鳥形北方成龜形皆

西首而東尾以南方之宿象鳥故言鳥謂朱鳥七宿也此經冬夏言正春秋言夏言其義同春分心宿

星有龍虎鳥龜之形也四方皆有七宿各成一形東方龍形西方虎形皆南首而北尾南方成鳥形北方成龜形皆

西首而東尾以南方之宿象鳥故言鳥謂朱鳥七宿也此經冬夏言正春秋言夏言其義同春分心宿

星有龍虎鳥龜之形也四方皆有七宿各成一形東方龍形西方虎形皆南首而北尾南方成鳥形北方成龜形皆

西首而東尾以南方之宿象鳥故言鳥謂朱鳥七宿也此經冬夏言正春秋言夏言其義同春分心宿

星有龍虎鳥龜之形也四方皆有七宿各成一形東方龍形西方虎形皆南首而北尾南方成鳥形北方成龜形皆

西首而東尾以南方之宿象鳥故言鳥謂朱鳥七宿也此經冬夏言正春秋言夏言其義同春分心宿

星有龍虎鳥龜之形也四方皆有七宿各成一形東方龍形西方虎形皆南首而北尾南方成鳥形北方成龜形皆

西首而東尾以南方之宿象鳥故言鳥謂朱鳥七宿也此經冬夏言正春秋言夏言其義同春分心宿

星有龍虎鳥龜之形也四方皆有七宿各成一形東方龍形西方虎形皆南首而北尾南方成鳥形北方成龜形皆

西首而東尾以南方之宿象鳥故言鳥謂朱鳥七宿也此經冬夏言正春秋言夏言其義同春分心宿

星有龍虎鳥龜之形也四方皆有七宿各成一形東方龍形西方虎形皆南首而北尾南方成鳥形北方成龜形皆

西首而東尾以南方之宿象鳥故言鳥謂朱鳥七宿也此經冬夏言正春秋言夏言其義同春分心宿

星有龍虎鳥龜之形也四方皆有七宿各成一形東方龍形西方虎形皆南首而北尾南方成鳥形北方成龜形皆

美富萬東冬言方以見三期皆有方古史要約其文互補發見也曲之與明文世相對北歐與南歐與此可

故於夏無文經冬言與夏言明都謂不言者從可知也謂文夏不知言說可通矣故謂所聚者地言此方是

萬物所聚之處非指都邑聚結也易謂歲改易於求方者人則三時在野冬人與室物則三時生冬人固倉是人之與

物皆改易也王憲云改易者謂對置歲改易於求方者人則三時在野冬人與室物則三時生冬人固倉是人之與

故與典之傳別更訓之三時皆言平秩此獨言平秩在春其故言平秩乃投力田野畜天序之冬則物皆常通也上語言義和敬

文秋日物成就故傳言助成物冬平秩此獨言平秩在春其故言平秩乃投力田野畜天序之冬則物皆常通也上語言義和敬

事故重明之傳仲叔各有所掌明此四時之節即順天之政實恐人以敬順吳天直是歷象日月兼神氣所掌非與鳥室

也物生皆盡野功成畢是歲改矣以天氣改歲故入此室處以避風寒云室中隱與之亮也便是室內之名故以與鳥室

言四時是也悉古時風氣造戰國及秦而亡漢存六歷雖詳於五紀之論皆基漢之際設託為之實不得正要有使然正

言三百六十六日者王憲云四分日之一而日行一度則一年三百六十五日也除小月六又為六日今經云三百六十六日故云餘十

意皆據大率以言之云一歲十二月月三十日正三百六十日也除小月六又為六日今經云三百六十六日故云餘十

二日不戒其以一月不整三十日今一年餘十二日故未至盈滿三歲足得一月則置閏也皆以時分於歲故云行節十二

十四氣時月之節度每二月二十九日遇年日月星辰散授人時以相配歲也六歷諸節與閏皆以時分於歲故云行節十二

月六天之外有日分三百四十八是除小月無六日又大歲三百六十六日小歲三百五十九日則一歲所餘無十二日

今官十二日者皆以大率據整而計之其實為每年十一月廿一分明矣所以稱者以四分之一年於十一月廿一分則三百九

其七月四十三日小歲於七月廿七日分三百四十八以二百三十三則實餘向無六日就六日神一日為九百四十分減其一百

以五日為準其小月雖為歲日幾分所餘猶餘一百一十三則實餘向無六日就六日神一日為九百四十分減其一百

每歲之實餘今十九年十月日得整日一百九十九又以外之五日為十日其餘九百四十分日之八分日法九百四

十除之得十六日以共一百九十九日為二百六十九日外之五日為十日其餘九百四十分日之八分日法九百四

百三日又每百九十九日為二百六十九日外之五日為十日其餘九百四十分日之八分日法九百四

差九年差三月即以為夏若十七年差六月即為冬時不定歲何由定歲何由得放手故須置閏以定四時故左傳云置閏

於始厚則不想舉正於中民則不惑歸餘於終事則不悖是也先王以垂閏焉王肅云十之所建是為中氣日月所在才

指兩辰之闕無中氣故以為閏也傳允信至其善也正義曰釋訓云鬼之為言歸也歸飲酒義云春之言言也然則

語文此經有義承成象之下傳以務治之官皆定歷授事能使眾皆放此類也漢書禮志文淵篇周禮曰時者時

登庸是事者將登用之職也感德而補其缺放齊曰詹子朱啓明帝曰吁謂訟可乎辭言不忠信為庸又奸爭訟可乎言不可

放方往反訟才用反馬本謂呼報反下註同爭鬪也帝曰時咨若予采采事也復采謂能舉我事者乎言不可

反驩堯曰都共工方鳩僝功呼謫反堯丁侯反共音恭性同驩仕飽反徐音撰馬云具也於音烏驩尺讀反帝曰吁靜

言庸遺象恭滔天 靜謂用復也言共工自為謀言起用行事而遠背之貌象恭散而心傲便若慢天 帝曰咨四岳

岳之諸侯故稱焉 湯湯洪水方割 湯湯流義洪大割若也言大木方 蕩蕩懷山襄陵 浩浩滔天 除積言志奔突有所積

老僉七慶反又七劍反於音鳥 帝曰呀咈哉方命圯族 凡言吁者皆非帝意 帝曰往欽哉 初歷往治水馬云後放

放本反馬云風又也 岳曰異哉試可乃已 成乃也 帝曰往欽哉 初歷往治水馬云後放

未明其所能而據 九載績用弗成 年也三考 帝曰往欽哉 初歷往治水馬云後放

名曰誰乎否 咈咈人之難得也 今有人能舉我者 帝曰往欽哉 初歷往治水馬云後放

又記堯舜求人心 志圖達性 識明語言 此人之難得也 今有人能舉我者 帝曰往欽哉 初歷往治水馬云後放

計人之大賢也 帝曰往欽哉 初歷往治水馬云後放

治之帝曰往欽哉 初歷往治水馬云後放

試其不可使也 朝臣之言 朕水必須速治 餘人不復及 帝曰往欽哉 初歷往治水馬云後放

水若無功乃 朝臣之言 朕水必須速治 餘人不復及 帝曰往欽哉 初歷往治水馬云後放

未必一時之事 但歷言 朝臣之言 朕水必須速治 餘人不復及 帝曰往欽哉 初歷往治水馬云後放

是百官之非 復復所求 年皆以老死 但義和氏 帝曰往欽哉 初歷往治水馬云後放

觀非末代也 非復復所求 年皆以老死 但義和氏 帝曰往欽哉 初歷往治水馬云後放

謂本放 惟密求一人 即此聖文 承無積之 下而年百 帝曰往欽哉 初歷往治水馬云後放

知早朕求之 史自歷序 其事不必與 治水同時 也計四岳 帝曰往欽哉 初歷往治水馬云後放

四岳者 帝求賢者 謂當帝時 臣名史為 宇對不可 得知 帝曰往欽哉 初歷往治水馬云後放

正之 謂侯命 帝求賢者 謂當帝時 臣名史為 宇對不可 得知 帝曰往欽哉 初歷往治水馬云後放

好所求也 求官而 謂當帝時 臣名史為 宇對不可 得知 帝曰往欽哉 初歷往治水馬云後放

解四 卷三 十一 原卷一至卷三

而丹 卷三 十一 原卷一至卷三

之意 卷三 十一 原卷一至卷三

之類 卷三 十一 原卷一至卷三

可謂 卷三 十一 原卷一至卷三

且且 卷三 十一 原卷一至卷三

者其 卷三 十一 原卷一至卷三

以二 卷三 十一 原卷一至卷三

故故 卷三 十一 原卷一至卷三

位眾 卷三 十一 原卷一至卷三

之耳 卷三 十一 原卷一至卷三

聲謂 卷三 十一 原卷一至卷三

實矣 卷三 十一 原卷一至卷三

名所 卷三 十一 原卷一至卷三

職以 卷三 十一 原卷一至卷三

盲以 卷三 十一 原卷一至卷三

非上 卷三 十一 原卷一至卷三

母共 卷三 十一 原卷一至卷三

和至 卷三 十一 原卷一至卷三

兩至 卷三 十一 原卷一至卷三

大費 卷三 十一 原卷一至卷三

欲至 卷三 十一 原卷一至卷三

試或 卷三 十一 原卷一至卷三

於代 卷三 十一 原卷一至卷三

以法治家觀治國所使治國故先使治家嚴夫曰妻不得有二女言女子者初適言之耳二女之中當有貴者長幼告列女傳云二女長曰敬公女英齊改升為天子此則何所說未嘗言可傳言也古史有言妾者古史有言妾者古史有言妾者

其文不序其正又注禮記云婦人七年而笄二女長曰敬公女英齊改升為天子此則何所說未嘗言可傳言也古史有言妾者古史有言妾者古史有言妾者

代正曰齊女英齊改升為天子此則何所說未嘗言可傳言也古史有言妾者古史有言妾者古史有言妾者

下故傅解之言齊女英齊改升為天子此則何所說未嘗言可傳言也古史有言妾者古史有言妾者古史有言妾者

行婦道於處氏則夫帝女之貴也夫帝女之貴也夫帝女之貴也

妻攝公之名定雖卑亦謂之也夫帝女之貴也夫帝女之貴也夫帝女之貴也

陳公之姓其爲婦亦謂之也夫帝女之貴也夫帝女之貴也夫帝女之貴也

帝之賢女事須良婦姑美其能行也夫帝女之貴也夫帝女之貴也夫帝女之貴也

散論論云情已安百姓齊女英齊改升為天子此則何所說未嘗言可傳言也古史有言妾者古史有言妾者古史有言妾者

附釋音尚書注疏卷第二

附釋音尚書注疏卷第三

舜典第二

虞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虞舜側微

虞舜側微故愚人之聰明將使嗣位歷試諸難以治民之作舜典舜與之乘

虞舜側微故愚人之聰明將使嗣位歷試諸難以治民之作舜典舜與之乘

虞舜側微故愚人之聰明將使嗣位歷試諸難以治民之作舜典舜與之乘

虞舜側微故愚人之聰明將使嗣位歷試諸難以治民之作舜典舜與之乘

虞舜側微故愚人之聰明將使嗣位歷試諸難以治民之作舜典舜與之乘

虞舜側微故愚人之聰明將使嗣位歷試諸難以治民之作舜典舜與之乘

虞舜側微故愚人之聰明將使嗣位歷試諸難以治民之作舜典舜與之乘

虞舜側微故愚人之聰明將使嗣位歷試諸難以治民之作舜典舜與之乘

虞舜側微故愚人之聰明將使嗣位歷試諸難以治民之作舜典舜與之乘

虞舜側微故愚人之聰明將使嗣位歷試諸難以治民之作舜典舜與之乘

虞舜側微故愚人之聰明將使嗣位歷試諸難以治民之作舜典舜與之乘

云玄之又玄取妙之門則玄者微妙之名故云玄謂幽微也與在默試之開能行道德慎微五典五典克從五典五典

顯影於外升闕天朝天子之朝也從下而上謂之為升天子謂之故遂見服用微五典五典克從五典五典

王母慈兄友弟孝義備美萬行斯進舉人元使布之於四方五教能從無違命微五典五典克從五典五典

也度百事德有八人善好賢淑德大德元降聖聖仲容叔建齊理廣道明允萬歲天下之民謂之入德實于四門四

門穆穆穆穆穆也四門善好賢淑德大德元降聖聖仲容叔建齊理廣道明允萬歲天下之民謂之入德實于四門四

明與之德合於天○贊音鹿王帝曰格汝舜詢事考言乃言底可績三載汝陟帝位

謀也馬應云山足也○意音是度反帝曰格汝舜詢事考言乃言底可績三載汝陟帝位

詢音荀音也○意音是度反帝曰格汝舜詢事考言乃言底可績三載汝陟帝位

試之以事也○意音是度反帝曰格汝舜詢事考言乃言底可績三載汝陟帝位

有所謀之政而陰陽和風雨時烈風雷而不可有立功於今三年汝功已成汝天人和協其功成矣帝曰汝

德言已德不堪副成帝也○博微美至運命○正義曰釋詁云微善也善亦美也此五典與下文五品五教其事一也

五者皆可常行謂之五典是五者司馬氏一事所從言之之謂耳又十八年左傳曰昔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伯翳仲堪叔獻

子孝以此知五典是五常之教誦此又義之等五事也於四方遠教天下有與我五典五教故使天下皆樂從之無違

之命也左傳又云故處善教之謂道義人元使布之於四方遠教天下有與我五典五教故使天下皆樂從之無違

攬養備盡在於恩愛故以慈為名教訓愛而加嚴故以義為名教訓義也理也教之以義方使事理之宜故其教也

訓云善兄弟友則兄弟之思恩名為友○博微美至運命○正義曰釋詁云微善也善亦美也此五典與下文五品五教其事一也

其弟使之為慈慈敬於兄弟而兄反愛之為友○博微美至運命○正義曰釋詁云微善也善亦美也此五典與下文五品五教其事一也

云昔高辛氏有才子八人善好賢淑德大德元降聖聖仲容叔建齊理廣道明允萬歲天下之民謂之入德實于四門四

得入其使主后土以授百事舉人元使布之於四方遠教天下有與我五典五教故使天下皆樂從之無違

左傳據所出代之先使故先舉人元使布之於四方遠教天下有與我五典五教故使天下皆樂從之無違

此言三事皆同時為之但言穆穆美至因故言納于百揆其美也○正義曰釋詁云微善也善亦美也此五典與下文五品五教其事一也

雨則烈風是狂疾之風非善風也經言烈風當而弗遂言發括大霖之降陰陽和風兩時無此猛烈之風又雷兩各以其

而不有迷途伏也迷非善風也此文與上三事亦同時道左傳冬無怨夏寒伏無此猛烈之風又雷兩各以其

而大天時如此明矣之德合於天也此文與上三事亦同時道左傳冬無怨夏寒伏無此猛烈之風又雷兩各以其

竟得委任之事無不統自慎敬玉典以下是也其言合禮意○傳格來至謂之○正義曰格來謂言文論謀陞爵詰文

民聲近致故為考使升帝位將禪之也雖三考乃選此考使升者朕待三年矣從其成無功乃為刑之舉也

考既有所功故使升帝位將禪之也雖三考乃選此考使升者朕待三年矣從其成無功乃為刑之舉也

或更無所得故一考即升之且大聖之事不以常法論也若然再與齊州作十有三載乃同是禹治兗州之水乃積十

既有九年又如此三年為十二年推兗州未得歸平至明年乃死入州已平一州未畢足以為成功也

文祖又音征王五星各異政類齊建類于上帝堯不聽讓使位事遂以讓告天及五帝王云上帝天也馬云上帝

七政以攝日月五星各異政類齊建類于上帝堯不聽讓使位事遂以讓告天及五帝王云上帝天也馬云上帝

太一神在乘微禮于六宗精意以享謂之禮宗尊也所謂尊者其紀有六謂四時也寒暑也日月也星也水旱也祭亦

地酉望于山川福于羣神九州名山大川五岳四瀆之屬皆一時望祭以早也六宗王云四時寒暑日月星水旱也祭亦

時也望于山川福于羣神九州名山大川五岳四瀆之屬皆一時望祭以早也六宗王云四時寒暑日月星水旱也祭亦

監遠五帝諸侯與之正始○楊徐音集王合馬云望也瑞垂為反信也投收豈以徐為讓以玉為衡者是為非

許乃以堯禪之明年正月上日受堯終帝位之事於堯文編之廟雖受堯命猶不自安又以為瑞為讓以玉為衡者是為非

者正天文之器也乃復祭此瑞玉衡以齊整天之日月五星七耀之政觀其齊與不齊齊則受之是也不齊則受之非

也見七政皆齊知已受為是遂行焉帝之事以告羣事新祭上帝祭昊天上帝及五帝也又禮祭於六宗等禱祭于男

祭於名山大川五岳四瀆及偏祭於山川五岳四瀆之屬皆一時望祭以早也六宗王云四時寒暑日月星水旱也祭亦

五等之瑞玉其圭與璧悉欲取之蓋以正月之中乃日月五星七耀之政觀其齊與不齊齊則受之是也不齊則受之非

始見已受堯之禪行天子之事也○傳上日亦祭鄭玄以為帝王易代表奠不改正堯正易民視禮自夏已上皆以建寅為正此篇二

日即言乃改堯正故云元日故以異文先鄭王肅等以為惟殷周改正易民視禮自夏已上皆以建寅為正此篇二

文不同史與離耳孔意亦然下云歲二月傳云既瑞瑞之明月以此為建寅之月也受禪者堯為天子於此事終而授與

帝以上不知復祭何人充此七數況後二書未必可借堯之文祖不可強言○傳在祭玉衡玉衡一指玉衡一指玉衡

環弁玉璽所以聖其大名號是玉名號云美玉其衡亦美玉也易衡身玉玉衡平天文之器廣世以來謂之衡長八尺

於天是為天之文也廣者禮為特衡衡為稱道所以視星宿也衡衡以知星宿是王者正天文之器廣世以來謂之衡長八尺

孔極一寸下瑞謂日月與五星是也木曰歲星火曰熒惑星土曰鎮星金曰太白星水曰辰星易祭謂云天象見吉凶聖

在象之此日月五星有吉凶之家因其變轉為占七者各自異政故為七政得失由政故易祭謂云天象見吉凶聖

人象之此日月五星有吉凶之家因其變轉為占七者各自異政故為七政得失由政故易祭謂云天象見吉凶聖

人象之此日月五星有吉凶之家因其變轉為占七者各自異政故為七政得失由政故易祭謂云天象見吉凶聖

人象之此日月五星有吉凶之家因其變轉為占七者各自異政故為七政得失由政故易祭謂云天象見吉凶聖

人象之此日月五星有吉凶之家因其變轉為占七者各自異政故為七政得失由政故易祭謂云天象見吉凶聖

人象之此日月五星有吉凶之家因其變轉為占七者各自異政故為七政得失由政故易祭謂云天象見吉凶聖

人象之此日月五星有吉凶之家因其變轉為占七者各自異政故為七政得失由政故易祭謂云天象見吉凶聖

人象之此日月五星有吉凶之家因其變轉為占七者各自異政故為七政得失由政故易祭謂云天象見吉凶聖

人象之此日月五星有吉凶之家因其變轉為占七者各自異政故為七政得失由政故易祭謂云天象見吉凶聖

人象之此日月五星有吉凶之家因其變轉為占七者各自異政故為七政得失由政故易祭謂云天象見吉凶聖

惟察天文齊七政以審己之受禪當天心與否也馬融云日月星皆以循歲玉衡更知其強弱也夫政所在聖人謹

不自安誠瑞王衡以驗齊日月五星行度知其政是與否重審己之事也上宣夜三曰天宣夜絕無說周師說周師數

惟有此瑞環王衡一事而已祭禮天文志云言天體者有三家一日周禮二曰宣夜三曰天宣夜絕無說周師說周師數

具在考驗天象多所虛失故史官不用惟其狀如何為體之術以為天體如外日初登於天使人於中而四週下日旁

行數之日近而見之為晝日遠而不見為夜天者以何為體之術以為天體如外日初登於天使人於中而四週下日旁

夜則日入地上下半在地下天居地之上見有百八十二度半強地之度其外日初登於天使人於中而四週下日旁

以六度而高正當天之中極南十五度當高之上又其南至日北極出地上三十六度南極入地亦三

日道又其南二十四度為冬至之日道南去地三十一度其南極出地上三十六度南極入地亦三

言去極一百一十五度此其大率也其南北極時其兩端其天與日月星宿到而通轉此必有其法也

妄人武備時人宣帝時司農營之鮮於妄人度之為中丞家史官施用焉後漢宗作靈應以論天論太史丞陸績吳時

王莽世姜茂張衡為洪皆論渾天之義並以渾說為長江南宋元嘉年皮延宗又作是渾天論太史丞陸績吳時

天儀傳於齊梁周平江陵遺其器於長安今在太史館矣商長人尺或徑八尺周二丈五尺鐘轉而望之有

傳矣不至五帝○正義曰傳以既受終事又祭機神是此類也律是樂器之考齊七政知已攝位而當於天心故行

其天子之事也祭法云有而下者祭百神又祭機神是此類也律是樂器之考齊七政知已攝位而當於天心故行

謂攝位事類既知攝當天心速以攝位事類告祭天也此類與下禮樂相次當為祭器也周禮小宗伯云天地之大義類社稷則為

上帝王制云天子將出類乎上帝所謂攝位事類者皆是祭天之事言以事類而祭也周禮小宗伯云天地之大義類社稷則為

位是類之為祭所及者廣而博矣類謂攝位事類者皆是祭天之事言以事類而祭也周禮小宗伯云天地之大義類社稷則為

而祀五帝亦如之是昊天而更有五帝上帝以攝位而祭也周禮小宗伯云天地之大義類社稷則為

帝北辰之星也五帝謂靈威仰等太微宮中有五帝座星是也如星之言天神有六也家語云李康子問五帝之名孔子

曰天有五言祭地及社禮必皆祭也周禮大宗伯云以禮祀之文在禮樂之上故以禮為此祭耳而洛誥云中命命爾祖又曰禮

炎曰禮祭敬之祭也周禮大宗伯云以禮祀之文在禮樂之上故以禮為此祭耳而洛誥云中命命爾祖又曰禮

言禮人尚臭燔氣之臭聞者也鄭以禮祀之文在禮樂之上故以禮為此祭耳而洛誥云中命命爾祖又曰禮

文王武王又曰王賓禮成格禮傳之文此類多矣非禮樂之上故以禮為此祭耳而洛誥云中命命爾祖又曰禮

宗明是所尊祭者有六但不知六者為何神耳祭法云禮少牢謂此六宗必謂近於坎壇祭之名耳宗之為尊常謂也名曰六

祭星雲祭水旱也據此言六宗彼祭六神耳祭法云禮少牢謂此六宗必謂近於坎壇祭之名耳宗之為尊常謂也名曰六

地下有山谷正陵此六宗之文在上帝之下山川之上二者次第相類故知此六宗亦引彼文乃文禮于上祭於

以何時祀之禮以彼音為新禱之祭則也然則陰陽寒暑水旱各自有神此言禮于六宗則六宗常禮也禮無此文不知

皆水所祭者六上不謂天不謂地旁不謂四方在六者之間則陰陽變化貫一而名六宗矣孔光禮大小夏宗禮尚書

生非夏不長非秋不收非冬不藏此其謂六也鄭玄以六宗言禮與祭二海岱也馬融云六宗者多矣孔光禮大小夏宗禮尚書

風師雨師長非秋不收非冬不藏此其謂六也鄭玄以六宗言禮與祭二海岱也馬融云六宗者多矣孔光禮大小夏宗禮尚書

積漢書云安帝元初六年立六宗祠於洛陽城西北亥地紀比大社雖亦西之晉初荀爽定新祀以六宗之神說知九州之

廢之學虞夏之謂宜依舊近代以來皆不立六宗之祠也○傳九州至祭之○正義曰望於山川大禮之語故知九州之

擊后四方各領天子於方極之下其朝之時各使自鞭進其所為守者以言天子與試其言以考其功其功而後受命
車服以表顯其有功能用事○傳諸侯至告至○正義曰天子通諸侯曰○守者守也○國威福在言天子其通上命
傳不下流故時自進行間民疾苦孟子稱晏子對齊景公天子通諸侯曰○守者守也○國威福在言天子其通上命
進行諸侯故言諸侯為天子守土故稱守而往遠行之定四年左傳疏曰○守者守也○國威福在言天子其通上命
之人彼國名以附說不如晏子之言得其本也○正義曰天子通諸侯曰○守者守也○國威福在言天子其通上命
爾雅泰山為東岳此守至於岱岱之與泰山為四岳之名也○正義曰天子通諸侯曰○守者守也○國威福在言天子其通上命
始陰陽交代故為五岳之長是解岱即泰山為四岳之名也○正義曰天子通諸侯曰○守者守也○國威福在言天子其通上命
○傳東岳至男○正義曰四時各至其方岳望祭其方岳山川故云東岳諸侯境內名山山大則如嵩其祭禮必同但古與
秩文而祭則編於羣禘故云五岳皆諸侯之禮祭山川如祭岱于男之禮公侯伯子男尊卑各有等數其祭禮必不同但古與
孔如祭三代之禮祭五等三公為上等諸侯為中等伯子男為下等則所言諸侯惟謂侯者耳其言所藏蓋視其祭禮也
亡祿不可復知鄭玄注書傳云所謂九獻侯伯子男之數五等諸侯通天子皆聽用大牢禮諸侯祭皆用
太牢無上下之別又大行人云上公九獻侯伯子男五獻客五獻庶人三獻

禮器五牢饋三年又上公豆四十侯伯三十二子男二十四庶人與侯同○鄭注禮器四望五獻據此諸文與孔傳于制
不同者掌客行人自是周法孔與王制先代之禮必知悉者以周禮與侯同公羊及左氏傳皆以為公為上伯子男為下
是其異也○傳合四至均同○正義曰上篇曰○禮必知悉者以周禮與侯同公羊及左氏傳皆以為公為上伯子男為下
邦諸侯則氣賤朝皆天子稱之○正義曰上篇曰○禮必知悉者以周禮與侯同公羊及左氏傳皆以為公為上伯子男為下
大挾作甲子二人皆黃帝之臣○正義曰上篇曰○禮必知悉者以周禮與侯同公羊及左氏傳皆以為公為上伯子男為下
恐諸侯或有此之類故須合日之甲乙也○正義曰上篇曰○禮必知悉者以周禮與侯同公羊及左氏傳皆以為公為上伯子男為下
法制皆出於律故云律法制也○正義曰上篇曰○禮必知悉者以周禮與侯同公羊及左氏傳皆以為公為上伯子男為下
均同一委之廣度之千二百黍為一分十分為寸寸十分為尺尺十分為丈丈十分為百百十分為千千十分為萬萬十分為十萬
者一黍也○正義曰上篇曰○禮必知悉者以周禮與侯同公羊及左氏傳皆以為公為上伯子男為下
權者鈔兩斤鈞石所以稱物知輕重也○正義曰上篇曰○禮必知悉者以周禮與侯同公羊及左氏傳皆以為公為上伯子男為下
鈞鈞四鈞為石五權謂矣○正義曰上篇曰○禮必知悉者以周禮與侯同公羊及左氏傳皆以為公為上伯子男為下
起於律也○正義曰上篇曰○禮必知悉者以周禮與侯同公羊及左氏傳皆以為公為上伯子男為下
用恐不齊同故言同○正義曰上篇曰○禮必知悉者以周禮與侯同公羊及左氏傳皆以為公為上伯子男為下
邦國之愛以義禮親邦國以軍禮事邦國以嘉禮親萬民之昏親知禮也○正義曰上篇曰○禮必知悉者以周禮與侯同公羊及左氏傳皆以為公為上伯子男為下
之五禮為此五禮者以帝王大禹謨云汝後復也○正義曰上篇曰○禮必知悉者以周禮與侯同公羊及左氏傳皆以為公為上伯子男為下
喪考妣也○正義曰上篇曰○禮必知悉者以周禮與侯同公羊及左氏傳皆以為公為上伯子男為下
玉即上文五端故知五等諸侯執其玉也○正義曰上篇曰○禮必知悉者以周禮與侯同公羊及左氏傳皆以為公為上伯子男為下
子之通于諸侯天子稱其君則無文而為禮面一等不晉則以一國之主春秋時附庸之下公之孤四命以皮帛賜命也○正義曰上篇曰○禮必知悉者以周禮與侯同公羊及左氏傳皆以為公為上伯子男為下
亦稱小國之君同執幣也○正義曰上篇曰○禮必知悉者以周禮與侯同公羊及左氏傳皆以為公為上伯子男為下
爾雅諸侯之適子公之孤執皮帛其執之邑未詳闕或曰孤執玄諸侯之適子公之孤執皮帛也○正義曰上篇曰○禮必知悉者以周禮與侯同公羊及左氏傳皆以為公為上伯子男為下
孔○傳謂執玄與世于皆執皮帛其執之邑未詳闕或曰孤執玄諸侯之適子公之孤執皮帛也○正義曰上篇曰○禮必知悉者以周禮與侯同公羊及左氏傳皆以為公為上伯子男為下
介死不夫節也○正義曰上篇曰○禮必知悉者以周禮與侯同公羊及左氏傳皆以為公為上伯子男為下
侯之臣與天子之臣異也○正義曰上篇曰○禮必知悉者以周禮與侯同公羊及左氏傳皆以為公為上伯子男為下

銅矣此傳黃金呂利黃鐵皆爲今之銅也古之鑄畢者皆用銅漢始改用黃金但少其斤兩合銅與鐵俱名爲金則鐵名亦包

宮贖罪千錢六兩半兩爲四百一十六斤十兩六兩半兩與金兩同死罪金少其斤兩合銅與鐵俱名爲金則鐵名亦包

實謂銅而謂之金鐵知傳之所言謂銅爲金鐵耳漢及後漢贖罪皆用黃金後魏以金雜得合全一兩收納十區今律乃

復依古元罪贖銀一百二十斤於古其狀以贖論是也此贖論是也此贖論是也此贖論是也此贖論是也此贖論是也此贖論是也

虛實之謂等是非之理均或事涉疑似旁無證見或雖有證見事非疑似如此之類言皆爲疑罪疑者謂其罪之疑也

是與受計俱是人之所應故得指其罪而論也宣二年左傳晉侯殺趙盾使趙盾之妻歸國趙盾之妻歸國趙盾之妻歸國

上與刑之下懲言用刑之罪過而有害雖捕天合罪而後心非故如此者當殺之小則怨之大則有之也此律有之也此律有之也

刑傳云刑殺不順經文義以劾天下百官使殺之故得中此義也此義也此義也此義也此義也此義也此義也此義也

此典刑又陳典刑之義以劾天下百官使殺之故得中此義也此義也此義也此義也此義也此義也此義也此義也

刑傳云刑殺不順經文義以劾天下百官使殺之故得中此義也此義也此義也此義也此義也此義也此義也此義也

刑傳云刑殺不順經文義以劾天下百官使殺之故得中此義也此義也此義也此義也此義也此義也此義也此義也

刑傳云刑殺不順經文義以劾天下百官使殺之故得中此義也此義也此義也此義也此義也此義也此義也此義也

刑傳云刑殺不順經文義以劾天下百官使殺之故得中此義也此義也此義也此義也此義也此義也此義也此義也

刑傳云刑殺不順經文義以劾天下百官使殺之故得中此義也此義也此義也此義也此義也此義也此義也此義也

刑傳云刑殺不順經文義以劾天下百官使殺之故得中此義也此義也此義也此義也此義也此義也此義也此義也

刑傳云刑殺不順經文義以劾天下百官使殺之故得中此義也此義也此義也此義也此義也此義也此義也此義也

刑傳云刑殺不順經文義以劾天下百官使殺之故得中此義也此義也此義也此義也此義也此義也此義也此義也

刑傳云刑殺不順經文義以劾天下百官使殺之故得中此義也此義也此義也此義也此義也此義也此義也此義也

刑傳云刑殺不順經文義以劾天下百官使殺之故得中此義也此義也此義也此義也此義也此義也此義也此義也

刑傳云刑殺不順經文義以劾天下百官使殺之故得中此義也此義也此義也此義也此義也此義也此義也此義也

刑傳云刑殺不順經文義以劾天下百官使殺之故得中此義也此義也此義也此義也此義也此義也此義也此義也

刑傳云刑殺不順經文義以劾天下百官使殺之故得中此義也此義也此義也此義也此義也此義也此義也此義也

刑傳云刑殺不順經文義以劾天下百官使殺之故得中此義也此義也此義也此義也此義也此義也此義也此義也

刑傳云刑殺不順經文義以劾天下百官使殺之故得中此義也此義也此義也此義也此義也此義也此義也此義也

刑傳云刑殺不順經文義以劾天下百官使殺之故得中此義也此義也此義也此義也此義也此義也此義也此義也

刑傳云刑殺不順經文義以劾天下百官使殺之故得中此義也此義也此義也此義也此義也此義也此義也此義也

刑傳云刑殺不順經文義以劾天下百官使殺之故得中此義也此義也此義也此義也此義也此義也此義也此義也

刑傳云刑殺不順經文義以劾天下百官使殺之故得中此義也此義也此義也此義也此義也此義也此義也此義也

刑傳云刑殺不順經文義以劾天下百官使殺之故得中此義也此義也此義也此義也此義也此義也此義也此義也

刑傳云刑殺不順經文義以劾天下百官使殺之故得中此義也此義也此義也此義也此義也此義也此義也此義也

刑傳云刑殺不順經文義以劾天下百官使殺之故得中此義也此義也此義也此義也此義也此義也此義也此義也

刑傳云刑殺不順經文義以劾天下百官使殺之故得中此義也此義也此義也此義也此義也此義也此義也此義也

其料以此... 傳微視至聖塞... 正義曰... 傳微視至聖塞... 正義曰... 傳微視至聖塞...

近臣四岳... 傳微視至聖塞... 正義曰... 傳微視至聖塞... 正義曰... 傳微視至聖塞...

有論于四岳... 傳微視至聖塞... 正義曰... 傳微視至聖塞... 正義曰... 傳微視至聖塞...

敏及時乃... 傳微視至聖塞... 正義曰... 傳微視至聖塞... 正義曰... 傳微視至聖塞...

令遠音皆... 傳微視至聖塞... 正義曰... 傳微視至聖塞... 正義曰... 傳微視至聖塞...

足為長善... 傳微視至聖塞... 正義曰... 傳微視至聖塞... 正義曰... 傳微視至聖塞...

云似可任... 傳微視至聖塞... 正義曰... 傳微視至聖塞... 正義曰... 傳微視至聖塞...

庸功載事... 傳微視至聖塞... 正義曰... 傳微視至聖塞... 正義曰... 傳微視至聖塞...

免之事者... 傳微視至聖塞... 正義曰... 傳微視至聖塞... 正義曰... 傳微視至聖塞...

治洪水有... 傳微視至聖塞... 正義曰... 傳微視至聖塞... 正義曰... 傳微視至聖塞...

讓于稷契... 傳微視至聖塞... 正義曰... 傳微視至聖塞... 正義曰... 傳微視至聖塞...

本以百揆... 傳微視至聖塞... 正義曰... 傳微視至聖塞... 正義曰... 傳微視至聖塞...

揆之官在... 傳微視至聖塞... 正義曰... 傳微視至聖塞... 正義曰... 傳微視至聖塞...

乃咨羣... 傳微視至聖塞... 正義曰... 傳微視至聖塞... 正義曰... 傳微視至聖塞...

行也王... 傳微視至聖塞... 正義曰... 傳微視至聖塞... 正義曰... 傳微視至聖塞...

功廣大... 傳微視至聖塞... 正義曰... 傳微視至聖塞... 正義曰... 傳微視至聖塞...

信至誰... 傳微視至聖塞... 正義曰... 傳微視至聖塞... 正義曰... 傳微視至聖塞...

其功能... 傳微視至聖塞... 正義曰... 傳微視至聖塞... 正義曰... 傳微視至聖塞...

伯人為... 傳微視至聖塞... 正義曰... 傳微視至聖塞... 正義曰... 傳微視至聖塞...

日萬平... 傳微視至聖塞... 正義曰... 傳微視至聖塞... 正義曰... 傳微視至聖塞...

文稱述... 傳微視至聖塞... 正義曰... 傳微視至聖塞... 正義曰... 傳微視至聖塞...

通視或... 傳微視至聖塞... 正義曰... 傳微視至聖塞... 正義曰... 傳微視至聖塞...

大祝勝... 傳微視至聖塞... 正義曰... 傳微視至聖塞... 正義曰... 傳微視至聖塞...

汝后稷... 傳微視至聖塞... 正義曰... 傳微視至聖塞... 正義曰... 傳微視至聖塞...

之○正義... 傳微視至聖塞... 正義曰... 傳微視至聖塞... 正義曰... 傳微視至聖塞...

穀之長... 傳微視至聖塞... 正義曰... 傳微視至聖塞... 正義曰... 傳微視至聖塞...

云警禮... 傳微視至聖塞... 正義曰... 傳微視至聖塞... 正義曰... 傳微視至聖塞...

日契百... 傳微視至聖塞... 正義曰... 傳微視至聖塞... 正義曰... 傳微視至聖塞...

睡家內... 傳微視至聖塞... 正義曰... 傳微視至聖塞... 正義曰... 傳微視至聖塞...

品至順... 傳微視至聖塞... 正義曰... 傳微視至聖塞... 正義曰... 傳微視至聖塞...

品至順... 傳微視至聖塞... 正義曰... 傳微視至聖塞... 正義曰... 傳微視至聖塞...

品至順... 傳微視至聖塞... 正義曰... 傳微視至聖塞... 正義曰... 傳微視至聖塞...

上云五典克從即此五品能順上傳以解五典為五常又解此以同之教云五品謂五常其義五品能教為人不能教

惡兄友弟恭于孝是布五帝之教也論語云覓則得矣故務在寬所以得民心也治不逮之罪宜峻法以理之而貴其務

在寬者此五品不運重是禮教不行風俗未淳耳未有殺害之攻故曰在寬在日寬在外日寬在汝作士五刑有服言也

治之於事帝曰皐陶蠻夷獯夏寇賊姦宄內曰先言無殺所殺○撒戶人反寇苦豆反完音軌

不得寬也帝曰皐陶蠻夷獯夏寇賊姦宄內曰先言無殺所殺○撒戶人反寇苦豆反完音軌

五刑聖制刑宮大辟厥從也言得輕重之中正○剝魚五服三就既從五刑謂服罪也刑當就三處大罪於厚

器反殺鼻也制扶反刺則流之若四凶者五刑之外次千里之野大夫於士於市○處昌德反刑論直遠反

宅五宅三居謂不忍加刑則流之若四凶者五刑之外次千里之野大夫於士於市○處昌德反刑論直遠反

歷連官帝曰皐陶至克允正其日而呼皐陶曰往者暨夷戎狄損亂華夏又有強寇劫掠外內宄者為害甚大汝作士

宜受罪無怨者慎汝識見之明使使之信服故殺放之人無敢更犯是汝之功宜當勉之四馬之讓以次讓之○重罪得

至之叙○正義曰獯者狡相亂放獯為亂也夏訓大也中國有文章光華禮義之大定十七年左傳云裔不謀夏夷內

寤是中國為華夏也寇者眾聚為之賊害良者也夏訓大也中國有文章光華禮義之大定十七年左傳云裔不謀夏夷內

寤是中國為華夏也寇者眾聚為之賊害良者也夏訓大也中國有文章光華禮義之大定十七年左傳云裔不謀夏夷內

寤是中國為華夏也寇者眾聚為之賊害良者也夏訓大也中國有文章光華禮義之大定十七年左傳云裔不謀夏夷內

寤是中國為華夏也寇者眾聚為之賊害良者也夏訓大也中國有文章光華禮義之大定十七年左傳云裔不謀夏夷內

寤是中國為華夏也寇者眾聚為之賊害良者也夏訓大也中國有文章光華禮義之大定十七年左傳云裔不謀夏夷內

寤是中國為華夏也寇者眾聚為之賊害良者也夏訓大也中國有文章光華禮義之大定十七年左傳云裔不謀夏夷內

寤是中國為華夏也寇者眾聚為之賊害良者也夏訓大也中國有文章光華禮義之大定十七年左傳云裔不謀夏夷內

寤是中國為華夏也寇者眾聚為之賊害良者也夏訓大也中國有文章光華禮義之大定十七年左傳云裔不謀夏夷內

寤是中國為華夏也寇者眾聚為之賊害良者也夏訓大也中國有文章光華禮義之大定十七年左傳云裔不謀夏夷內

寤是中國為華夏也寇者眾聚為之賊害良者也夏訓大也中國有文章光華禮義之大定十七年左傳云裔不謀夏夷內

寤是中國為華夏也寇者眾聚為之賊害良者也夏訓大也中國有文章光華禮義之大定十七年左傳云裔不謀夏夷內

信之帝曰皐陶若予工僉曰垂哉垂垂臣名○垂如字徐音練

信之帝曰皐陶若予工僉曰垂哉垂垂臣名○垂如字徐音練

信之帝曰皐陶若予工僉曰垂哉垂垂臣名○垂如字徐音練

無所偏吝故曰帝曰俞咨垂汝共工

是謂此舉也此工共工音其職事○正美曰堯與舜工名命此人云汝作共工

也其官或以共工為名帝意言共工此職也○垂拜稽首讓于殛斃伯與

此官曰帝曰嗚呼于上下草木鳥獸曰益哉

明是為其政教取之有時用之有節也○益其草木鳥獸之宜帝曰俞咨益汝作朕虞

哉汝諸人皆在元凱之中○罷我皮反

之內但不知彼誰當之耳益是舉卿之子元凱亦不可知惟此四人耳傳難言受所伯與亦難知也

有能典朕三禮會曰伯夷三禮天地人之禮也伯夷三禮者三也○正美曰堯與舜

是謂誰可知上文帝曰俞咨伯汝作秩宗秩宗者秩宗也○正美曰堯與舜

已具此略之也帝曰俞咨伯汝作秩宗秩宗者秩宗也○正美曰堯與舜

言早夜敬思其職典禮所教使正而清明○正美曰堯與舜

起深在乃外護教其職事也典禮之官施行教化使正而清明○正美曰堯與舜

二臣名也○帝曰俞咨伯汝作秩宗秩宗者秩宗也○正美曰堯與舜

云實長也教長直而溫寬而栗能莊栗也○莊栗嚴敬也○剛而無虐簡而無傲

天下之子弟聲依永律和聲○莊栗嚴敬也○剛而無虐簡而無傲

之末徐音詠又如字聲依永律和聲○莊栗嚴敬也○剛而無虐簡而無傲

不備奪則神人成夔曰於子擊石拊石百獸率舞石磬也○音之者相和也

和命變使勉之夔曰於子擊石拊石百獸率舞石磬也○音之者相和也

府使此長于正而溫寬而栗能莊栗也○莊栗嚴敬也○剛而無虐簡而無傲

以長其言樂能依此長歌為節律呂和此長歌為節律呂和此長歌為節律呂

王教貴于下句又言詩歌之事是合夔以歌詩隨之舞之教此通長曰于也則禮大司樂云以樂教國子也命賦庸孝

者○聖庶績咸熙分北三苗考績注明業功皆成三苗幽君臣善否分地惟

五律反其功績三考則九載黜陟幽明者升之闕者退之羣官懼無思升各敬其事故得業功皆廣前流四凶時三

苗之君寵之而裔更昭其詞不誠其國受明政之後義曰三年不從天是謂當黜之其君臣或有惡者復分北其苗

也○九年三考則人之能否可知也○九年三考則人之能否可知也○九年三考則人之能否可知也○九年三考則人之能否可知也

也○九年三考則人之能否可知也○九年三考則人之能否可知也○九年三考則人之能否可知也○九年三考則人之能否可知也

也○九年三考則人之能否可知也○九年三考則人之能否可知也○九年三考則人之能否可知也○九年三考則人之能否可知也

也○九年三考則人之能否可知也○九年三考則人之能否可知也○九年三考則人之能否可知也○九年三考則人之能否可知也

也○九年三考則人之能否可知也○九年三考則人之能否可知也○九年三考則人之能否可知也○九年三考則人之能否可知也

也○九年三考則人之能否可知也○九年三考則人之能否可知也○九年三考則人之能否可知也○九年三考則人之能否可知也

也○九年三考則人之能否可知也○九年三考則人之能否可知也○九年三考則人之能否可知也○九年三考則人之能否可知也

也○九年三考則人之能否可知也○九年三考則人之能否可知也○九年三考則人之能否可知也○九年三考則人之能否可知也

也○九年三考則人之能否可知也○九年三考則人之能否可知也○九年三考則人之能否可知也○九年三考則人之能否可知也

也○九年三考則人之能否可知也○九年三考則人之能否可知也○九年三考則人之能否可知也○九年三考則人之能否可知也

也○九年三考則人之能否可知也○九年三考則人之能否可知也○九年三考則人之能否可知也○九年三考則人之能否可知也

也○九年三考則人之能否可知也○九年三考則人之能否可知也○九年三考則人之能否可知也○九年三考則人之能否可知也

也○九年三考則人之能否可知也○九年三考則人之能否可知也○九年三考則人之能否可知也○九年三考則人之能否可知也

也○九年三考則人之能否可知也○九年三考則人之能否可知也○九年三考則人之能否可知也○九年三考則人之能否可知也

也○九年三考則人之能否可知也○九年三考則人之能否可知也○九年三考則人之能否可知也○九年三考則人之能否可知也

也○九年三考則人之能否可知也○九年三考則人之能否可知也○九年三考則人之能否可知也○九年三考則人之能否可知也

也○九年三考則人之能否可知也○九年三考則人之能否可知也○九年三考則人之能否可知也○九年三考則人之能否可知也

也○九年三考則人之能否可知也○九年三考則人之能否可知也○九年三考則人之能否可知也○九年三考則人之能否可知也

也○九年三考則人之能否可知也○九年三考則人之能否可知也○九年三考則人之能否可知也○九年三考則人之能否可知也

也○九年三考則人之能否可知也○九年三考則人之能否可知也○九年三考則人之能否可知也○九年三考則人之能否可知也

附釋音尚書注疏卷第三

附釋音尚書注疏卷第四

大禹謨第三

虞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皋陶矢厥謨矢陳也。○皋陶音高。○禹成厥功，陳其帝舜申之。

皋陶至益履○正義曰：皋陶為帝舜陳其謨，禹為帝舜陳其謨，禹先言所治水之功，舜因其所陳從而重其謨，禹亦作謨，益稷凡三謨。

在禹先故序先高皋陶○正義曰：皋陶為帝舜陳其謨，禹為帝舜陳其謨，禹先言所治水之功，舜因其所陳從而重其謨，禹亦作謨，益稷凡三謨。

故後其謨○正義曰：皋陶為帝舜陳其謨，禹為帝舜陳其謨，禹先言所治水之功，舜因其所陳從而重其謨，禹亦作謨，益稷凡三謨。

謨云帝曰命禹○正義曰：皋陶為帝舜陳其謨，禹為帝舜陳其謨，禹先言所治水之功，舜因其所陳從而重其謨，禹亦作謨，益稷凡三謨。

謨云故云謨也○正義曰：皋陶為帝舜陳其謨，禹為帝舜陳其謨，禹先言所治水之功，舜因其所陳從而重其謨，禹亦作謨，益稷凡三謨。

謨云故云謨也○正義曰：皋陶為帝舜陳其謨，禹為帝舜陳其謨，禹先言所治水之功，舜因其所陳從而重其謨，禹亦作謨，益稷凡三謨。

謨云故云謨也○正義曰：皋陶為帝舜陳其謨，禹為帝舜陳其謨，禹先言所治水之功，舜因其所陳從而重其謨，禹亦作謨，益稷凡三謨。

謨云故云謨也○正義曰：皋陶為帝舜陳其謨，禹為帝舜陳其謨，禹先言所治水之功，舜因其所陳從而重其謨，禹亦作謨，益稷凡三謨。

謨云故云謨也○正義曰：皋陶為帝舜陳其謨，禹為帝舜陳其謨，禹先言所治水之功，舜因其所陳從而重其謨，禹亦作謨，益稷凡三謨。

謨云故云謨也○正義曰：皋陶為帝舜陳其謨，禹為帝舜陳其謨，禹先言所治水之功，舜因其所陳從而重其謨，禹亦作謨，益稷凡三謨。

謨云故云謨也○正義曰：皋陶為帝舜陳其謨，禹為帝舜陳其謨，禹先言所治水之功，舜因其所陳從而重其謨，禹亦作謨，益稷凡三謨。

謨云故云謨也○正義曰：皋陶為帝舜陳其謨，禹為帝舜陳其謨，禹先言所治水之功，舜因其所陳從而重其謨，禹亦作謨，益稷凡三謨。

謨云故云謨也○正義曰：皋陶為帝舜陳其謨，禹為帝舜陳其謨，禹先言所治水之功，舜因其所陳從而重其謨，禹亦作謨，益稷凡三謨。

謨云故云謨也○正義曰：皋陶為帝舜陳其謨，禹為帝舜陳其謨，禹先言所治水之功，舜因其所陳從而重其謨，禹亦作謨，益稷凡三謨。

謨云故云謨也○正義曰：皋陶為帝舜陳其謨，禹為帝舜陳其謨，禹先言所治水之功，舜因其所陳從而重其謨，禹亦作謨，益稷凡三謨。

謨云故云謨也○正義曰：皋陶為帝舜陳其謨，禹為帝舜陳其謨，禹先言所治水之功，舜因其所陳從而重其謨，禹亦作謨，益稷凡三謨。

謨云故云謨也○正義曰：皋陶為帝舜陳其謨，禹為帝舜陳其謨，禹先言所治水之功，舜因其所陳從而重其謨，禹亦作謨，益稷凡三謨。

謨云故云謨也○正義曰：皋陶為帝舜陳其謨，禹為帝舜陳其謨，禹先言所治水之功，舜因其所陳從而重其謨，禹亦作謨，益稷凡三謨。

尚書王疏

卷一

十七原卷四

乃聖乃神乃武乃文
皇天眷命奄有四海為天下君

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
皇天眷命奄有四海為天下君

疑謀勿成百志惟熙
皇天眷命奄有四海為天下君

之欲嗚呼也事欲難
皇天眷命奄有四海為天下君

無憂無荒四夷來王
皇天眷命奄有四海為天下君

帝曰命地平成六府
皇天眷命奄有四海為天下君

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
皇天眷命奄有四海為天下君

乃功水土治日平五行
皇天眷命奄有四海為天下君

六事世常治之正身之德
皇天眷命奄有四海為天下君

用美道使民莫美道行善
皇天眷命奄有四海為天下君

也則此事使此善政勿有
皇天眷命奄有四海為天下君

治理萬代長所特賴是治之功也歸功于一時之不及○博致而至慎之○正義曰於此數期而自念其言誠使

帝念之此史以類相益共為一非是時之六事念益言也○禹謀以九功為風知風其言者九功之吉也○博言接

至六府者正義曰下文亦六府之義也○此六府之義也○禹謀以九功為風知風其言者九功之吉也○博言接

以相制為大者故之民尤急也○此六府之義也○禹謀以九功為風知風其言者九功之吉也○博言接

自正其德居上位者正所以治財阜財所以利天下也○禹謀以九功為風知風其言者九功之吉也○博言接

義民也三者和謂德行正則財阜財所以利天下也○禹謀以九功為風知風其言者九功之吉也○博言接

言此三者之大人君自正乃能正下故以正德為先利用然後厚生故言厚生謂財阜財所以利天下也○禹謀以九功為風知風其言者九功之吉也○博言接

之我○正義曰上六下三即能正下故以正德為先利用然後厚生故言厚生謂財阜財所以利天下也○禹謀以九功為風知風其言者九功之吉也○博言接

我民必歌樂君德故九德曰休美釋詁文又云德政之效也○禹謀以九功為風知風其言者九功之吉也○博言接

博休美至而已○正義曰休美釋詁文又云德政之效也○禹謀以九功為風知風其言者九功之吉也○博言接

也其謀來之盡使諸君歌吾子言來樂府之德言子引此一經乃言九功之德言可歌也○禹謀以九功為風知風其言者九功之吉也○博言接

在古之欲求各遂其功者皆曰德○禹謀以九功為風知風其言者九功之吉也○博言接

本之於地以及天也○禹謀以九功為風知風其言者九功之吉也○博言接

德乃降黎民懷之

德乃降黎民懷之○禹謀以九功為風知風其言者九功之吉也○博言接

名茲在茲允出茲在茲惟帝念功

名茲在茲允出茲在茲惟帝念功○禹謀以九功為風知風其言者九功之吉也○博言接

帝曰朕德罔克民不依

帝曰朕德罔克民不依○禹謀以九功為風知風其言者九功之吉也○博言接

帝曰朕德罔克民不依

帝曰朕德罔克民不依○禹謀以九功為風知風其言者九功之吉也○博言接

帝曰朕德罔克民不依

帝曰朕德罔克民不依○禹謀以九功為風知風其言者九功之吉也○博言接

帝曰朕德罔克民不依

帝曰朕德罔克民不依○禹謀以九功為風知風其言者九功之吉也○博言接

帝曰朕德罔克民不依

帝曰朕德罔克民不依○禹謀以九功為風知風其言者九功之吉也○博言接

帝曰朕德罔克民不依

帝曰朕德罔克民不依○禹謀以九功為風知風其言者九功之吉也○博言接

帝曰朕德罔克民不依

帝曰朕德罔克民不依○禹謀以九功為風知風其言者九功之吉也○博言接

帝曰朕德罔克民不依

帝曰朕德罔克民不依○禹謀以九功為風知風其言者九功之吉也○博言接

帝曰朕德罔克民不依

帝曰朕德罔克民不依○禹謀以九功為風知風其言者九功之吉也○博言接

帝曰朕德罔克民不依

帝曰朕德罔克民不依○禹謀以九功為風知風其言者九功之吉也○博言接

罔愆臨下以簡御眾以寬臣之義也善則歸君人罰弗及嗣賞延于世

有司也事失不常之罪也辜罪經常司主也辜罪經常司主也辜罪經常司主也

而或以治民聽命上命若無帝之德則帝之德則帝之德則帝之德則帝之德則

刑以或止殺使民合於中正之德令入每事得中是汝之功當體之與其體之與

純治無有過失聽臣下以簡御眾以寬臣之義也善則歸君人罰弗及嗣賞延

也帝也遠之曰使日書得刑無所至也此期是也與論所是言也此期是也與

於治體與正相當也○傳刑無所至也此期是也與論所是言也此期是也與

不犯法是期於無所用刑刑無所至也此期是也與論所是言也此期是也與

作忠是善期於無所用刑刑無所至也此期是也與論所是言也此期是也與

父世謂彼情故俱謂子也廷謂長以長及物故廷及也○傳事舉至之道○正義曰

免因有罪二者皆失必不得民以明家矣免大罪不在於我無非已力也○正義曰

傳言帝德之善宰失有罪不任殺無罪是仁愛之道各為文勢故經得刑也給請沾

曰來禹降水傲子成允成功惟汝賢○水之功用最貴於下而最貴於上○汝惟不矜

汝賢○謙心謙沖不自盈大也言禹聖衣萬金卑其宮室而盡力為民○汝惟不矜

其能不自其勞而伐言禹勤勞所以能絕取人子懋乃德嘉乃丕績天之歷數在汝躬

汝賢○謙心謙沖不自盈大也言禹聖衣萬金卑其宮室而盡力為民○汝惟不矜

汝賢○謙心謙沖不自盈大也言禹聖衣萬金卑其宮室而盡力為民○汝惟不矜

汝賢○謙心謙沖不自盈大也言禹聖衣萬金卑其宮室而盡力為民○汝惟不矜

汝賢○謙心謙沖不自盈大也言禹聖衣萬金卑其宮室而盡力為民○汝惟不矜

汝賢○謙心謙沖不自盈大也言禹聖衣萬金卑其宮室而盡力為民○汝惟不矜

汝賢○謙心謙沖不自盈大也言禹聖衣萬金卑其宮室而盡力為民○汝惟不矜

法大也我今勉汝之德惟其甚微大功之運安之難哉

君也言君可畏者豈非民也君失道則言勿聽之

守國無人則國亡故君民也君失道則言勿聽之

善思慮無以出口我言不可再發令再受其言也

成是故功今復說治水之事言治功若功成于南

為自滿引彼惡約為食其室是也伐論論云力為

正引引彼惡約為食其室是也伐論論云力為

耳聾引引彼惡約為食其室是也伐論論云力為

而失其功天德所立以能者為功也

故言其功天德所立以能者為功也

身道所以安人心惟危也

之意謂無信於中然能得明道以安民必須用道

之民其有天子無天之位也

窮德義窮民勤三者則天知如王制所云

道德義窮民勤三者則天知如王制所云

易樂辨之言謂者君子之風也

口故風之言謂者君子之風也

○故音博帝曰禹官占惟先蔽志昆命于元龜

○故音博帝曰禹官占惟先蔽志昆命于元龜

○故音博帝曰禹官占惟先蔽志昆命于元龜

○故音博帝曰禹官占惟先蔽志昆命于元龜

○故音博帝曰禹官占惟先蔽志昆命于元龜

○故音博帝曰禹官占惟先蔽志昆命于元龜

○故音博帝曰禹官占惟先蔽志昆命于元龜

○故音博帝曰禹官占惟先蔽志昆命于元龜

○故音博帝曰禹官占惟先蔽志昆命于元龜

○故音博帝曰禹官占惟先蔽志昆命于元龜

○故音博帝曰禹官占惟先蔽志昆命于元龜

○故音博帝曰禹官占惟先蔽志昆命于元龜

○故音博帝曰禹官占惟先蔽志昆命于元龜

○故音博帝曰禹官占惟先蔽志昆命于元龜

○故音博帝曰禹官占惟先蔽志昆命于元龜

元龜志定然後下也其說云汝也大有大誡及乃心謀及相要斯云龍圖也然則書與龍圖之義是後命元龜

為因也既志先定言已謀之於心龜從是謀反卜筮經言詢謀僉謀先定乃卜筮則書與龍圖之義是後命元龜

之舉卜筮通鬼神之意故吉無所復故卜筮如會此言既謀既卜依從志先定則書與龍圖之義是後命元龜

一畫象有森之者禁比令勿妄也古人言母新今人言莫是言世者所以禁其辭令勿辭也正月朔日受命于神宗

神宗之正音或徐會能幸百官若帝之初故事行初其年免乃以明年正月朔日受命于神宗

正義曰舜典說舜之初受命於天而此言受命之始命即受命于天也此年免乃以明年正月朔日受命于神宗

言福有文德神宗言神而受命之名與神宗受命之始命即受命于天也此年免乃以明年正月朔日受命于神宗

如不言若知此若為類也類舜初受命位未得也至其奉行者者如舜典在病廢以下並編華后以上其言

牛警晚為我廟則文祖焉黃帝類項之等也傳聖舜至行之其奉行者者如舜典在病廢以下並編華后以上其言

非百官之事舜尚自為神方萬歲帝位未得也至其奉行者者如舜典在病廢以下並編華后以上其言

亂德命詩禹乃會羣后誓于師曰濟濟有攸威聽朕命濟濟有攸威聽朕命濟濟有攸威聽朕命濟濟有攸威聽朕命

之○教音頌禹乃會羣后誓于師曰濟濟有攸威聽朕命濟濟有攸威聽朕命濟濟有攸威聽朕命濟濟有攸威聽朕命

○春允○侮慢自賢反道敗德德神德先王輕慢典殺反誅通厥濟濟有攸威聽朕命濟濟有攸威聽朕命濟濟有攸威聽朕命

九○反○肆予以爾眾士奉辭罰罪罪肆罪慢以下事爾尚一乃心力其克有勳力從我命○帝曰若至有勳力從我命

○初之時有苗孽不順帝曰否嗟汝勳勞不顯者是有苗之君皆亡之我將往之我將往之我將往之我將往之

○康德蓋君子在野小人在位由是此民棄叛之不保其有勳上天降之殃時故我以至義曰若至有勳力從我命

○汝等庶幾同心盡力以從我命其必能有大功勳不可懈惰○傳三苗至討之○正義曰若至有勳力從我命

○舜即之之後往能下謂堯初誅三苗舜命禹稷三苗之民為民也○正義曰若至有勳力從我命

○君而議之長者以其頑學錄之為耳呂刑云苗民弗用罪是謂為民也○正義曰若至有勳力從我命

○常存者無世在下謂堯時有桀從世耳蓋不滅其國又立其君親親其先祖無既極死於羽山萬乃代為崇伯三苗亦宜

○其身而存其國故堯時有桀從世耳蓋不滅其國又立其君親親其先祖無既極死於羽山萬乃代為崇伯三苗亦宜

○非省舜主之舜自述守道不棄其命此言若帝之初其事亦同矣而其亂也○正義曰若至有勳力從我命

○者以意曰虞書即堯史所錄其詳於左傳二伯二桓齊桓公晉文公○正義曰若至有勳力從我命

○傳曰堯舜立可翼之官三王之世有盟也左傳二伯二桓齊桓公晉文公○正義曰若至有勳力從我命

○耳美平眾而言洪洪知是康盛之貌○博雅勤至討之○正義曰若至有勳力從我命

○通志曰入為昏是為昏也動為德而闇於事言其所以宜討之○正義曰若至有勳力從我命

○通志曰入為昏是為昏也動為德而闇於事言其所以宜討之○正義曰若至有勳力從我命

○通志曰入為昏是為昏也動為德而闇於事言其所以宜討之○正義曰若至有勳力從我命

○通志曰入為昏是為昏也動為德而闇於事言其所以宜討之○正義曰若至有勳力從我命

○通志曰入為昏是為昏也動為德而闇於事言其所以宜討之○正義曰若至有勳力從我命

○通志曰入為昏是為昏也動為德而闇於事言其所以宜討之○正義曰若至有勳力從我命

逸欲有邦不為逸欲貪欲之常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哉

其代之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天敘有典勅我五典五惇哉

反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天敘有典勅我五典五惇哉

中表音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

典秩禮命德討罪無非天意者故天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

已罪得空乘取官使才非其任此官乃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

人教人倫使有常性故天君若其任此官乃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

德使之居官當奉天意為五等之職使五等之職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

用法哉典禮德刑無非天意人君居天官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

逸欲下則效之是以華人君使不自為耳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

云觀者勤之微故為德也一日二日之間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

察察則勞神以言不可過耳馬王皆云一日二日之間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

人當代天治官則天不自治立君乃治之君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

治之故天代人治之天不自治立君乃治之君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

也五者人之常性自然而有但人人性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

於幸宜此昔出天然是為天也五教隔於海內故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

是禮以接之使之貴賤有常也此天子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

五禮以接諸侯宿用我意故文不同也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

喪善至和善云五禮謂王公大夫士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

而己凡言是也○傳五服至有德○正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

立名以此等之契物以彰之先王制為五服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

君之行用民為聰明人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

士之君不可不敬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

有卓陶曰朕言惠可底行言順於古道可致行禹曰兪乃言底可績

三原卷四至卷五

子未有知思曰贊贊襄哉言我未有所知未能思致於善徒亦贊美上古行事而云之因禹美之承以謙辭言之序○

天意歸實之君舉而德可成欲其言以諫曰我未之知無心以百姓之心為心曰定賢矣古之所行而天必從之

知思而所自能是謂也○傳言天至聰明○正義曰皇天無心以百姓之心為心曰定賢矣古之所行而天必從之

明謂聞見也天之所聞見用民之所聞見也然則聰明直是見聞之義其言未善舉以下言明威是所歸就天命之為天子使

也○小而言之○福此即泰也○傳言天至聰明○正義曰皇天無心以百姓之心為心曰定賢矣古之所行而天必從之

也○民受天之福也○傳言天至聰明○正義曰皇天無心以百姓之心為心曰定賢矣古之所行而天必從之

也○民受天之福也○傳言天至聰明○正義曰皇天無心以百姓之心為心曰定賢矣古之所行而天必從之

也○民受天之福也○傳言天至聰明○正義曰皇天無心以百姓之心為心曰定賢矣古之所行而天必從之

也○民受天之福也○傳言天至聰明○正義曰皇天無心以百姓之心為心曰定賢矣古之所行而天必從之

也○民受天之福也○傳言天至聰明○正義曰皇天無心以百姓之心為心曰定賢矣古之所行而天必從之

也○民受天之福也○傳言天至聰明○正義曰皇天無心以百姓之心為心曰定賢矣古之所行而天必從之

也○民受天之福也○傳言天至聰明○正義曰皇天無心以百姓之心為心曰定賢矣古之所行而天必從之

也○民受天之福也○傳言天至聰明○正義曰皇天無心以百姓之心為心曰定賢矣古之所行而天必從之

也○民受天之福也○傳言天至聰明○正義曰皇天無心以百姓之心為心曰定賢矣古之所行而天必從之

也○民受天之福也○傳言天至聰明○正義曰皇天無心以百姓之心為心曰定賢矣古之所行而天必從之

也○民受天之福也○傳言天至聰明○正義曰皇天無心以百姓之心為心曰定賢矣古之所行而天必從之

也○民受天之福也○傳言天至聰明○正義曰皇天無心以百姓之心為心曰定賢矣古之所行而天必從之

也○民受天之福也○傳言天至聰明○正義曰皇天無心以百姓之心為心曰定賢矣古之所行而天必從之

也○民受天之福也○傳言天至聰明○正義曰皇天無心以百姓之心為心曰定賢矣古之所行而天必從之

附釋音尚書注疏卷第四

附釋音尚書注疏卷第五

益稷第五

夏書

益稷禹稱其人○亦所以此二人之功也○禹先言益故益在稷○禹後言稷故稷在益○二人之佐禹有功因以此二人名號既美大禹

孔氏傳

益稷禹稱其人○亦所以此二人之功也○禹先言益故益在稷○禹後言稷故稷在益○二人之佐禹有功因以此二人名號既美大禹

孔穎達疏

益稷禹稱其人○亦所以此二人之功也○禹先言益故益在稷○禹後言稷故稷在益○二人之佐禹有功因以此二人名號既美大禹

益稷禹稱其人○亦所以此二人之功也○禹先言益故益在稷○禹後言稷故稷在益○二人之佐禹有功因以此二人名號既美大禹

益稷禹稱其人○亦所以此二人之功也○禹先言益故益在稷○禹後言稷故稷在益○二人之佐禹有功因以此二人名號既美大禹

益稷禹稱其人○亦所以此二人之功也○禹先言益故益在稷○禹後言稷故稷在益○二人之佐禹有功因以此二人名號既美大禹

益稷禹稱其人○亦所以此二人之功也○禹先言益故益在稷○禹後言稷故稷在益○二人之佐禹有功因以此二人名號既美大禹

益稷禹稱其人○亦所以此二人之功也○禹先言益故益在稷○禹後言稷故稷在益○二人之佐禹有功因以此二人名號既美大禹

益稷禹稱其人○亦所以此二人之功也○禹先言益故益在稷○禹後言稷故稷在益○二人之佐禹有功因以此二人名號既美大禹

益稷禹稱其人○亦所以此二人之功也○禹先言益故益在稷○禹後言稷故稷在益○二人之佐禹有功因以此二人名號既美大禹

决州有無使民鮮食之處必設反焉本懋遷有無化居山林木徒川學宜易其所結積○帝曰來至改昌言○正

民乃粒萬邦作乂○湯之曰治直吏反下○山陶曰俞師汝昌言○法○富○丁○既○反○闕○曰○帝○來○至○改○昌○言○正

已畢陶曰再言治直吏反下○山陶曰俞師汝昌言○法○富○丁○既○反○闕○曰○帝○來○至○改○昌○言○正

因水災我乘舟輻輳等四種之載廬其既往之山陶曰俞師汝昌言○法○富○丁○既○反○闕○曰○帝○來○至○改○昌○言○正

食也我○又○通○決○九○州○名○川○通○之○至○於○四○海○其○賦○之○山○陶○曰○俞○師○汝○昌○言○法○富○丁○既○反○闕○曰○帝○來○至○改○昌○言○正

得治之政○我○所○言○我○者○在○此○也○然○天○下○德○以○至○於○山○陶○曰○俞○師○汝○昌○言○法○富○丁○既○反○闕○曰○帝○來○至○改○昌○言○正

也○此○帝○呼○禹○今○才○陳○當○言○者○在○此○也○然○天○下○德○以○至○於○山○陶○曰○俞○師○汝○昌○言○法○富○丁○既○反○闕○曰○帝○來○至○改○昌○言○正

不○上○舉○而○下○已○○正○義○曰○既○何○所○言○者○在○此○也○然○天○下○德○以○至○於○山○陶○曰○俞○師○汝○昌○言○法○富○丁○既○反○闕○曰○帝○來○至○改○昌○言○正

○正○美○曰○史○記○河○渠○書○云○又○書○沈○潘○禹○運○洪○水○失○也○○正○美○曰○史○記○河○渠○書○云○又○書○沈○潘○禹○運○洪○水○失○也○

○○正○美○曰○史○記○河○渠○書○云○又○書○沈○潘○禹○運○洪○水○失○也○○正○美○曰○史○記○河○渠○書○云○又○書○沈○潘○禹○運○洪○水○失○也○

○○正○美○曰○史○記○河○渠○書○云○又○書○沈○潘○禹○運○洪○水○失○也○○正○美○曰○史○記○河○渠○書○云○又○書○沈○潘○禹○運○洪○水○失○也○

○○正○美○曰○史○記○河○渠○書○云○又○書○沈○潘○禹○運○洪○水○失○也○○正○美○曰○史○記○河○渠○書○云○又○書○沈○潘○禹○運○洪○水○失○也○

○○正○美○曰○史○記○河○渠○書○云○又○書○沈○潘○禹○運○洪○水○失○也○○正○美○曰○史○記○河○渠○書○云○又○書○沈○潘○禹○運○洪○水○失○也○

○○正○美○曰○史○記○河○渠○書○云○又○書○沈○潘○禹○運○洪○水○失○也○○正○美○曰○史○記○河○渠○書○云○又○書○沈○潘○禹○運○洪○水○失○也○

○○正○美○曰○史○記○河○渠○書○云○又○書○沈○潘○禹○運○洪○水○失○也○○正○美○曰○史○記○河○渠○書○云○又○書○沈○潘○禹○運○洪○水○失○也○

○○正○美○曰○史○記○河○渠○書○云○又○書○沈○潘○禹○運○洪○水○失○也○○正○美○曰○史○記○河○渠○書○云○又○書○沈○潘○禹○運○洪○水○失○也○

○○正○美○曰○史○記○河○渠○書○云○又○書○沈○潘○禹○運○洪○水○失○也○○正○美○曰○史○記○河○渠○書○云○又○書○沈○潘○禹○運○洪○水○失○也○

○○正○美○曰○史○記○河○渠○書○云○又○書○沈○潘○禹○運○洪○水○失○也○○正○美○曰○史○記○河○渠○書○云○又○書○沈○潘○禹○運○洪○水○失○也○

○○正○美○曰○史○記○河○渠○書○云○又○書○沈○潘○禹○運○洪○水○失○也○○正○美○曰○史○記○河○渠○書○云○又○書○沈○潘○禹○運○洪○水○失○也○

○○正○美○曰○史○記○河○渠○書○云○又○書○沈○潘○禹○運○洪○水○失○也○○正○美○曰○史○記○河○渠○書○云○又○書○沈○潘○禹○運○洪○水○失○也○

○○正○美○曰○史○記○河○渠○書○云○又○書○沈○潘○禹○運○洪○水○失○也○○正○美○曰○史○記○河○渠○書○云○又○書○沈○潘○禹○運○洪○水○失○也○

○○正○美○曰○史○記○河○渠○書○云○又○書○沈○潘○禹○運○洪○水○失○也○○正○美○曰○史○記○河○渠○書○云○又○書○沈○潘○禹○運○洪○水○失○也○

○○正○美○曰○史○記○河○渠○書○云○又○書○沈○潘○禹○運○洪○水○失○也○○正○美○曰○史○記○河○渠○書○云○又○書○沈○潘○禹○運○洪○水○失○也○

○○正○美○曰○史○記○河○渠○書○云○又○書○沈○潘○禹○運○洪○水○失○也○○正○美○曰○史○記○河○渠○書○云○又○書○沈○潘○禹○運○洪○水○失○也○

○○正○美○曰○史○記○河○渠○書○云○又○書○沈○潘○禹○運○洪○水○失○也○○正○美○曰○史○記○河○渠○書○云○又○書○沈○潘○禹○運○洪○水○失○也○

尚書注疏 卷一

者則以所罰威之當罪其身也此等皆彼臣之所為以爲言
云左行手取耳聽目視身雖百體四者皆彼臣之所為以爲言
而後教之故云助我所有之民欲富而教之也立君子所以
其言不異○傳云○吾施教化爲之○正義曰○設云○四明衣
之○傳云○天下治象物制聚蓋因黃帝以禮未制者謂欲
垂衣裳而天下治象物制聚蓋因黃帝以禮未制者謂欲
委務傳言此者上得辰三辰游樂上三辰游樂上三辰游樂
日月所會十二次也星辰異者彼辰日辰日辰日辰日辰日
之辰非有形容可畫且左傳云辰異者彼辰日辰日辰日辰日
魏天則推焉維五色象草華也日月令五星盡北斗也草華
又言周旋者左傳言三辰游樂上三辰游樂上三辰游樂
云天子服日月而下則三辰游樂上三辰游樂上三辰游樂
期所盡自龍已下畫於衣服也據此記文曰日月星辰之
星所盡自龍已下畫於衣服也據此記文曰日月星辰之
之衣畫日月耳鄭玄亦以爲然王肅以爲舜時三辰即畫於
五會者合衆之謂下云以五彩繪之於五色作服知會謂五
之尊不宜施於器物也周禮有山龍句章也周禮有山龍句章
日龍象也高者鄭玄皆以爲然王肅以爲舜時三辰即畫於
云龍象也高者鄭玄皆以爲然王肅以爲舜時三辰即畫於
記云火正謂雲龍也○正義曰○詩云魚在在藻也○鄭玄亦以
所說也○若果冰者○物之在藻也○鄭玄亦以爲然王肅以爲
云芥謂之編藻云○正義曰○詩云魚在在藻也○鄭玄亦以爲
爲天與海謂之編藻云○正義曰○詩云魚在在藻也○鄭玄亦
考工記文也○計此所陳者○述祭而祭○祭而祭○祭而祭○祭
蒙草華也○推則合華爲一○周禮有山龍句章也○周禮有山
無方華也○推則合華爲一○周禮有山龍句章也○周禮有山
取者惡相背鄭玄云會說者○祭而祭○祭而祭○祭而祭○祭
辰自日月至會說者○祭而祭○祭而祭○祭而祭○祭而祭○祭
虎爲新新試以宗彝爲虎也○此經所云凡十二等者○祭而祭
具引此文乃云此古天子冕服十二章以爲龍也○祭而祭○祭
者則以所罰威之當罪其身也此等皆彼臣之所為以爲言
云左行手取耳聽目視身雖百體四者皆彼臣之所為以爲言
而後教之故云助我所有之民欲富而教之也立君子所以
其言不異○傳云○吾施教化爲之○正義曰○設云○四明衣
之○傳云○天下治象物制聚蓋因黃帝以禮未制者謂欲
垂衣裳而天下治象物制聚蓋因黃帝以禮未制者謂欲
委務傳言此者上得辰三辰游樂上三辰游樂上三辰游樂
日月所會十二次也星辰異者彼辰日辰日辰日辰日辰日
之辰非有形容可畫且左傳云辰異者彼辰日辰日辰日辰日
魏天則推焉維五色象草華也日月令五星盡北斗也草華
又言周旋者左傳言三辰游樂上三辰游樂上三辰游樂
云天子服日月而下則三辰游樂上三辰游樂上三辰游樂
期所盡自龍已下畫於衣服也據此記文曰日月星辰之
星所盡自龍已下畫於衣服也據此記文曰日月星辰之
之衣畫日月耳鄭玄亦以爲然王肅以爲舜時三辰即畫於
五會者合衆之謂下云以五彩繪之於五色作服知會謂五
之尊不宜施於器物也周禮有山龍句章也周禮有山龍句章
日龍象也高者鄭玄皆以爲然王肅以爲舜時三辰即畫於
云龍象也高者鄭玄皆以爲然王肅以爲舜時三辰即畫於
記云火正謂雲龍也○正義曰○詩云魚在在藻也○鄭玄亦以
所說也○若果冰者○物之在藻也○鄭玄亦以爲然王肅以爲
云芥謂之編藻云○正義曰○詩云魚在在藻也○鄭玄亦以爲
爲天與海謂之編藻云○正義曰○詩云魚在在藻也○鄭玄亦
考工記文也○計此所陳者○述祭而祭○祭而祭○祭而祭○祭
蒙草華也○推則合華爲一○周禮有山龍句章也○周禮有山
無方華也○推則合華爲一○周禮有山龍句章也○周禮有山
取者惡相背鄭玄云會說者○祭而祭○祭而祭○祭而祭○祭
辰自日月至會說者○祭而祭○祭而祭○祭而祭○祭而祭○祭
虎爲新新試以宗彝爲虎也○此經所云凡十二等者○祭而祭
具引此文乃云此古天子冕服十二章以爲龍也○祭而祭○祭

三原卷五

正士以三偶對豹後二正鄭玄注云五正者五采中矣次白次黃次青次赤次黑次黃次青次赤次黑次黃次青次赤次黑

此實射之候也鄭以實射三候步數以成約士十弓書以鹿家餘侯射則無文五十弓即侯身高一丈射者射之云天

能候白賓諸候赤賓大夫布後書以鹿家餘侯射則無文五十弓即侯身高一丈射者射之云天

言以納之共正生也傳曰書讀其非亦是小道者也欲至生說上三者侯以下以記之書用職故君臣試其射與

日言承之用之謂此義理或在人君也若夫言謂天下民必至其至於道即賢者故承用之而任官也傳天下至威之則

威之而罪其身也臣道必小故謂禹曰俞哉帝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蒼生先天之下至于海隅蒼生先天之下至于海隅蒼生

惟帝時舉敷納以言明庶以功車服以庸其言明也萬國其功其勞其善其惡其用其使陳布誰敢不讓敢不敬應賢是

用善下符敬應上命而帝不時敷同日奏同功其言明也萬國其功其勞其善其惡其用其使陳布誰敢不讓敢不敬應賢是

五善反字又作儼唐是作罔晝夜額額微熾而為無功以賢德也位優劣共流就無若丹朱儼惟慢遊是好丹朱之

於無水陸能行舟言無度華運於家要予創着時娶于塗山辛壬癸甲創德也塗山國名德丹朱之暴辛日娶妻至于甲

妾氣用是經其世不得嗣於徒見反予創着時娶于塗山辛壬癸甲創德也塗山國名德丹朱之暴辛日娶妻至于甲

啓呱呱而泣予弗子惟荒度土功啓禹子也禹治水過門不入獨啓泣鄭將更反度徒之以大弼成五服至于五千州十有

二師于五千馮云面五千百里萬里鄭云五服已五千又獨成萬里州十有二師二千五百人為師鄭云師長也委

念哉外薄四海咸建五長治以獎帝室薄諸各反揀扶各反長丁方伯謂之五長官以相統各迪有功苗頑弗即工帝其

然既帝之任可謂者甚敷也帝當就天之下旁至四海之隅蕭然生草木之功有文序敬不念字各迪有功苗頑弗即工帝其

官不妄試之明厥人所能也帝當就天之下旁至四海之隅蕭然生草木之功有文序敬不念字各迪有功苗頑弗即工帝其

是其所為也此惡乎心而後無功之故大既之無休又無水而陸地舟車之便惟德之也其所以能者帝之德也

其不暇入功者州有惟二治各期三士之功故也必山之國無水而陸地舟車之便惟德之也其所以能者帝之德也

行所履也為州有惟二治各期三士之功故也必山之國無水而陸地舟車之便惟德之也其所以能者帝之德也

此皆為行我德是汝治水之功惟四能故也我必山之國無水而陸地舟車之便惟德之也其所以能者帝之德也

是亦為行我德是汝治水之功惟四能故也我必山之國無水而陸地舟車之便惟德之也其所以能者帝之德也

是亦為行我德是汝治水之功惟四能故也我必山之國無水而陸地舟車之便惟德之也其所以能者帝之德也

是亦為行我德是汝治水之功惟四能故也我必山之國無水而陸地舟車之便惟德之也其所以能者帝之德也

是亦為行我德是汝治水之功惟四能故也我必山之國無水而陸地舟車之便惟德之也其所以能者帝之德也

是亦為行我德是汝治水之功惟四能故也我必山之國無水而陸地舟車之便惟德之也其所以能者帝之德也

是亦為行我德是汝治水之功惟四能故也我必山之國無水而陸地舟車之便惟德之也其所以能者帝之德也

是亦為行我德是汝治水之功惟四能故也我必山之國無水而陸地舟車之便惟德之也其所以能者帝之德也

是亦為行我德是汝治水之功惟四能故也我必山之國無水而陸地舟車之便惟德之也其所以能者帝之德也

是亦為行我德是汝治水之功惟四能故也我必山之國無水而陸地舟車之便惟德之也其所以能者帝之德也

是亦為行我德是汝治水之功惟四能故也我必山之國無水而陸地舟車之便惟德之也其所以能者帝之德也

是亦為行我德是汝治水之功惟四能故也我必山之國無水而陸地舟車之便惟德之也其所以能者帝之德也

是亦為行我德是汝治水之功惟四能故也我必山之國無水而陸地舟車之便惟德之也其所以能者帝之德也

是亦為行我德是汝治水之功惟四能故也我必山之國無水而陸地舟車之便惟德之也其所以能者帝之德也

或五服帝念萬功故因美草陶吉禹既新威五股四至其國於其四方曰舉刑九德考績之在天下故又於四方
 惟明也水出焉此大禹功於禹景記舉禹之功與大禹法無所施若舉刑九德考績之在天下故又於四方
 行其德以考其功績亦由是而記舉禹之功與大禹法無所施若舉刑九德考績之在天下故又於四方
 德以考其功績亦由是而記舉禹之功與大禹法無所施若舉刑九德考績之在天下故又於四方
 所以止樂也其功績亦由是而記舉禹之功與大禹法無所施若舉刑九德考績之在天下故又於四方
 康許也其功績亦由是而記舉禹之功與大禹法無所施若舉刑九德考績之在天下故又於四方
 金反若廣寶在位羣后德讓侯助焉者其德也其功績亦由是而記舉禹之功與大禹法無所施若舉刑九德考績之在天下故又於四方
 舞廉尹允諧九成鳳皇來儀備舞九章言鳥獸孔昭以爲自也其功績亦由是而記舉禹之功與大禹法無所施若舉刑九德考績之在天下故又於四方
 之於賓擊丹未者君在於治長樂九章言鳥獸孔昭以爲自也其功績亦由是而記舉禹之功與大禹法無所施若舉刑九德考績之在天下故又於四方
 委又曰嗚呼歎矣作樂之美大聖其石管小指其石管百吹相率而舞鳥獸感德如吹竹管長信皆和諧矣言樂之用也
 云祝也長尺也其功績亦由是而記舉禹之功與大禹法無所施若舉刑九德考績之在天下故又於四方
 以祝也長尺也其功績亦由是而記舉禹之功與大禹法無所施若舉刑九德考績之在天下故又於四方
 格也其功績亦由是而記舉禹之功與大禹法無所施若舉刑九德考績之在天下故又於四方
 記也其功績亦由是而記舉禹之功與大禹法無所施若舉刑九德考績之在天下故又於四方
 來也其功績亦由是而記舉禹之功與大禹法無所施若舉刑九德考績之在天下故又於四方
 與也其功績亦由是而記舉禹之功與大禹法無所施若舉刑九德考績之在天下故又於四方
 博也其功績亦由是而記舉禹之功與大禹法無所施若舉刑九德考績之在天下故又於四方
 信也其功績亦由是而記舉禹之功與大禹法無所施若舉刑九德考績之在天下故又於四方
 先也其功績亦由是而記舉禹之功與大禹法無所施若舉刑九德考績之在天下故又於四方
 故也其功績亦由是而記舉禹之功與大禹法無所施若舉刑九德考績之在天下故又於四方
 兩見其文也其功績亦由是而記舉禹之功與大禹法無所施若舉刑九德考績之在天下故又於四方

以此備成帝欽必先君後臣敬事乃安誠以此言或其義也○博義至申成○正義曰孔以董器為細碎無大略事以
董建德聚小小之事以亂大政皆是以意言耳君無大略則不能任賢功不見知則臣皆懈惰萬事墮廢其功不成故又
敬以備成也臣事萬
事為義同而文變耳

附釋音尚書注疏卷第五

尚書注疏校勘記卷一

尚書正義序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奉勅撰

文所影宋本此行在尚書正義第一卷之下蓋唐時先宋時

單疏明行序文當列正義第一卷之首今序文既列為一

則連下宜有等字以正義第一卷之下蓋唐時先宋時

不當有等字序云先君宣父此孔氏之詞非他人所得通用

古之正者 案正當作王

估釋注文 補註云估疑姑字誤○按估疑姑字誤

謹其銓敘 按莊應作估

尚書注疏卷第一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等奉勅撰

宋本首有尚書正義第一七字連下無等字正義下

或作注疏卷第一七字連下無等字正義下

尚書序 足利古本作古文尚書序

言序述尚書起 闕本明監本同案本起下有記字補註

作結編而為罔罟 闕本明監本同案本罔作網

易繫辭上 按上當作云

循飛七也 宋本正德本同毛本飛作翬

流訖十也 宋本正德本同毛本流訖改作疏訖案此本

背文曰義風文曰順 補註云義背字互誤疏訖順○按

阮元撰盧宜旬摘錄

義及周禮疏引並可證惟據雅引作觀文曰禮王念孫

云爾字與下禮文曰仁禮文曰信為韻若作禮則失其

與孔子同 按子當作君

言及便稱 宋本同案便稱二字當刪

案左傳上有三墳五典 宋本上作止是也

案周禮小史職掌三皇五帝之書 補註云外誤小是也

又云五帝坐 案坐當作坐

何燒人說者以為伏犧之前 補註云何疑又字誤

僞極子 補註云職誤僞

舜非三王 皇宋本十行闕本俱作王

曰非帝如也 宋本闕本明監本如下俱有何字案有者是

此案於左傳亦或謂之案 宋本下案字作案按案字是

八索 陸氏曰索所自反徐音素本或作素

備覽之者不一 闕本之者作者之韻師古注認正俗曰孔安

稽之類文備覽者之不一 闕本之者作者之韻師古注認正俗曰孔安

之人備言學者爾蓋思後之讀史爾者以其類文不能專一

而生理說故制定之凡此數句文對自明其為易絕然後之

的本文語更凡淺又不屬對亦為妄矣今有謂宋時書不被

殺梁以為魯襄公二十一年冬十一月庚子孔子生 補

云十月誤十一月許案彥曰公羊釋文云一本作十一

詩有序三百一十一篇浦鍾云有序字當誤倒疾○或序下脫者字

全者三百五篇浦鍾云全當今字誤下當脫存字○按全謂鼎彝存地非誤

於秘府而見為開本明監本同案為當作焉

別云述之以為除九印浦鍾云之疑者字誤

更有書以述之浦鍾云更上疑脫非字

足以垂世立教文選李善注本無立字

使小史掌之浦鍾云外誤小是也

而禹身事受禪之後無入夏書之言浦鍾云禮說言從後典下藏校許

宗彥日事乃自字之誤言禹所言皆在受禪以前入於夏書自受禪後更無人夏書之言也下與典下疏同此義

所以恢宏至道示人主以軌範也文選李善本無主字

反遭秦始皇波除之浦鍾云反當及字誤○按當又字誤

悉詣守尉親燒之宋本監本親作雖是也

又衛宏古文奇字序後玉裁云編古注儒林傳引此作衛宏詔定古文奇書

於是詔太常使掌故臣彙錯往受之監本無臣字浦鍾

其後兵火起流案疏下當有亡字

使讀說之按文選注讀作讀

但伏生雖無此一篇宋本一作三按一字非也

尚書注疏校勘記卷二

尚書注疏卷第二古本作尚書卷第一古文尚書卷第一虞書孔氏傳宋板作尚書正義卷第二屬

宣帝泰和元年宋本闕本同毛本泰和作本始案所改是也

為隸古定更以竹簡寫之匡謬正俗曰言以孔氏壁中科斗文字依傍伏生口傳說者考校改定之易科斗以隸古字定說更別以竹簡寫之非復古文也

近世漢學乃改隸古定為隸古字非也按直云隸古即是隸古字於理可知無所闕少定者為定記耳今先代舊本皆為隸古定不為古字也

益稷合於皋陶謨陸氏曰舉本作咎爾本作蘇

盤庚三篇合為一篇陸氏曰盤本又作脫○按周禮司龜注作盤庚三篇合為一篇陸氏曰古本後人旁記云異本摩作磨按

其餘錯亂摩滅山井鼎曰古本後人旁記云異本摩作磨按磨字說文所無

弗可復知弗文選李善本作不

曾多伏生二十五篇者闕本同毛本曾作增案增字是也

及以王若曰庶邦亦誤矣浦鍾云及當乃字誤

亦壁內古文而合者毛本下着字作也

傳子孫孫諸本俱作傳之子孫

宜各以其本篇相從附近闕本明監本同毛本宜上有此序二字案有者是也

即詔丞相劉屈氂闕本同明監本毛本屈作楚按屈字非也

太子看長安因與關毛本看作輝因作四案所改是也

奔湖關自殺宋本明監本同毛本關作遂山井鼎曰作遂似是○按湖地名也作湖關者始因覺關面誤

尚書注疏卷第一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國子臣孔穎達奉勅撰古文尚書卷第一○按釋文選曰卷第一卷之一虞書孔氏傳忠

石裡二典爲安國序同卷無尙書卷第一五字自第二卷以後乃始有之每篇篇名上俱無古文尙書四字岳本無古
文尙書四字餘俱與古本同按卷數當依釋文記於篇數之下其篇名上當依正義及足利古本加古文尙書四字首行
題尙書卷第幾後人所增可刪安國序當依唐石經與二
典同卷

堯典第一

泰誓八篇誓也 泰當作泰

取其徒而立功 徒當作徒

與畢命之類 宋本同毛本命誤作公

本無尙書之題也 補註云尙當夏字誤按補校是也

莊八年左傳云夏書曰 爾本明監本同宋本毛本云作

肆命二十 宋本肆命作伊陟 按鄭注本無伊陟宋本

泰誓竝無此文 宋本無泰誓二字按無泰誓二字則謂

誓二字則謂釋傳所引泰誓皆不見於漢之泰誓也二

義並通泰誓蓋引馬序云吾見書傳多矣所引泰誓

而不在泰誓者甚多則此處宜有泰誓二字

我先師棘子下生安國亦好此學 按子字衍文

宅嶠夷爲宅嶠 宋本嶠作嶠 按段玉裁云嶠嶠即

也廣韻六韻云嶠嶠山名嶠嶠夷嶠嶠嶠嶠嶠嶠嶠嶠

之地又十二齊亦有嶠字引字林云嶠名然則夷嶠嶠

三字通用

心腹腎腸曰憂腎腸 孫志祖云憂腎腸三字乃優賢傳

及左思魏都賦又隸釋載漢成陽令唐扶嶠亦有優賢

言聖德之遠著 古本下有也字案古本尙未有也字者甚
多不可解或謂氏家訓書云爾曰也是語
已及助句之辭河北經傳悉略此字有不可解者如伯也
秩交於載也語之類他則此文頗成廢闕又有俗學隨
傳申時頌也字雖以意加之每不得所益誠可笑是此字
已經後人任意增損今不悉校

但遂同天之名 宋本同毛本遂作匡闕本初本作遂後

三皇無爲而同天 岳本闕本明監本同毛本皇作王

能順考古道而行之者帝堯 古本能有言字堯下有也

惟賢尙善曰讓 岳本惟作推案推字是也闕本以下並

尙不尙上 岳本宋本不作下案下字是也闕本以下並

皆變化化上 岳本闕本莫傳同毛本下化字作從又古本

是以風俗大和 化下有今字按今或是合字之誤

昭然而明顯矣 岳本宋本則作顯闕本以下同

然則後德謂有德又 宋本又作人是也

故知謂天下眾人皆變化化上 宋本闕本同毛本化作

句 按疏釋經云其萬國之眾人於是變化從上噴此

敬授人時 古本本人作民注同按唐以前引此句末有不作民

知孔疏所據者疏云敬授下人以天時之早晚下民也

開歲石經以彼帝壽至今與食食故作時傳日惟當敬授民

時此未經改竄者

世掌天地四時之官 史記集解集四時二字按疏意似未

平秩南政 按史記便程用講集解引孔安國曰訓化也案釋
于偶反然則史文及注皆當作今作訓非也至孔本經傳
亦皆當作若經文本是說字可得云安國強訓學又經
音辨人部云訓化也音訓平秩南政蓋古文偶訓通解漢
書王莽傳亦作前偶○按今本史記爲作訓者安依圖包所
改尙書說詳段玉裁撰異

四時同之 纂傳時作方

寅饒納日 按饒讀羣經音辨作饒內○福釋文校顯記段玉
謂爲饒也案羣經音義本都云饒送也饒也饒書凌內日

西方萬物成 上古本有成字

助成物 古本作助成萬物也宋本岳本作助成物也

毛更生整理 古本毛下有拜字

北稱幽則南稱明 宋本則作都按則字非也

鳥獸皆生而蟲細毛以自溫焉 岳本闕本明監本毛本而
或作聞音備是作而字誤也又宋板無焉字與疏標題不
合

帝曰咨汝叢暨和 故古本作文下皆同

碁三百有六旬 唐石經纂傳碁與作期異傳注同

匪四時曰碁 古本宋本俱作逆按逆匪重俗而字

釐治 古本治作理下治百官同

於時苗稼已殖 宋板已作以按已以古多通用

其後三苗復九黎之惡 宋本闕本同毛本惡作惡按作
惡與國語楚語異

揚子法言云 監本同闕本標從本作揚按揚子雲之揚
從木不從才說詳段玉裁尙書撰異闕本

亦從本是也

據世掌之文 宋本據作是

火掌爲地 按詩檜風正義引鄭志作火富爲地

何有罪而誅 爾雅云何疑誅字誤許宗彥云何字絕句

黎言地以屬人 闕本同毛本言作司業所改是也

推舉一星之中 宋本據作惟

而日從谷之出也 宋本闕本纂傳重同毛本之作以

特言東作 宋本同岳本闕本毛本特作時案作特非也

以此而從送入日也 闕本明監本同毛本人日作日人
案人已誤倒也

互者明也 岳本者作著案著字是也闕本宋誤作者

斗牛在午 闕本明監本同毛本午作文

故重明之 補錄云此下當脫日理至三補傳疏內有西
方七宿則昂爲中故昂爲白虎之中星計仲
冬日在十人於申酉地則初昏之陽奎集在午胃卯在
巳畢廣參在辰四十五字餘無攷

周天二百六十五度四分之度之一也 宋本二作三三字是
也闕本以下皆不誤

有日分三百四十八 宋本同毛本日作餘按餘字是也

雖爲歲日殘分所減 闕本明監本同毛本日作月

以二百三日亦爲二百六日 按以字下疑疑并字

蕩蕩言之奔突 闕本同毛本之作本是也

有能治者將使之 古本作有能治者將使治也

方命圮族 按羣經音辨口說云口說也甫安切書口命圮族

好此方名毛氏曰此作此誤。按纂傳作此與毛故合又志祖云疏兩言好此方面之名本皆當改爲此。本亦誤作此。

异已也退也古本作异已也。已退也。宋板插本史記正義異著明纂傳疑後人妄改。

無成乃退古本作無成功乃退也。

帝曰瞻咨若于至九載績用弗成宋板作帝曰瞻咨至弗成。

繇治水九載九下宋板空一字。

其常聞諸先達宋板當作常。

蕩然惟有水耳宋板蕩然作蕩蕩然。是也。

年取千穀一熟也宋本闕本同毛本末作宋按說文年字從禾千聲故義取禾熟也。

願亦因縣宋板願作願。

尚書注疏校勘記卷三

尚書注疏卷第三宋板同古本作古文尚書舜典第二虞書有數篇每篇題同此宋板卷數同今本其所分少有不同今詳注疏或作正義之等。宋不一又舜典以下無古文尚書四字應以古本爲正也。按十行本舜典上亦無古文尚書四字每篇題孔氏傳下各有孔氏疏。疏四字未知宋板如是否。

舜典第二 虞書扶舜典傳乃彼方與所上梅顧志無詳見正義及釋文此亦有闕古本異同故識之。

似其繼世相傳宋板似作似。

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協于帝陸氏曰此十二字是堯方與

聞乃命以位凡二十八字○按方與奏上孔傳不容或有異

心不則德義之經爲頑古本則作則。本此句下有口不道。忠信之言爲。九字按前。傳云言不忠信爲。傳例一調不聖出。本恐非。

否古今不字補。云當作否不古。今字。虛文。強云當作也。又前疏云。禁字古今同耳。亦此例。

令其在側陋者宋板令作今。

人可使由之宋板同毛本人作民。

此經尤指舜身宋本尤作先是也。

孔據古今別卷按今字當作文。

故傳倒文以曉民浦。云。民。恐。明。誤。當。屬。下。句。是。也。

尚書注疏卷第二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本疑經文疏百以下十六字及傳三十六字又後人所加明

事見釋文序錄不可謂也。領。有。以。下。十六。字。或。劉。氏。所。增。

耳。或。問。陸。氏。著。釋。文。時。已。知。世。有。劉。沈。伯。乎。曰。隋。文。帝。得。舜。

末。混。一。陸。氏。或。遠。聞。其。說。筆。之。於。書。也。

信允塞上下古本作充塞。因。我。于。上。下。也。岳。本。作。信。充。塞。上。下。按。古。本。因。表。與。蓋。說。不。合。允。字。作。充。

豫章內史梅賾纂傳續作顧。

聞天朝聞本明監本毛本聞上有升字。

詩毛傳訓塞爲實實監本誤作實。

叔約 爾雅釋文約下有季禮二字此誤脫也

格汝舜 故古本作女

不能嗣成帝位 彙傳故作承

是五者司為一事 屈本司作同

自我五典五惇哉 宋板同毛本自作類換動字是也

懋猷 毛本懋改作熇非也

傳麓錄至於天 與本明監本同毛本天作大弄也

書傳稱越常之使久矣 與本同毛本常作義乘說文常是義之正字詩小雅麥離與義

諸及匠工三正義皆引作常

王者正天文之器 故本闕本纂補王作王是也

以審已當天心與否 古本作以政審已當天心與否也

王云上帝天也 山井則曰此以下二十二字釋文混入于

星也 古本星下有辰字

麟五瑞 按麟古文作麟見庚書倪寬傳注

班瑞于羣后 古本瑞上有五字

是為王者正天文之器也 闕本王作王按作王是也毛

乃日月見四岳及羣牧 屈本日月作日日按日且是也

今史所用假蓋銅儀 宋板今作令

猶那之裏黃 毛本裏作裏按陳師凱曰管志及孔疏裏

又其南十二度為夏至之日道 宋板闕本裏傳同毛本

耻中丞象之 毛本耻作獸是也

王蕩 毛本蕩作蕩是也

江南宋元嘉年 潘望云中誤年○按王南忽西引亦作

今在太史書矣 盧文弨云書當作著○按當作臺

衡長八尺 此下雙傳有孔徑一寸四字按正義前引蔡

樂銅儀亦衡長八尺遠凡增此四字而纂傳承其誤

有而下者祭百神 屈本面作天是也闕本以下皆不誤

而傳之類謂攝位事類者 盧文弨云之當作云是也

經之言禮 闕本明監本同毛本下禮字作禮是也

幽榮 纂傳榮作宗與記合下同○按依說文當作榮

司馬彪又上表云 盧文弨云云字疑衍○按疏中住注

九字疑是小住否則云字當在已意下

東岳諸侯竟內名山大川 岳本闕本纂補同毛本竟作境

二生 按俄禮士昏記疏引尚書云三冊二生一死擊宋單疏

志上引此經俱作二牲是與世經文如此孔傳古本蓋不作

在賈疏所引尚存其舊今經及賈疏俱作生古本遂渾矣○

按史記封禪書漢書郊祀志並作牲

各使陳進治禮之言 古本闕本明監本同與闕本禮作禮

白虎通云王者所以巡狩者也 盧文弨疏鑿皆云也當

謂其牲幣黍盛邊豆爵獻之數 毛本幣作幣

兩銖之爲兩宋板同本同毛本無銖字山并累日漢元

以軍禮同邦國宋板同毛本作國按作同是也

上去歲二月東巡守毛本去作云去字誤也

此事不必然也盧文弨云不必疑倒○按下文壽謂此官名爲朕處其義必不然也語勢止同

壁十有二州壁唐石經作壁後益同不悉按

每州之名山殊大者古本者作之按謂云特舉其名是殊大之也則作之爲是

以作爲治官事之刑宋板同本同毛本作作職案觀字

惟刑之恤哉匡謬正俗曰惟也蓋語之徒編書云惟三月歲生纓惟十有三記王訪于箕子之類是也古文皆惟字今文尙書易爲惟音義並同

流共工于幽州按說文無幽字水中之地本只作州後人加水相沿已久惟此句不可作州觀孔疏直以十二州之幽州釋之則孔氏所據之經作州與孟子同若作州則似別有一地名爲幽州矣孔傳云水中可居者曰州此蓋以釋州字之義厥不於華十有二州釋之而釋之於此亦不可解

水中可居者曰州同本同岳本州作州當是岳本誤下幽

每州以一大山爲鎮宋板州上亦有一字簡本明監本並無毛本州上有一字大上無

正義曰寬宥周語文補遺云宥寬字誤例

此轅爲毛本此作比馬下有重字是也

周禮解狼氏同本同毛本當作狼案風禮條狼氏杜子春云條讀爲狼器之聲因改而爲條此正

美例也作條誤

大隨造律山并累曰隨恐所誤○按此說非也唐人書

治氏爲殺矢案治當作治同本亦誤

樂氏爲重岳本重作量案量字是也同本明監本並誤

呂刑已用言岳本用作明是也同本明監本並誤

是肆爰殺也皆爰過也岳本爰並作爲是也同本明監本並誤

總言用刑之弊岳本罪作變是也同本明監本並誤

共在一洲之上宋板同毛本洲作州

堯死壽一百一十七歲古本岳本宋板死作凡岳本宋板壽上一字襄傳並作歲

若其不能安近按若疑當作若

欲令遠言皆安也案言當作近與下據遠言之互易而誤也

故據遠近之宋板襄傳近作言按言字是也與上互誤

禹代鯀爲宗伯岳本宗作崇是也同本亦誤

爲拜乃稽首暴傳其作禹是也

帝曰棄案唐石經作弃後重同

言無教所致古本作无教之致也岳本作言無教之致

有士師嚮士等補遺云嚮誤嚮

議能議費同本議能下有議功二字案所補是也

致傳言卑陶能明信五刑宋板致作故按致非也

知垂所讓囚人按垂下脫益字

深夜乃臥宋板深夜作夜深

謂元子以下至卿大夫子弟古本謂上有于字元作天弟下有也字按釋文王云賢子國子也馬云賢長也教長天下之子弟如馬氏說則教育二字連文字字單出謂教長此子也如王氏說則教字單

出實于二字連文謂教此國子也孔傳云教長禮于國子
二字取諸王教長二字則孔意亦教長禮于國子
單出也上文所謂貴長也者乃長義之長非長幼之長當
從古本謂上加于字為是然以識考之則孔謂禮于國
說又按賈誼長義曰教者子然則古書有焉本亦必
賈子使倫善也賈書曰教者子然則古書有焉本亦必
作有故謂作長長即養也陸氏未註明謂失檢耳則孔
於文則從王於漢則從馬為奉率後人誤解長字妄刪
于字觀此之由

剛失之虛簡失之傲 兩之字古本係宋板墨傅俱作人
前虛簡易之失人於傲 兩之字古本係宋板墨傅俱作人
義未洽

歌咏其義以長其言 景傳咏作承按永明與長其言意
詞承為長正恐人誤認傳之咏字為釋經之承也

聲依永 永古本作詠按古本此句作詠上句不作詠蓋字有
虛實動靜之別定本當皆作永耳

我今命女典掌樂事

高書注疏校勘記卷四
尚書注疏卷第四 宋板問古本作尚書卷第二古文尚書大
低二字與十行本不同又或題注疏或題正義參差互見以
後惟出題正義者

大禹謨第三 虞書

皋陶矢厥謨 陸氏曰矢本又作夫虛文強云附天文志在矢
天下安寧 古本寧下有也字固本無寧字按岳本與疏合

傳攸所至下安 安下宋板有寧字山井巖曰當作攸所
惟影 顏氏家訓書證曰尚書曰惟景贊則禮云土圭測
景景朝景夕孟子曰國景失形莊子曰西兩景如

各生其竅厚薄均者 按各字疑衍或各字之誤

還十二月之音氣也 宋板無述字

即疾 毛本雙作聖是也
汝各當敬其職事哉 汝宋板作等屬上句
成王在於汝 宋板王作主毛本作之

九歲 歲古本作載

分北流之 古本分上有並字共作育按疏意似亦作育

舜薦禹於天子十七年 毛本十作十有是也闕本亦誤

養飮 膳石經彙从木岳本闕本明監本同注疏同○按彙即
植攝字也今注疏本皆作採从禾非也

各為其官 盧文弨云為依注是設字

左傳言橋師者 闕本同毛本橋作橋

尚書注疏卷第三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此等字皆當為尤象之景凡陰景者因尤而生故物為景惟
雨子呼為景注疏云景注掛景是也至晉世為洪字充
後始加多音於景反而世間輒改治尚書周禮莊孟從高洪
字其為失矣

儆戒無虞 按朱子曰儆與警同古文作敬國元改今文

言天子常我慎 毛本我作戒是也

或寡令終 或下宋板空一字

厥倦萬機 機岳本作機

信出謂始發於心 宋板闕本明監本同毛本信作言下
言出謂○蒙毛本下言出言字似挖

去人傍

民皆命於大中之道

毛本命作合是也

俾予從欲以治

諸本同毛本欲誤作教

刑無所用

按云四字疑在下與前經期義別之下○此謂爲與前經期義別而論語所

謂勝技夫殺矣

三句當是疏內小注

帝曰來禹降水

石經考文提要云坊本作澤水浩蔡沈

舜而夏傳引朱子

則曰降水洪水也古文作澤與蔡傳相反

民叛之

古本叛作畔監本誤作判

百人無主

宋板同毛本人作姓

惟先蔽志

孫志云左傳克十八年引夏書官占惟能蔽志

所見本與今同

則疑其先字後人以意改也○先字疑本是克字後人反割誤本尚書改之

然請卜不請筮者

宋板恐下空一字

故言順帝之初

宋板闕本明監本同毛本言上敷故字

奉行帝之事故

浦鑿云故事誤例

數于王誅

葉傳誅作法是也

不循帝道

葉傳帝作帝是也

命禹討之

葉傳禹作汝

民棄不保

岳本棄作奔

言民叛天災之

古本叛下有之字

奉辭罰罪

宋板岳本闕本葉傳本同唐石經誤作伐明監本

古本作罰罪

古本作舉皆古今字

此則氏迷之狀也

葉氏當昏之謂毛本正作昏

變變齋慄

唐石經岳本闕本葉傳本同明監本毛本齊作

蓋陸氏鼎

古文而石經則從今文也

往至于田

宋板往下空一字

恭敬以事見父警賤

宋板事下空一字

何爲然也

宋板然上有其字是也

事替同耳

宋本替作勢是也

覆動上天

許宗彥云當作覆上動天

神覆動天

許宗彥曰神字衍○按神疑作祇

卑陶謨第四

虞書

夫典謨

岳本無夫字按釋文云夫音扶明有夫字岳本誤

佞人亂真

古本真作德按德古作惠形近之誤

亦言其人有德

唐石經無人字與史記夏本紀同○按石經

獨異於今本也

今注疏本則沿舊例本也唐石經摩去重刻者多同於今此

必言其所行某某事

以爲驗史記集解作必言其所行

彼言剛失之虐

宋板之作人與舜典傳古本台下之儀

是爲強貌也

毛本說作毅是也闕本亦誤

翁和也 毛本和作合是也闕本亦誤

百僚師師 陸氏曰說本又作寮○按依說文當作寮尙省作寮

庶績其凝 按鞏經音辨冰尚書古文類字熟則此經其凝古文作庶冰

故稱家 家上集傳有有字

謂天子也任之所能 漢楚云也疑各字謂之疑其字義是也

堯典敬授民時 宋板堯上有即字是也

自我五禮有庸哉 古本有作五技疏云上言五禮此言五庸疑孔氏所見本亦作五庸與鳥本同○按古本多竊取釋文正義爲之此其謬也

五服五章故 章古本作彰

尊卑彩章各異 岳本纂傳彩作采○按采彩古今字

尚書注疏卷第五

益稷第五 虞書

又合此篇於皋陶謬 岳本譯作謬毛本同案譯字誤

因卑陶謬九德 宋板岳本謬作譯毛本作謬纂傳亦是謬字

使亦陳當言 古本當上有其字陸氏曰當本亦作謹

開通道路以治水也 古本也上有之字山升鼎曰崇禎本也字細書與釋文混雜也○案監本

誤同毛本亦然

瀟水深之 晏謂瀟水作賦瀟

魚鹽徙山林木徙川澤 古本木上有竹字盧文弨云依疏當以林木從則澤爲句不必增竹

鄭元以爲井上之禮 補錄云之當與字誤

自我民明威 威古本作畏山井鼎曰古字通用王應麟曰古包所改當從古○按王所云古文即末文道家本也多不足據

徒亦贊奏上古行事而言之 宋板無而字

非已知思而所自能 宋板闕本同毛本思作天

襄之言暢 盧文弨云王伯厚鄭注尚書言暢作言暢注襄之一作暢下暢本作暢毛本作暢似與王所見本合○按鄭注尚書乃惠棟所暢託名王伯厚者

暢我忠言而已 宋板同毛本暢作暢

尚書注疏卷第四

字

精神昏替迷或 毛本或作惑

意在救人難危之厄 宋板難作難是也

故舉難得食處以言之 宋板同嘉靖本闕本食之作之

願命以待帝志 古本宋板命上有天字

言惡以刑好也 闕本同毛本難作形則字誤也

藻火粉米 陸氏曰藻本又作藻米徐本作祥音米

汝當聽審之 晏謂聽審作審聽之古本作也

侯以明之 石經侯字偏寫于右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當誦詩以納諫 古本岳本宋板傳當作享按當字非也

當是正其義而颺道之 古本岳傳道作導按釋文無音作導為是之古本作也

否則威之 威古本作畏

書其過者以識 宋板議下有識字毛本作以識之

易辭云 宋板易下有擊字是也

彼鄭以備祭天之諸神十二次也次亦當祭之 闕本明監本同

毛本攝也次二字○山井肅曰似非宋板與祭祇本同

或當二代天子 宋板二作三

若樂云合度 岳本云作者是也闕本亦誤

若其怠忽 宋板闕本同毛本其作百

古之射侯之士 宋板士作事

熊侯已下同五十弓 闕本明監本疑同毛本熊作諸

明庶以功 古本作試按正義作庶又倍二十七年左傳引

文虞書益禮之屬古文作數納以言明庶以功數作賦庶作試師受不同古字改易耳○按王符潛夫論引亦作賦正與左氏合

以車服旌其能用之 古本之作也

無若丹朱傲 釋文云傲五經反字又作界說文亦部界變也

則作界者古文也

傲虐是作 長本傲作敬按傲也五經反傲也五蓋反傳

明矣釋文又云祥五報反則與上文傲字無別唐石經及近刻皆沿其誤釋氏古文訓兩句俱作界亦非也惟岳本得之

得使天災消沒 闕本明監本同毛本災上有天字

禹朝華臣於會稽 補注云會稽作禹我擊神于會稽之

主故謂之神許宗彦曰鄭答侯遠云欲明守土之記故

軍用外傳內傳諸蓋稱諸侯為擊神明其守土之記也

今書禹傳引鄭注均作擊臣當是後人所改

直謂五國之長耳 宋板謂作是

班爵同 古本岳本宋板班作年與義合○按義傳作班與

言神人治 古本岳本宋板治作治

憂敵之本名為覲 闕本同毛本本作本

鄭元以憂擊鳴球三者 按球衍文

丹朱亦以德讓矣 宋板要補矣作也

言九成致奉 宋板誤作奉

言其始用任賢 宋板用作於

帝拜曰命 古本無帝拜二字

天合奉正天命 宋板闕本同山井肅曰不可解也○按

天合當作人君明監本得之毛本正誤

惟在慎微不忍細事也 宋忍當作忽各本皆不誤

元良首也 毛本元良作元首案元良與釋詁合

傳惡法至其識 毛本識作識是也

令敷願者之 宋板同毛本令作今

西有長庚 釋志風云詩作長庚

惟其有之也

惟其有之也

惟其有之也

惟其有之也

惟其有之也

惟其有之也

惟其有之也

惟其有之也

惟其有之也

惟其有之也

惟其有之也

惟其有之也

惟其有之也

惟其有之也

惟其有之也

惟其有之也

惟其有之也

惟其有之也

惟其有之也

惟其有之也

惟其有之也

惟其有之也

惟其有之也

惟其有之也

惟其有之也

惟其有之也

夏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禹別九州 州郡子云中國黃赤內有九州周公受命風后受圖割地布九隴山濬川思其木深其流若安反任土

作貢 任其土地所有之功其任與之反貢者或作貢王于況反其界其木深其流若安反任土

州之所有其地所有之功其任與之反貢者或作貢王于況反其界其木深其流若安反任土

之所有其地所有之功其任與之反貢者或作貢王于況反其界其木深其流若安反任土

州之所有其地所有之功其任與之反貢者或作貢王于況反其界其木深其流若安反任土

之所有其地所有之功其任與之反貢者或作貢王于況反其界其木深其流若安反任土

州之所有其地所有之功其任與之反貢者或作貢王于況反其界其木深其流若安反任土

之所有其地所有之功其任與之反貢者或作貢王于況反其界其木深其流若安反任土

州之所有其地所有之功其任與之反貢者或作貢王于況反其界其木深其流若安反任土

什一賦土豐病是上之任土而下所賦自一有差降御以差等為之定賦也然一升一降不可常同賦州上出第日賦惟中

州同賦土豐病是上之任土而下所賦自一有差降御以差等為之定賦也然一升一降不可常同賦州上出第日賦惟中

上下出一夫稅通九州下九井乃五一反中夫稅亦反又

中上之并稅一夫則下九井乃五一反中夫稅亦反又

定其如字中肥田之謂也如鄭之肥田非反中夫稅亦反又

孔力高下肥田之謂也如鄭之肥田非反中夫稅亦反又

田土異名實也則謂之恒衛既從大陸既作

細其與此恒衛既從大陸既作

綱也東口與此恒衛既從大陸既作

海也東口與此恒衛既從大陸既作

故也東口與此恒衛既從大陸既作

故也東口與此恒衛既從大陸既作

有也東口與此恒衛既從大陸既作

水也東口與此恒衛既從大陸既作

言也東口與此恒衛既從大陸既作

是也東口與此恒衛既從大陸既作

于也東口與此恒衛既從大陸既作

行也東口與此恒衛既從大陸既作

河也東口與此恒衛既從大陸既作

于也東口與此恒衛既從大陸既作

于也東口與此恒衛既從大陸既作

于也東口與此恒衛既從大陸既作

于也東口與此恒衛既從大陸既作

于也東口與此恒衛既從大陸既作

于也東口與此恒衛既從大陸既作

于也東口與此恒衛既從大陸既作

于也東口與此恒衛既從大陸既作

于也東口與此恒衛既從大陸既作

于也東口與此恒衛既從大陸既作

于也東口與此恒衛既從大陸既作

于也東口與此恒衛既從大陸既作

于也東口與此恒衛既從大陸既作

于也東口與此恒衛既從大陸既作

至東河也李德注爾雅曰徐舒也江兩其氣清性相逐故曰黃黃近也濟河間其氣卑體性信謹故曰兗兗信也淮瀟

必河南其性突舒厥性舒故曰徐舒也李德注爾雅曰徐舒也江兩其氣清性相逐故曰黃黃近也濟河間其氣卑體性信謹故曰兗兗信也淮瀟

故云雍雍也爾雅曰徐舒也李德注爾雅曰徐舒也江兩其氣清性相逐故曰黃黃近也濟河間其氣卑體性信謹故曰兗兗信也淮瀟

胡蘇五鹿六架七騎八傳九河也此是也李德注爾雅曰徐舒也江兩其氣清性相逐故曰黃黃近也濟河間其氣卑體性信謹故曰兗兗信也淮瀟

兗州界平原以此是也李德注爾雅曰徐舒也江兩其氣清性相逐故曰黃黃近也濟河間其氣卑體性信謹故曰兗兗信也淮瀟

故云徒駭太史出使也李德注爾雅曰徐舒也江兩其氣清性相逐故曰黃黃近也濟河間其氣卑體性信謹故曰兗兗信也淮瀟

狗眼折水上下流故曰胡蘇也李德注爾雅曰徐舒也江兩其氣清性相逐故曰黃黃近也濟河間其氣卑體性信謹故曰兗兗信也淮瀟

其故道則名應先有不宜徒駭太史出使也李德注爾雅曰徐舒也江兩其氣清性相逐故曰黃黃近也濟河間其氣卑體性信謹故曰兗兗信也淮瀟

是以北至徒駭其間相去二百餘里許商所居也李德注爾雅曰徐舒也江兩其氣清性相逐故曰黃黃近也濟河間其氣卑體性信謹故曰兗兗信也淮瀟

三河言三縣則徒駭在東光之北也李德注爾雅曰徐舒也江兩其氣清性相逐故曰黃黃近也濟河間其氣卑體性信謹故曰兗兗信也淮瀟

餘六者太史馬頰履登在東光之北也李德注爾雅曰徐舒也江兩其氣清性相逐故曰黃黃近也濟河間其氣卑體性信謹故曰兗兗信也淮瀟

盧公至之同為一河今河間高之北也李德注爾雅曰徐舒也江兩其氣清性相逐故曰黃黃近也濟河間其氣卑體性信謹故曰兗兗信也淮瀟

會同音王於用反沮七餘反李德注爾雅曰徐舒也江兩其氣清性相逐故曰黃黃近也濟河間其氣卑體性信謹故曰兗兗信也淮瀟

桑土既蠶是降宅土李德注爾雅曰徐舒也江兩其氣清性相逐故曰黃黃近也濟河間其氣卑體性信謹故曰兗兗信也淮瀟

於此也計下丘居土諸處皆桑而於此也李德注爾雅曰徐舒也江兩其氣清性相逐故曰黃黃近也濟河間其氣卑體性信謹故曰兗兗信也淮瀟

是於也計下丘居土諸處皆桑而於此也李德注爾雅曰徐舒也江兩其氣清性相逐故曰黃黃近也濟河間其氣卑體性信謹故曰兗兗信也淮瀟

草是茂之說歸是長之也言草則地而美矣而田非上者無下也李德注爾雅曰徐舒也江兩其氣清性相逐故曰黃黃近也濟河間其氣卑體性信謹故曰兗兗信也淮瀟

正後舉州為第九成功其狀亦為第九列也李德注爾雅曰徐舒也江兩其氣清性相逐故曰黃黃近也濟河間其氣卑體性信謹故曰兗兗信也淮瀟

年乃有賦法與他州同也李德注爾雅曰徐舒也江兩其氣清性相逐故曰黃黃近也濟河間其氣卑體性信謹故曰兗兗信也淮瀟

言乃舉馬治本其年也李德注爾雅曰徐舒也江兩其氣清性相逐故曰黃黃近也濟河間其氣卑體性信謹故曰兗兗信也淮瀟

為功而充地宜深林也李德注爾雅曰徐舒也江兩其氣清性相逐故曰黃黃近也濟河間其氣卑體性信謹故曰兗兗信也淮瀟

年而充地宜深林也李德注爾雅曰徐舒也江兩其氣清性相逐故曰黃黃近也濟河間其氣卑體性信謹故曰兗兗信也淮瀟

貢文者地宜深林也李德注爾雅曰徐舒也江兩其氣清性相逐故曰黃黃近也濟河間其氣卑體性信謹故曰兗兗信也淮瀟

賦如具文傳諸縣為細若具水物則非履倫所須蓋恐其損缺故以宜實盛之也李德注爾雅曰徐舒也江兩其氣清性相逐故曰黃黃近也濟河間其氣卑體性信謹故曰兗兗信也淮瀟

賦如具文傳諸縣為細若具水物則非履倫所須蓋恐其損缺故以宜實盛之也李德注爾雅曰徐舒也江兩其氣清性相逐故曰黃黃近也濟河間其氣卑體性信謹故曰兗兗信也淮瀟

賦如具文傳諸縣為細若具水物則非履倫所須蓋恐其損缺故以宜實盛之也李德注爾雅曰徐舒也江兩其氣清性相逐故曰黃黃近也濟河間其氣卑體性信謹故曰兗兗信也淮瀟

賦如具文傳諸縣為細若具水物則非履倫所須蓋恐其損缺故以宜實盛之也李德注爾雅曰徐舒也江兩其氣清性相逐故曰黃黃近也濟河間其氣卑體性信謹故曰兗兗信也淮瀟

賦如具文傳諸縣為細若具水物則非履倫所須蓋恐其損缺故以宜實盛之也李德注爾雅曰徐舒也江兩其氣清性相逐故曰黃黃近也濟河間其氣卑體性信謹故曰兗兗信也淮瀟

賦如具文傳諸縣為細若具水物則非履倫所須蓋恐其損缺故以宜實盛之也李德注爾雅曰徐舒也江兩其氣清性相逐故曰黃黃近也濟河間其氣卑體性信謹故曰兗兗信也淮瀟

賦如具文傳諸縣為細若具水物則非履倫所須蓋恐其損缺故以宜實盛之也李德注爾雅曰徐舒也江兩其氣清性相逐故曰黃黃近也濟河間其氣卑體性信謹故曰兗兗信也淮瀟

賦如具文傳諸縣為細若具水物則非履倫所須蓋恐其損缺故以宜實盛之也李德注爾雅曰徐舒也江兩其氣清性相逐故曰黃黃近也濟河間其氣卑體性信謹故曰兗兗信也淮瀟

廣南南嶺至為懸○正義曰上博海曲譜之屬知此島是南海島上之奕也釋云舟草舍人日凡百草一名舟知

反皮非所覆也○此言是海內服亦非所覆也○此言是海內

史立文不云○此言是海內服亦非所覆也○此言是海內

之屬物而有云○此言是海內服亦非所覆也○此言是海內

也○此言是海內服亦非所覆也○此言是海內

日○此言是海內服亦非所覆也○此言是海內

也○此言是海內服亦非所覆也○此言是海內

也○此言是海內服亦非所覆也○此言是海內

也○此言是海內服亦非所覆也○此言是海內

也○此言是海內服亦非所覆也○此言是海內

也○此言是海內服亦非所覆也○此言是海內

也○此言是海內服亦非所覆也○此言是海內

也○此言是海內服亦非所覆也○此言是海內

也○此言是海內服亦非所覆也○此言是海內

也○此言是海內服亦非所覆也○此言是海內

也○此言是海內服亦非所覆也○此言是海內

也○此言是海內服亦非所覆也○此言是海內

也○此言是海內服亦非所覆也○此言是海內

也○此言是海內服亦非所覆也○此言是海內

也○此言是海內服亦非所覆也○此言是海內

也○此言是海內服亦非所覆也○此言是海內

也○此言是海內服亦非所覆也○此言是海內

也○此言是海內服亦非所覆也○此言是海內

也○此言是海內服亦非所覆也○此言是海內

也○此言是海內服亦非所覆也○此言是海內

也○此言是海內服亦非所覆也○此言是海內

也○此言是海內服亦非所覆也○此言是海內

也○此言是海內服亦非所覆也○此言是海內

也○此言是海內服亦非所覆也○此言是海內

也○此言是海內服亦非所覆也○此言是海內

也○此言是海內服亦非所覆也○此言是海內

也○此言是海內服亦非所覆也○此言是海內

易孔武商博士地州志無容不知蓋以水從江漢出者皆曰沱...

其內有平土有高山木可為耕作...

字在方九百里間蓋此澤或曰...

揚州同善者為先由而正義曰...

揚州同善者為先由而正義曰...

揚州同善者為先由而正義曰...

揚州同善者為先由而正義曰...

揚州同善者為先由而正義曰...

揚州同善者為先由而正義曰...

揚州同善者為先由而正義曰...

揚州同善者為先由而正義曰...

揚州同善者為先由而正義曰...

揚州同善者為先由而正義曰...

揚州同善者為先由而正義曰...

揚州同善者為先由而正義曰...

揚州同善者為先由而正義曰...

揚州同善者為先由而正義曰...

揚州同善者為先由而正義曰...

揚州同善者為先由而正義曰...

揚州同善者為先由而正義曰...

揚州同善者為先由而正義曰...

揚州同善者為先由而正義曰...

揚州同善者為先由而正義曰...

揚州同善者為先由而正義曰...

揚州同善者為先由而正義曰...

揚州同善者為先由而正義曰...

揚州同善者為先由而正義曰...

揚州同善者為先由而正義曰...

揚州同善者為先由而正義曰...

揚州同善者為先由而正義曰...

揚州同善者為先由而正義曰...

揚州同善者為先由而正義曰...

惟豫州西南至荆山伊洛澗既入于河

河內郡在陸渾山東北至鞏山伊洛澗既入于河

境內之北山也志曰伊洛澗既入于河

不名也鄭玄謂在胡汝水之北

耳名導河澤被孟豬

驗之則胡地在唯山胡郡在胡汝水之北

惟之西北欲得東出被孟豬

又雜出第一二厥貢漆枲絺紵

貢警錯治玉石錯以傳治玉至

胡化又胡瓜反內此梁州之東

道化又胡瓜反內此梁州之東

是二人皆山名也水去已可

同下此州也故州亦云

青黎反徐力私反馬云小流也

第七第九三等

也厥貢璆鐵銀鏤碧璆璆璆璆

之別名璆者可以熊羆狐狸織皮

刻謂毛謂也胡人獾羊毛作皮

行因極水是來浮于潛逾于河

西傾因桓是來浮于潛逾于河

西傾因桓是來浮于潛逾于河

西傾因桓是來浮于潛逾于河

西傾因桓是來浮于潛逾于河

極水也下傳云...

越河行而北...

門之在廣州...

合於西河...

西河者龍門...

合於西河...

合於西河...

合於西河...

合於西河...

合於西河...

合於西河...

合於西河...

合於西河...

合於西河...

合於西河...

合於西河...

合於西河...

合於西河...

合於西河...

合於西河...

合於西河...

合於西河...

合於西河...

合於西河...

合於西河...

合於西河...

合於西河...

合於西河...

合於西河...

合於西河...

合於西河...

懸則山判山在別

州○羊向反○地志云章山在江

所○義曰○地志云章山在江

解○義曰○地志云章山在江

知○其處○義曰○地志云章山在江

州○嶺南○義曰○地志云章山在江

界○南嶺○義曰○地志云章山在江

山○嶺南○義曰○地志云章山在江

出○嶺南○義曰○地志云章山在江

江○嶺南○義曰○地志云章山在江

澤○嶺南○義曰○地志云章山在江

故○嶺南○義曰○地志云章山在江

次○嶺南○義曰○地志云章山在江

先○嶺南○義曰○地志云章山在江

師○嶺南○義曰○地志云章山在江

此○嶺南○義曰○地志云章山在江

東○嶺南○義曰○地志云章山在江

沙○嶺南○義曰○地志云章山在江

年○嶺南○義曰○地志云章山在江

石○嶺南○義曰○地志云章山在江

一○嶺南○義曰○地志云章山在江

流○嶺南○義曰○地志云章山在江

流○嶺南○義曰○地志云章山在江

東○嶺南○義曰○地志云章山在江

東○嶺南○義曰○地志云章山在江

東○嶺南○義曰○地志云章山在江

東○嶺南○義曰○地志云章山在江

東○嶺南○義曰○地志云章山在江

東○嶺南○義曰○地志云章山在江

東○嶺南○義曰○地志云章山在江

東○嶺南○義曰○地志云章山在江

東○嶺南○義曰○地志云章山在江

為修武德無此則不聖聖山又不一處北過降水至于大陸

今修武德無此則不聖聖山又不一處北過降水至于大陸

可知也國以共此又北播為九河此所界河以我其作在

言解水不可從也此又北播為九河此所界河以我其作在

言解水不可從也此又北播為九河此所界河以我其作在

言解水不可從也此又北播為九河此所界河以我其作在

言解水不可從也此又北播為九河此所界河以我其作在

言解水不可從也此又北播為九河此所界河以我其作在

言解水不可從也此又北播為九河此所界河以我其作在

言解水不可從也此又北播為九河此所界河以我其作在

言解水不可從也此又北播為九河此所界河以我其作在

言解水不可從也此又北播為九河此所界河以我其作在

言解水不可從也此又北播為九河此所界河以我其作在

言解水不可從也此又北播為九河此所界河以我其作在

言解水不可從也此又北播為九河此所界河以我其作在

言解水不可從也此又北播為九河此所界河以我其作在

言解水不可從也此又北播為九河此所界河以我其作在

言解水不可從也此又北播為九河此所界河以我其作在

言解水不可從也此又北播為九河此所界河以我其作在

言解水不可從也此又北播為九河此所界河以我其作在

言解水不可從也此又北播為九河此所界河以我其作在

言解水不可從也此又北播為九河此所界河以我其作在

言解水不可從也此又北播為九河此所界河以我其作在

言解水不可從也此又北播為九河此所界河以我其作在

言解水不可從也此又北播為九河此所界河以我其作在

言解水不可從也此又北播為九河此所界河以我其作在

言解水不可從也此又北播為九河此所界河以我其作在

言解水不可從也此又北播為九河此所界河以我其作在

言解水不可從也此又北播為九河此所界河以我其作在

言解水不可從也此又北播為九河此所界河以我其作在

言解水不可從也此又北播為九河此所界河以我其作在

言解水不可從也此又北播為九河此所界河以我其作在

孟州之傳小山傳東會于泗沂東入于海

言南陽郡之傳小山傳東會于泗沂東入于海

處去准已近故通言之

有鳥鼠同穴山向當孔傳云共為雄家鼠而逐名山曰鳥鼠穴

司空襲人何過郡水所出至京兆北里東會于澧又東會于涇

職反大上皇于溲又東過漆但是漆沮在陸志云漆水出扶風漆水

德舞在大上皇于溲又東過漆但是漆沮在陸志云漆水出扶風漆水

會于澧澧南會于河又東會于伊陽合於洛又東北入于河

王鄭於九山刊旅九川滌源九澤既陂又東北入于河

六府孔修四海之內會同都京師九州之風萬里共貫水通

則三壤成賦中邦九法廣田治言教化較三品成賦庶土交正

美有藝茂所產潤者惟財貨物必國之者皆法則其下品已除天

皆是以也其言九山九川九澤九野九土九壤九谷九木九草九

其皆族茶惟惟名山大川九澤九野九土九壤九谷九木九草九

定或作賦但定是位皆已族祭也川復毛泉從其所出至其

也共貫大華夏同此言四海會同乃講官之與內皆得歌會

正調填填至通度火金木土交錯更互俱之故交為俱也洪

者財貨貢賦通備其填填中下計其賦民之常稅必早其土

地而財貨貢賦通備其填填中下計其賦民之常稅必早其土

以財貨貢賦通備其填填中下計其賦民之常稅必早其土

州言錫土姓祗台德先不距朕行之姓也

此解之此是文敷外之五百里也由其心安王化備武以肅天子所以名此服為安也內文而外武故先揆文教後五百

里要服要服之義也三百里夷守平常之教天子文敷恐其不順上旨此要服至遠已慢王化天子恐其不

法法則三百里也言守平常教耳此名為要服言其不能守平常也五百里荒服要服外之五百里也

當因其故俗而治之薄言荒又略略未三百里蠻以文德來之故傳言以文德來之

王肅云蠻蠻也禮儀屬蠻與孔異然孔侯既不復作其人又日不賦其田而稅其田也

而三百里之說也此據天之言立文我其賦荒既無不近外遠不為武衛其要服又教則知已上皆無事而能

以兵武二百里流五服相為方五百里也蓋其俗凡流其俗至其去來不賦日於要服內流故云

而功在平治山州不在拓境廣土土地之廣三倍於而方登傳無極也則鄭玄謂此云

人重聚非其地也地理志言漢之土境東西九千三百里而北萬三千三百六十里

世所以難之王制云西不盡流沙東不盡海南海不盡衡山北不盡恒山凡四海之內

反訖于四海禹錫玄圭告厥成功玄圭以彰顯之功也言天功成於四海故新入也

聞天子威聲文敷時來朝見是故禹治水之功也言天功成於四海故新入也

附觀音尙書注疏卷第六

附釋音尚書注疏卷第七

甘誓第二

夏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啓與有扈戰于甘之野作甘誓夏啓與有扈戰于甘之野作甘誓

啓與有扈戰于甘之野作甘誓啓與有扈戰于甘之野作甘誓

啓與有扈戰于甘之野作甘誓啓與有扈戰于甘之野作甘誓

啓與有扈戰于甘之野作甘誓啓與有扈戰于甘之野作甘誓

啓與有扈戰于甘之野作甘誓啓與有扈戰于甘之野作甘誓

啓與有扈戰于甘之野作甘誓啓與有扈戰于甘之野作甘誓

啓與有扈戰于甘之野作甘誓啓與有扈戰于甘之野作甘誓

啓與有扈戰于甘之野作甘誓啓與有扈戰于甘之野作甘誓

啓與有扈戰于甘之野作甘誓啓與有扈戰于甘之野作甘誓

啓與有扈戰于甘之野作甘誓啓與有扈戰于甘之野作甘誓

啓與有扈戰于甘之野作甘誓啓與有扈戰于甘之野作甘誓

啓與有扈戰于甘之野作甘誓啓與有扈戰于甘之野作甘誓

啓與有扈戰于甘之野作甘誓啓與有扈戰于甘之野作甘誓

啓與有扈戰于甘之野作甘誓啓與有扈戰于甘之野作甘誓

啓與有扈戰于甘之野作甘誓啓與有扈戰于甘之野作甘誓

啓與有扈戰于甘之野作甘誓啓與有扈戰于甘之野作甘誓

啓與有扈戰于甘之野作甘誓啓與有扈戰于甘之野作甘誓

也言曰某引立香...

天子曰某引立香... 也言曰某引立香... 也言曰某引立香... 也言曰某引立香...

五子之歌第三

夏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太康失邦

昔子也盤于老田不恤民

昆弟五人須于洛汭作五子之歌

太康五弟與其母得太康之...

其弟五人須于洛汭作五子之歌... 其弟五人須于洛汭作五子之歌...

未之田先放失國之事... 未之田先放失國之事...

作歌不言五必而言五子者以其遊祖之訓故繫父以言之

太康尸位以逸豫... 太康尸位以逸豫...

滅厥... 滅厥...

德黎民咸貳君畏其刑則民皆二心乃盤遊無度

旬田獲過百日有窮后葬因民弗忍距于河有窮

才用或作非子洛之汭五子咸怨待太康怨其久

其名曰舜因民不能堪忍太康之逸幸放距于河

南五弟待於洛北太康久而不反於洛水之北

其名曰舜因民不能堪忍太康之逸幸放距于河

也其文乃在母從之上作文之勢當熱也傳尸主也

也其文乃在母從之上作文之勢當熱也傳尸主也

也其文乃在母從之上作文之勢當熱也傳尸主也

也其文乃在母從之上作文之勢當熱也傳尸主也

也其文乃在母從之上作文之勢當熱也傳尸主也

也其文乃在母從之上作文之勢當熱也傳尸主也

也其文乃在母從之上作文之勢當熱也傳尸主也

也其文乃在母從之上作文之勢當熱也傳尸主也

也其文乃在母從之上作文之勢當熱也傳尸主也

也其文乃在母從之上作文之勢當熱也傳尸主也

也其文乃在母從之上作文之勢當熱也傳尸主也

也其文乃在母從之上作文之勢當熱也傳尸主也

也其文乃在母從之上作文之勢當熱也傳尸主也

也其文乃在母從之上作文之勢當熱也傳尸主也

德黎民咸貳君畏其刑則民皆二心乃盤遊無度

旬田獲過百日有窮后葬因民弗忍距于河有窮

才用或作非子洛之汭五子咸怨待太康怨其久

其名曰舜因民不能堪忍太康之逸幸放距于河

南五弟待於洛北太康久而不反於洛水之北

其名曰舜因民不能堪忍太康之逸幸放距于河

也其文乃在母從之上作文之勢當熱也傳尸主也

也其文乃在母從之上作文之勢當熱也傳尸主也

也其文乃在母從之上作文之勢當熱也傳尸主也

也其文乃在母從之上作文之勢當熱也傳尸主也

也其文乃在母從之上作文之勢當熱也傳尸主也

也其文乃在母從之上作文之勢當熱也傳尸主也

也其文乃在母從之上作文之勢當熱也傳尸主也

也其文乃在母從之上作文之勢當熱也傳尸主也

也其文乃在母從之上作文之勢當熱也傳尸主也

也其文乃在母從之上作文之勢當熱也傳尸主也

也其文乃在母從之上作文之勢當熱也傳尸主也

也其文乃在母從之上作文之勢當熱也傳尸主也

也其文乃在母從之上作文之勢當熱也傳尸主也

也其文乃在母從之上作文之勢當熱也傳尸主也

德黎民咸貳君畏其刑則民皆二心乃盤遊無度

旬田獲過百日有窮后葬因民弗忍距于河有窮

才用或作非子洛之汭五子咸怨待太康怨其久

其名曰舜因民不能堪忍太康之逸幸放距于河

南五弟待於洛北太康久而不反於洛水之北

其名曰舜因民不能堪忍太康之逸幸放距于河

也其文乃在母從之上作文之勢當熱也傳尸主也

也其文乃在母從之上作文之勢當熱也傳尸主也

也其文乃在母從之上作文之勢當熱也傳尸主也

也其文乃在母從之上作文之勢當熱也傳尸主也

也其文乃在母從之上作文之勢當熱也傳尸主也

也其文乃在母從之上作文之勢當熱也傳尸主也

也其文乃在母從之上作文之勢當熱也傳尸主也

也其文乃在母從之上作文之勢當熱也傳尸主也

也其文乃在母從之上作文之勢當熱也傳尸主也

也其文乃在母從之上作文之勢當熱也傳尸主也

也其文乃在母從之上作文之勢當熱也傳尸主也

也其文乃在母從之上作文之勢當熱也傳尸主也

也其文乃在母從之上作文之勢當熱也傳尸主也

也其文乃在母從之上作文之勢當熱也傳尸主也

平其三日惟彼陶唐有此冀方陶唐二字或共為地名未必如略古也陶唐帝堯氏都冀州天下四方名諸國至四方。正美曰世本云帝堯為陶唐氏章昭云陶唐皆國陶唐二字或共為地名未必如略古也。陶唐帝堯氏都冀州天下四方名諸國至四方。正美曰世本云帝堯為陶唐氏章昭云陶唐皆國。

紀綱乃底滅亡言失克之遺亂其法其四曰明明我祖萬邦之君有典有則貽厥子孫言仁及後世。

李反關石和鈞王府則有荒墜厥緒覆宗絕祀全禮曰石供民器用通之使和平則官民足言古。

我祖大禹也以有明德為萬邦之君。

用使所以誠宗祀也傳者謂至後世。

經籍問法釋文典謂先王舊典法謂當時所制其事不為大異言以禮文耳。

後世之傳金鑑至取亡正美曰關石而名石為重物故金鑑即止於兩金鑑乃至於石六兩為斤三。

斤鈞之物皆通之也傳者謂至後世。

惟言通權衡則度量之物懸有無亦通矣言衡石所稱之物以衡民之器用。

乎也論語云百姓足君無不足謂官亦富。

具所以古制存也金鑑皆從石而生則金鑑亦石之類也。

書五行志云石為怪異入金不從革之條貴顯之義亦得通也。

予將嗜依誰以復國乎鬱陶乎心顏厚有忸怩。

愼厥德雖悔可追。

悔其可追及乎事已往矣不可如何。

云云謂曰復故為怨也。

稱其弟象見與云思君正變附鬱陶精神憤積。

然故以薄厚為色愧怍不能言心賢士。

狀小人不足以知得失故慙愧於仁人賢士。

膚征第四

夏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義和涵淫廢時亂日義氏和氏世掌天地四時之官自唐虞至三代首職不絕承太康之後沈痾。

受王命往征季龍詩義和至為征。

之國名謂曰。

日義氏和氏世掌天地四時之官義和氏世掌天地四時之官自唐虞至三代首職不絕承太康之後沈痾。

是自唐虞至三代首職不絕承太康之後沈痾。

膚征之官今乃沈痾于。

膚征之作膚征之君。

聖者度天時亂甲乙是其所也

記天時不存聖者正惟仲康肇位四海

也伐之以正其罪

邑迷亂不修其業

家之職業不修其業

知仲康之立是仲康之業

既衰既由昇耳

向有百載為夏

崩于相立相崩

誦之以定國

鐸徇于路

反其或不恭

人者能事先王

輔君也先王

晉殺趙括

之教誡聖人

此謂大臣

官惟小宰

如周木之

金相規

更相規

至大刑

和願

棄厥

人走

之雙

以罪

甚迷于天象

以千先王之誅

乃季秋

政典曰

先時者殺無赦

義和

厥官

十二原卷七

罰將行也奉王命行王孫謂

逐而害五天吏遠德烈于猛火下基於火王之吏馬通懸之德其德新天蠟厥巢魁奮從罔治和罪人之身其骨從王

同反音見天吏遠德烈于猛火下基於火王之吏馬通懸之德其德新天蠟厥巢魁奮從罔治和罪人之身其骨從王

允濟愛同必有成功愛克厥威允罔功濟愛同必有成功愛克厥威允罔功

今我愛同必有成功愛克厥威允罔功濟愛同必有成功愛克厥威允罔功

得愛同必有成功愛克厥威允罔功濟愛同必有成功愛克厥威允罔功

愛愛同必有成功愛克厥威允罔功濟愛同必有成功愛克厥威允罔功

罪愛同必有成功愛克厥威允罔功濟愛同必有成功愛克厥威允罔功

博愛同必有成功愛克厥威允罔功濟愛同必有成功愛克厥威允罔功

過愛同必有成功愛克厥威允罔功濟愛同必有成功愛克厥威允罔功

魁愛同必有成功愛克厥威允罔功濟愛同必有成功愛克厥威允罔功

湯愛同必有成功愛克厥威允罔功濟愛同必有成功愛克厥威允罔功

郭愛同必有成功愛克厥威允罔功濟愛同必有成功愛克厥威允罔功

郭愛同必有成功愛克厥威允罔功濟愛同必有成功愛克厥威允罔功

郭愛同必有成功愛克厥威允罔功濟愛同必有成功愛克厥威允罔功

郭愛同必有成功愛克厥威允罔功濟愛同必有成功愛克厥威允罔功

郭愛同必有成功愛克厥威允罔功濟愛同必有成功愛克厥威允罔功

郭愛同必有成功愛克厥威允罔功濟愛同必有成功愛克厥威允罔功

郭愛同必有成功愛克厥威允罔功濟愛同必有成功愛克厥威允罔功

郭愛同必有成功愛克厥威允罔功濟愛同必有成功愛克厥威允罔功

郭愛同必有成功愛克厥威允罔功濟愛同必有成功愛克厥威允罔功

政於天下百爾萬方百姓罹其凶害弗忍茶毒謂蓋人之處地也之類也詭告無辜于上下神祇謂蓋人之處地也之類也台小子將天命明威不敢赦謂蓋人之處地也之類也行道福善禍淫降災于夏以彰厥罪謂蓋人之處地也之類也

請罪有意謂蓋人之處地也之類也而加虐乎謂蓋人之處地也之類也聖台小子將天命明威不敢赦謂蓋人之處地也之類也行道福善禍淫降災于夏以彰厥罪謂蓋人之處地也之類也

是其義也謂蓋人之處地也之類也鄭玄說天神有六周家冬至祭天大帝于櫛丘謂蓋人之處地也之類也故用玄牡謂蓋人之處地也之類也文云殷家白未變夏禮故用玄牡謂蓋人之處地也之類也

王之華也謂蓋人之處地也之類也探合以成象檢大禹誤及此編周秦習武成所則克曰之章其文略矣鄭玄解論語以為堯曰之章有二帝三謂蓋人之處地也之類也

眾請命謂蓋人之處地也之類也也齊魯音六又力能伊尹謂蓋人之處地也之類也故知大聖伊尹也伊尹謂蓋人之處地也之類也而謂之聖者相則聖極而致文則聖極也謂蓋人之處地也之類也

云陳力執列湯臣大賢惟伊尹故知大聖伊尹也伊尹謂蓋人之處地也之類也而謂之聖者相則聖極而致文則聖極也謂蓋人之處地也之類也

孟于云伯夷聖人之清者也伊尹聖人之任者也謂蓋人之處地也之類也伊尹之任者也伊尹之任者也伊尹之任者也伊尹之任者也謂蓋人之處地也之類也

天命弗僭謂蓋人之處地也之類也若草木兆民允殖謂蓋人之處地也之類也昔伊尹之任者也伊尹之任者也伊尹之任者也伊尹之任者也謂蓋人之處地也之類也

一人輯窳爾邦家謂蓋人之處地也之類也言天使我輯安汝國茲朕未知獲戾于上下謂蓋人之處地也之類也此代末未知得罪于天地以力射反謂蓋人之處地也之類也

爾有善朕弗敢蔽謂蓋人之處地也之類也罪當朕躬弗敢自赦惟爾在上帝之心謂蓋人之處地也之類也所以不覆焉人不敢已謂蓋人之處地也之類也

爾其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自責謂蓋人之處地也之類也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謂蓋人之處地也之類也無用爾萬方嗚呼尚克時忱乃亦有終謂蓋人之處地也之類也

之意以親文分明故略之馬融云魯單焉謂蓋人之處地也之類也湯司空傳言主土地之官蓋亦為司空也謂蓋人之處地也之類也

伊訓第四

商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成湯既沒太甲元年太甲太丁子湯孫也太丁未立伊尹作伊訓肆命祖后凡三篇成湯至祖后正義曰成湯既沒

湯之復恐其不繼修德而後伊尹作伊訓肆命祖后正義曰成湯既沒

本文也此序以太甲元年湯既沒伊尹作伊訓肆命祖后正義曰成湯既沒

周法以論年即位知此即以其年稱元年者此經云元祀十有二月伊尹稱干先王奉嗣王祗見厥祖

也明此禮十二月是湯對之伊尹稱干先王奉嗣王祗見厥祖

受帝終事自取厥首伊尹稱干先王奉嗣王祗見厥祖

太丁未立而卒於是乃立太丁之弟伊尹稱干先王奉嗣王祗見厥祖

宅也劉欲班固不見古文伊尹稱干先王奉嗣王祗見厥祖

先王此湯崩時太甲即位伊尹稱干先王奉嗣王祗見厥祖正義曰成湯既沒

喪之時未得嗣且湯之伊尹稱干先王奉嗣王祗見厥祖

解稱其為耳伊尹稱干先王奉嗣王祗見厥祖

加福康王受命命尸於天子伊尹稱干先王奉嗣王祗見厥祖

而王始見祖明是初伊王位伊尹稱干先王奉嗣王祗見厥祖

冢宰伊尹制百官以三公伊尹乃明言烈祖之成德以訓于王伊尹稱干先王奉嗣王祗見厥祖

業為商家一代之大伊尹稱干先王奉嗣王祗見厥祖

有先君德也伊尹稱干先王奉嗣王祗見厥祖

神亦莫不寧伊尹稱干先王奉嗣王祗見厥祖

有安之伊尹稱干先王奉嗣王祗見厥祖

災假手于我有命伊尹稱干先王奉嗣王祗見厥祖

正義曰干其子孫於有夏先君之子孫伊尹稱干先王奉嗣王祗見厥祖

以命我者由湯始也伊尹稱干先王奉嗣王祗見厥祖

惡之由無不在伊尹稱干先王奉嗣王祗見厥祖

初欲其慎始伊尹稱干先王奉嗣王祗見厥祖

伊尹稱干先王奉嗣王祗見厥祖正義曰成湯既沒

伊尹稱干先王奉嗣王祗見厥祖正義曰成湯既沒

伊尹稱干先王奉嗣王祗見厥祖正義曰成湯既沒

伊尹稱干先王奉嗣王祗見厥祖正義曰成湯既沒

伊尹稱干先王奉嗣王祗見厥祖正義曰成湯既沒

伊尹稱干先王奉嗣王祗見厥祖正義曰成湯既沒

伊尹稱干先王奉嗣王祗見厥祖正義曰成湯既沒

伊尹稱干先王奉嗣王祗見厥祖正義曰成湯既沒

伊尹稱干先王奉嗣王祗見厥祖正義曰成湯既沒

伊尹稱干先王奉嗣王祗見厥祖正義曰成湯既沒

伊尹稱干先王奉嗣王祗見厥祖正義曰成湯既沒

伊尹稱干先王奉嗣王祗見厥祖正義曰成湯既沒

伊尹稱干先王奉嗣王祗見厥祖正義曰成湯既沒

伊尹稱干先王奉嗣王祗見厥祖正義曰成湯既沒

伊尹稱干先王奉嗣王祗見厥祖正義曰成湯既沒

伊尹稱干先王奉嗣王祗見厥祖正義曰成湯既沒

伊尹稱干先王奉嗣王祗見厥祖正義曰成湯既沒

伊尹稱干先王奉嗣王祗見厥祖正義曰成湯既沒

伊尹稱干先王奉嗣王祗見厥祖正義曰成湯既沒

伊尹稱干先王奉嗣王祗見厥祖正義曰成湯既沒

伊尹稱干先王奉嗣王祗見厥祖正義曰成湯既沒

伊尹稱干先王奉嗣王祗見厥祖正義曰成湯既沒

伊尹稱干先王奉嗣王祗見厥祖正義曰成湯既沒

伊尹稱干先王奉嗣王祗見厥祖正義曰成湯既沒

曰又戒王爾德修德而身善德無小德難小德難萬物皆由善也
大德乎○釋詩為至之訓○正義曰爾德難小德難萬物皆由善也
不備不足以成身乃謂大善始為爾德難小德難萬物皆由善也
大言小德則聖賢宗况大德乎此經二事善而意同也傳言善者
相我至於始若我於大德不毀失宗廟言至於大德乃善也善者
成人成人在始始與善善不毀失宗廟言至於大德乃善也善者
親近惡人以惡相與善善不毀失宗廟言至於大德乃善也善者
言戒之此是伊尹至忠之訓也 肆命厥天以徂后 陳往古明

太甲上第五

商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太甲既立不明不用伊尹之謂伊尹放諸桐 湯葬地也 不知朝政 三年復歸于亳 思庸念常 伊尹作太甲三篇 太甲至

正義曰太甲既立不明居喪之謂伊尹放諸桐 故曰放也 朝臣遠反 三年復歸于亳 思庸念常 伊尹作太甲三篇 太甲至

其事以三篇也 伊尹每進言至之禮 伊尹放諸桐宮 使之思 三年復歸于亳 思庸念常 伊尹作太甲三篇 太甲至

宮始云居憂是未故已 萬不用至之禮也 正義曰此篇伊尹訓之 下輕稱曰放諸桐宮 中下二篇是歸亳之訓也 伊尹

親政事案率獨向諸樂 太甲以名 伊尹及沃丁君 與以名 伊尹及沃丁君 與以名 伊尹及沃丁君 與以名 伊尹及沃丁君 與以名

則全不知政故為放也 太甲以名 伊尹及沃丁君 與以名 伊尹及沃丁君 與以名 伊尹及沃丁君 與以名 伊尹及沃丁君 與以名

后不同此三篇或有一德 皆是以伊尹戒太甲 惟嗣王不惠于阿衡 伊尹之訓 伊尹之訓 伊尹之訓 伊尹之訓 伊尹之訓

時未知凡幾 幾月必是伊尹親訓 久而不期方始放之 蓋以三五月矣 必是二年放之 伊尹三年復歸 伊尹三年復歸

在桐宮三年也 史錄其伊尹訓 王有伊尹訓 伊尹訓 伊尹訓 伊尹訓 伊尹訓 伊尹訓 伊尹訓 伊尹訓 伊尹訓 伊尹訓

衡故衡為平也 詩毛傳云 阿衡伊尹也 伊尹之訓 伊尹之訓 伊尹之訓 伊尹之訓 伊尹之訓 伊尹之訓 伊尹之訓 伊尹之訓

天之明命以承上下神祇 天也 顧音故 說文理也 伊尹之訓 伊尹之訓 伊尹之訓 伊尹之訓 伊尹之訓 伊尹之訓 伊尹之訓 伊尹之訓

所行必選 選謂是天之明命 謂常目在之 言其想 社稷宗廟 罔不祇肅 伊尹之訓 伊尹之訓 伊尹之訓 伊尹之訓 伊尹之訓 伊尹之訓 伊尹之訓 伊尹之訓

如目前 終常取奉天命 以承上天 下地之神 祇也 伊尹之訓 伊尹之訓 伊尹之訓 伊尹之訓 伊尹之訓 伊尹之訓 伊尹之訓 伊尹之訓

殺萬方 其視也 天視自天 監工 惟尹躬克左右 厥辟宅師 伊尹之訓 伊尹之訓 伊尹之訓 伊尹之訓 伊尹之訓 伊尹之訓 伊尹之訓 伊尹之訓

克有終 相亦罔終 終其業 以取亡 相悉亮反 嗣王戒哉 祇爾厥辟 辟不辟 忝厥祖 能終 忝辱也 為君不君 則辱其君 則

王惟庸固念聞謂太甲守常不改伊尹乃言曰先王昧爽不顧坐以待旦其德生以待旦而勤行之伊尹乃言曰先王昧爽不顧坐以待旦其德生以待旦而勤行之

油後人旁非一方美士曰伊尹乃言曰先王昧爽不顧坐以待旦其德生以待旦而勤行之伊尹乃言曰先王昧爽不顧坐以待旦其德生以待旦而勤行之

圖言當以倫焉德若慮張張往省括于度則釋先者失括于度得中伊尹乃言曰先王昧爽不顧坐以待旦其德生以待旦而勤行之

伊尹乃言曰先王昧爽不顧坐以待旦其德生以待旦而勤行之伊尹乃言曰先王昧爽不顧坐以待旦其德生以待旦而勤行之

伊尹乃言曰先王昧爽不顧坐以待旦其德生以待旦而勤行之伊尹乃言曰先王昧爽不顧坐以待旦其德生以待旦而勤行之

伊尹乃言曰先王昧爽不顧坐以待旦其德生以待旦而勤行之伊尹乃言曰先王昧爽不顧坐以待旦其德生以待旦而勤行之

伊尹乃言曰先王昧爽不顧坐以待旦其德生以待旦而勤行之伊尹乃言曰先王昧爽不顧坐以待旦其德生以待旦而勤行之

伊尹乃言曰先王昧爽不顧坐以待旦其德生以待旦而勤行之伊尹乃言曰先王昧爽不顧坐以待旦其德生以待旦而勤行之

伊尹乃言曰先王昧爽不顧坐以待旦其德生以待旦而勤行之伊尹乃言曰先王昧爽不顧坐以待旦其德生以待旦而勤行之

伊尹乃言曰先王昧爽不顧坐以待旦其德生以待旦而勤行之伊尹乃言曰先王昧爽不顧坐以待旦其德生以待旦而勤行之

伊尹乃言曰先王昧爽不顧坐以待旦其德生以待旦而勤行之伊尹乃言曰先王昧爽不顧坐以待旦其德生以待旦而勤行之

伊尹乃言曰先王昧爽不顧坐以待旦其德生以待旦而勤行之伊尹乃言曰先王昧爽不顧坐以待旦其德生以待旦而勤行之

伊尹乃言曰先王昧爽不顧坐以待旦其德生以待旦而勤行之伊尹乃言曰先王昧爽不顧坐以待旦其德生以待旦而勤行之

伊尹乃言曰先王昧爽不顧坐以待旦其德生以待旦而勤行之伊尹乃言曰先王昧爽不顧坐以待旦其德生以待旦而勤行之

伊尹乃言曰先王昧爽不顧坐以待旦其德生以待旦而勤行之伊尹乃言曰先王昧爽不顧坐以待旦其德生以待旦而勤行之

伊尹乃言曰先王昧爽不顧坐以待旦其德生以待旦而勤行之伊尹乃言曰先王昧爽不顧坐以待旦其德生以待旦而勤行之

伊尹乃言曰先王昧爽不顧坐以待旦其德生以待旦而勤行之伊尹乃言曰先王昧爽不顧坐以待旦其德生以待旦而勤行之

伊尹乃言曰先王昧爽不顧坐以待旦其德生以待旦而勤行之伊尹乃言曰先王昧爽不顧坐以待旦其德生以待旦而勤行之

伊尹乃言曰先王昧爽不顧坐以待旦其德生以待旦而勤行之伊尹乃言曰先王昧爽不顧坐以待旦其德生以待旦而勤行之

伊尹乃言曰先王昧爽不顧坐以待旦其德生以待旦而勤行之伊尹乃言曰先王昧爽不顧坐以待旦其德生以待旦而勤行之

伊尹乃言曰先王昧爽不顧坐以待旦其德生以待旦而勤行之伊尹乃言曰先王昧爽不顧坐以待旦其德生以待旦而勤行之

伊尹乃言曰先王昧爽不顧坐以待旦其德生以待旦而勤行之伊尹乃言曰先王昧爽不顧坐以待旦其德生以待旦而勤行之

伊尹乃言曰先王昧爽不顧坐以待旦其德生以待旦而勤行之伊尹乃言曰先王昧爽不顧坐以待旦其德生以待旦而勤行之

太甲中第六

商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惟三祀十有一月朔以元年十一月朔至此二十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于亳夏冠也雖月節惟三至于亳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于亳夏冠也雖月節惟三至于亳

辨以冕服奉嗣王歸于亳是在首之殿冠內之訓名冠是首服之大名故傳以冕為冠案王制云設人等而祭大雅云

常服雖卑是殷之祭冠今云冕者蓋冕為通名王制又云有虞氏皇而祭夏后氏收而祭殷人等而祭周人冕而祭

是當代別名也禮不知天子冕冕則天子六冕大裘之冕祭天尚質弁旒惟掌五冕備物盡文惟裳冕耳此以冕服

以裳冕之服也鄭氏云禘禘之制前禮不與裳士虞云禘而小祥又禘而大祥中月而禘王肅云禘月之內又禘祭服

滿也而變編也禮記禮弓云禘而禘是月禘也月禘云禘後復更有一月而禘禘之三月凡二十七月與孔為異

十六月服闋則與王肅同禘玄以中月為禘一月云禘後復更有一月而禘禘之三月凡二十七月與孔為異

曰民非后罔克齊國以生無能相匡試與君非民罔以辟四方君以皇天眷佑有商俾嗣王克終厥德實萬世無疆

之休言王能終其德乃天之顧佑商家是王拜手稽首曰小子不明了德自底不類於德故自致不善底之履反

欲敗度縱敗禮以連戾于厥躬違名也言已就緒情欲毀敗禮儀法度以名罪於

欲者本之於情禮者故之於外有欲而禮廢禮廢則法廢法廢則名廢名廢則

之禮禮度一也故傳并釋之言已就緒情欲毀敗禮儀法度以名罪於

可謂自作災不可逃也禮記天官言災至可逃也禮記天官言災至可逃也

災禍生之名故為災也禮記天官言災至可逃也禮記天官言災至可逃也

堆升陽耳可修能以禮之是也禮記天官言災至可逃也禮記天官言災至可逃也

亦無益天災自作述石亦同且天災亦由人行而至非既往背師保之訓弗克于厥初尚賴匡救之德闕惟厥終言已

不能修德於其初今庶幾爾教訓之德謀伊尹拜手稽首至手

至於善備過之辭○背音氣徐扶代反

首拜頭叩地也空首拜頭手所前拜手也禮惟拜此三者拜之形容所以為異也稱首拜至地頭下至地也頓首頓下

至地首一叩之而已此言拜手所前拜手也禮惟拜此三者拜之形容所以為異也稱首拜至地頭下至地也頓首頓下

首者首先拜手乃從為稱首故拜手稱首連言之謂言拜手稱首義皆同也大戴又云四曰頓首五曰吉拜六曰凶拜

七曰奇拜八曰褒拜九曰庸拜○禮記天官言災至可逃也禮記天官言災至可逃也

額而使拜即三年喪拜九日庸拜○禮記天官言災至可逃也禮記天官言災至可逃也

及婦人之拜也左傳云天子在尊若無所禮言則諸侯侯於天子前若也諸侯相於國類首也君於臣則空首不拜

身允德協于下惟明后於聲下惟乃明君先王子惠困窮民服厥命罔有不悅故民其敬無有不忻焉

有邦厥鄰乃曰後我后后來無罰言後與鄰並有無言仁惠○後謂君反

諸侯國人其與鄰近者皆願以為高君乃言曰王慈乃德視乃厥祖無時豫怠言當勉修其德法觀其祖而行

待我后后來無罰於我言後與鄰並有無言仁惠○後謂君反

孝接下思恭以不驕慢為恭視遠惟明德惟聰言當以明德見所當至聽之無為是遠深意情○慈音定

不見故高惟明明謂聖人是非也誠若不聞故言惟聰言當以明德見所當至聽之無為是遠深意情○慈音定

視承見近遠故言視遠聖人肯正從邪故言聽德各率其事相配為文朕承王之休無斂無斂○斂音亦厭於豔反

商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伊尹申誥于王曰嗚呼惟天無親克敬惟親言天於人無有親疏伊尹申誥于王○正義曰伊尹以至聖之心晉王改悔

仁壽幸免誠言天民莫爾皆歸于善也伊尹以至聖之心晉王改悔

善民宜用仁德事神當以誠信亦事相親而為文也伊尹以至聖之心晉王改悔

明其誠信者言天民莫爾皆歸于善也

天位艱哉言居天子之位惟治否德亂

亂在所任治言安至所法○正義曰任賢則興任佞則亡故安危在所任於善則治於惡則亂故治亂在所任法

亂在所任治言安至所法○正義曰任賢則興任佞則亡故安危在所任於善則治於惡則亂故治亂在所任法

亂在所任治言安至所法○正義曰任賢則興任佞則亡故安危在所任於善則治於惡則亂故治亂在所任法

亂在所任治言安至所法○正義曰任賢則興任佞則亡故安危在所任於善則治於惡則亂故治亂在所任法

亂在所任治言安至所法○正義曰任賢則興任佞則亡故安危在所任於善則治於惡則亂故治亂在所任法

亂在所任治言安至所法○正義曰任賢則興任佞則亡故安危在所任於善則治於惡則亂故治亂在所任法

亂在所任治言安至所法○正義曰任賢則興任佞則亡故安危在所任於善則治於惡則亂故治亂在所任法

亂在所任治言安至所法○正義曰任賢則興任佞則亡故安危在所任於善則治於惡則亂故治亂在所任法

亂在所任治言安至所法○正義曰任賢則興任佞則亡故安危在所任於善則治於惡則亂故治亂在所任法

亂在所任治言安至所法○正義曰任賢則興任佞則亡故安危在所任於善則治於惡則亂故治亂在所任法

亂在所任治言安至所法○正義曰任賢則興任佞則亡故安危在所任於善則治於惡則亂故治亂在所任法

亂在所任治言安至所法○正義曰任賢則興任佞則亡故安危在所任於善則治於惡則亂故治亂在所任法

亂在所任治言安至所法○正義曰任賢則興任佞則亡故安危在所任於善則治於惡則亂故治亂在所任法

亂在所任治言安至所法○正義曰任賢則興任佞則亡故安危在所任於善則治於惡則亂故治亂在所任法

咸有一德第八

商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伊尹作咸有一德言著臣皆有純一德伊尹作咸有一德○正義曰太甲既歸於亳伊尹執仕而退恐太甲德不純一故

伊尹作咸有一德言著臣皆有純一德伊尹作咸有一德○正義曰太甲既歸於亳伊尹執仕而退恐太甲德不純一故

伊尹作咸有一德言著臣皆有純一德伊尹作咸有一德○正義曰太甲既歸於亳伊尹執仕而退恐太甲德不純一故

志既少決性復多疑便督者謀之與惡者欺之則是一三其術不為一也裡云德惟一惟則不吉德二三德不凶是伊
 不二三則為一德也又曰終始惟一善乃日新言守一必須異也德一正美曰自太甲居其而二三伊尹以
 尹既復政厥辟太甲將告歸乃陳戒于德告戒以誠德也伊尹選政其君將故告老歸其私邑乃陳言戒于德
 王也太甲既得復歸伊尹即應遠其告歸陳戒不知在何年也下云今嗣王新厥厥命則是初始即德也德又
 後即告老也君喪云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衛保衛伊尹也德也七七年云伊尹告老至以成或正美曰伊尹湯之
 相太甲蓋伊尹此時將欲告歸太甲又雷之德相如成王之雷陽公不存獨也何告老至以成或正美曰伊尹湯之
 相故為三公必封為國君又受邑于隕內告老致政事於君欲歸私邑以自安濟商王謂其德也德也無遠云
 之卒國三十三年傳解題甲即太甲也德本紀云太甲崩于丁序云沃丁序云沃丁既葬伊尹卒在沃丁
 伊尹為湯侯之時已得伊尹此年悔過始喜伊尹乃迎而祭之故謂太甲歸德之時已歸七十左右也年與此紀云
 年伊尹故之於桐宮居囿宮三年悔過始喜伊尹乃迎而祭之故謂太甲歸德之時已歸七十左右也年與此紀云
 伊尹也紀年云伊尹即位居亳共處士伊尹仲子兩伊尹乃放太甲於桐宮而立也伊尹即位於太甲七年太甲
 自歸伊尹相之乃立其子伊陟伊衡伊尹復其父之田宅而分之案此經序伊尹奉太甲歸於亳其苦伊尹放君自立太
 起而殺之則伊尹死有餘罪矣富王宮滅太甲何所感德而復立其子還其田宅乎紀年曰嗚呼天難謬命靡常以其
 之書晉太康八年及郭民發獲爰治王家得之當時流俗有此妄說故其書因記之耳曰嗚呼天難謬命靡常以其
 故難信也德常厥德保厥位厥德匪常有以亡之侯常不能常其德湯伐而兼之盛尤有以亡之正義曰毛詩傳云九有
 有之德侯伊尹此言凡論大運未指夏桀但專下文夏王弗克庸德慢神虐民言桀不能常其德不惟下民皇天弗保監于萬
 比桀為此言之德故云桀不能常其德湯伐而兼之侯常不能常其德湯伐而兼之侯常不能常其德不惟下民皇天弗保監于萬
 方啓迪有命言天安樂所為廣之眷求一德俾作神主天求一德使後代惟尹躬豷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受天明命
 率富也所征無文銘正以神明祐之使之所征無敵謂之受天命也說侯之書乃稱有黃龍玄龜白魚赤雀商書
 以授聖人正典無其事也漢自齊時已開緯始起而後始受天命也說侯之書乃稱有黃龍玄龜白魚赤雀商書
 神安稱齊肅凡時未有其說漢自齊時已開緯始起而後始受天命也說侯之書乃稱有黃龍玄龜白魚赤雀商書
 我有商惟天佑于一德非天私德王之王于況反下同或如字非商求于下民惟民歸于一德非商自歸於一德德惟一動罔不吉
 德二三動罔不凶不三言惟吉凶不僭在人惟天降災祥在德善不一天降之災是在德借子念反德惟吉至在德
 其已熱則商古凶言其獨光則曰災祥其行不甚異也吉凶已或之重指人言之故曰在人災祥自外而至之行所益故
 言在德在德謂其德有一與不一在人謂人行有善與不善也吉凶已在其身故不言來處災祥是日日期之義也行
 實吉凶本今嗣王新厥厥命惟新厥德其德戒勿怠終始惟一時乃日新言德行終始不怠終始惟一也言小德也行
 天降也官惟賢材左右惟其人官賢才而任之非賢材不可任臣為上為德為下為民非其人上布德于下則民不可官使知
 官惟賢材左右惟其人官賢才而任之非賢材不可任臣為上為德為下為民非其人上布德于下則民不可官使知
 字下寫下同其難其慎惟和惟一其難無以易其則無以輕之華臣當或今嗣王至惟一也正義曰上既言在德矣指
 徐音于為反其難其慎惟和惟一其難無以易其則無以輕之華臣當或今嗣王至惟一也正義曰上既言在德矣指
 德所云新者始所行惟需如一和一心以事君政乃善也易以政反或今嗣王至惟一也正義曰上既言在德矣指
 右惟當用其忠良之人乃可為左右耳此任官左右即王之臣也臣之為用所施多矣何者言臣之職為在上當施為道

卒年百有餘歲大壽三日沃丁禮葬之天子禮葬紀以大年純臨臨以極大德晉文謂是伊陟相大戊伊陟之子伊陟
張力反相息亮反毫有祥桑穀共生十朝詳妖怪二木合生七日大拱不恭之謂伊陟實于巫咸作咸父四篇贊告也
太戊馬甲子至伊陟至西篇。正義曰伊陟輔相太戊於亳都之內有不善之祥桑穀二木共生于朝咸臣各
巫也名咸殷之巫也伊陟至西篇。正義曰伊陟輔相太戊於亳都之內有不善之祥桑穀二木共生于朝咸臣各
妖須治理之故各篇為咸父也伊陟不先告太戊而告至咸者君夷云在大戊時則有若巫咸父四篇贊告也
王事大臣見怪而懼先共議論而後以告君下崩序太戊實于伊陟明先告於巫咸而後告太戊是伊陟至之
庚之子。伊陟至之謂。正義曰漢書五行志云凡草木之類謂之妖自外來謂之祥祥是巫咸父四篇贊告也
也。二木合生謂共處生也。七日大拱生其樹有其文或當別出餘書則孔用之也。詳見注書傳云兩手據之日擴生七
日而見其大滿兩手也。殷本紀云一暮大拱言一夜即滿拱所國不同故說異也。五行謂之日毀之謂不恭是伊陟
故有祥之祥漢書五行志夏侯始昌對向神詔云書載內日毀之謂不恭天若謂之木怪見其微也。皇帝德云太戊聞於伊陟曰
臣聞妖不勝德帝之政事有變白帝德太戊遇而占之曰桑穀野木而不合生于朝意者朝七日太戊聞於伊陟曰
明義告也。君爽曰巫氏也。當以巫為大臣必不世作至官或孔言巫氏是也。太戊實于伊陟告以改作伊陟
咸謂之巫官者業若爽氏子又稱賢父子進為大臣必不世作至官或孔言巫氏是也。太戊實于伊陟告以改作伊陟

原命原命各原命伊陟太戊告伊陟亦告伊陟俱曰言桑穀事告故伊陟惟告伊陟不告伊陟也。史記其事而作伊陟原命故以原
命命原命也。仲丁遷于。太戊告伊陟亦告伊陟俱曰言桑穀事告故伊陟惟告伊陟不告伊陟也。史記其事而作伊陟原命故以原
命命原命也。仲丁遷于。太戊告伊陟亦告伊陟俱曰言桑穀事告故伊陟惟告伊陟不告伊陟也。史記其事而作伊陟原命故以原
命命原命也。仲丁遷于。太戊告伊陟亦告伊陟俱曰言桑穀事告故伊陟惟告伊陟不告伊陟也。史記其事而作伊陟原命故以原
命命原命也。仲丁遷于。太戊告伊陟亦告伊陟俱曰言桑穀事告故伊陟惟告伊陟不告伊陟也。史記其事而作伊陟原命故以原
命命原命也。仲丁遷于。太戊告伊陟亦告伊陟俱曰言桑穀事告故伊陟惟告伊陟不告伊陟也。史記其事而作伊陟原命故以原
命命原命也。仲丁遷于。太戊告伊陟亦告伊陟俱曰言桑穀事告故伊陟惟告伊陟不告伊陟也。史記其事而作伊陟原命故以原
命命原命也。仲丁遷于。太戊告伊陟亦告伊陟俱曰言桑穀事告故伊陟惟告伊陟不告伊陟也。史記其事而作伊陟原命故以原

仲丁遷于仲丁遷于。太戊告伊陟亦告伊陟俱曰言桑穀事告故伊陟惟告伊陟不告伊陟也。史記其事而作伊陟原命故以原
命命原命也。仲丁遷于。太戊告伊陟亦告伊陟俱曰言桑穀事告故伊陟惟告伊陟不告伊陟也。史記其事而作伊陟原命故以原
命命原命也。仲丁遷于。太戊告伊陟亦告伊陟俱曰言桑穀事告故伊陟惟告伊陟不告伊陟也。史記其事而作伊陟原命故以原
命命原命也。仲丁遷于。太戊告伊陟亦告伊陟俱曰言桑穀事告故伊陟惟告伊陟不告伊陟也。史記其事而作伊陟原命故以原
命命原命也。仲丁遷于。太戊告伊陟亦告伊陟俱曰言桑穀事告故伊陟惟告伊陟不告伊陟也。史記其事而作伊陟原命故以原
命命原命也。仲丁遷于。太戊告伊陟亦告伊陟俱曰言桑穀事告故伊陟惟告伊陟不告伊陟也。史記其事而作伊陟原命故以原
命命原命也。仲丁遷于。太戊告伊陟亦告伊陟俱曰言桑穀事告故伊陟惟告伊陟不告伊陟也。史記其事而作伊陟原命故以原
命命原命也。仲丁遷于。太戊告伊陟亦告伊陟俱曰言桑穀事告故伊陟惟告伊陟不告伊陟也。史記其事而作伊陟原命故以原

作仲丁作仲丁。太戊告伊陟亦告伊陟俱曰言桑穀事告故伊陟惟告伊陟不告伊陟也。史記其事而作伊陟原命故以原
命命原命也。仲丁遷于。太戊告伊陟亦告伊陟俱曰言桑穀事告故伊陟惟告伊陟不告伊陟也。史記其事而作伊陟原命故以原
命命原命也。仲丁遷于。太戊告伊陟亦告伊陟俱曰言桑穀事告故伊陟惟告伊陟不告伊陟也。史記其事而作伊陟原命故以原
命命原命也。仲丁遷于。太戊告伊陟亦告伊陟俱曰言桑穀事告故伊陟惟告伊陟不告伊陟也。史記其事而作伊陟原命故以原
命命原命也。仲丁遷于。太戊告伊陟亦告伊陟俱曰言桑穀事告故伊陟惟告伊陟不告伊陟也。史記其事而作伊陟原命故以原
命命原命也。仲丁遷于。太戊告伊陟亦告伊陟俱曰言桑穀事告故伊陟惟告伊陟不告伊陟也。史記其事而作伊陟原命故以原
命命原命也。仲丁遷于。太戊告伊陟亦告伊陟俱曰言桑穀事告故伊陟惟告伊陟不告伊陟也。史記其事而作伊陟原命故以原
命命原命也。仲丁遷于。太戊告伊陟亦告伊陟俱曰言桑穀事告故伊陟惟告伊陟不告伊陟也。史記其事而作伊陟原命故以原

河實甲居相河實甲居相。太戊告伊陟亦告伊陟俱曰言桑穀事告故伊陟惟告伊陟不告伊陟也。史記其事而作伊陟原命故以原
命命原命也。仲丁遷于。太戊告伊陟亦告伊陟俱曰言桑穀事告故伊陟惟告伊陟不告伊陟也。史記其事而作伊陟原命故以原
命命原命也。仲丁遷于。太戊告伊陟亦告伊陟俱曰言桑穀事告故伊陟惟告伊陟不告伊陟也。史記其事而作伊陟原命故以原
命命原命也。仲丁遷于。太戊告伊陟亦告伊陟俱曰言桑穀事告故伊陟惟告伊陟不告伊陟也。史記其事而作伊陟原命故以原
命命原命也。仲丁遷于。太戊告伊陟亦告伊陟俱曰言桑穀事告故伊陟惟告伊陟不告伊陟也。史記其事而作伊陟原命故以原
命命原命也。仲丁遷于。太戊告伊陟亦告伊陟俱曰言桑穀事告故伊陟惟告伊陟不告伊陟也。史記其事而作伊陟原命故以原
命命原命也。仲丁遷于。太戊告伊陟亦告伊陟俱曰言桑穀事告故伊陟惟告伊陟不告伊陟也。史記其事而作伊陟原命故以原
命命原命也。仲丁遷于。太戊告伊陟亦告伊陟俱曰言桑穀事告故伊陟惟告伊陟不告伊陟也。史記其事而作伊陟原命故以原

作河實甲作河實甲。太戊告伊陟亦告伊陟俱曰言桑穀事告故伊陟惟告伊陟不告伊陟也。史記其事而作伊陟原命故以原
命命原命也。仲丁遷于。太戊告伊陟亦告伊陟俱曰言桑穀事告故伊陟惟告伊陟不告伊陟也。史記其事而作伊陟原命故以原
命命原命也。仲丁遷于。太戊告伊陟亦告伊陟俱曰言桑穀事告故伊陟惟告伊陟不告伊陟也。史記其事而作伊陟原命故以原
命命原命也。仲丁遷于。太戊告伊陟亦告伊陟俱曰言桑穀事告故伊陟惟告伊陟不告伊陟也。史記其事而作伊陟原命故以原
命命原命也。仲丁遷于。太戊告伊陟亦告伊陟俱曰言桑穀事告故伊陟惟告伊陟不告伊陟也。史記其事而作伊陟原命故以原
命命原命也。仲丁遷于。太戊告伊陟亦告伊陟俱曰言桑穀事告故伊陟惟告伊陟不告伊陟也。史記其事而作伊陟原命故以原
命命原命也。仲丁遷于。太戊告伊陟亦告伊陟俱曰言桑穀事告故伊陟惟告伊陟不告伊陟也。史記其事而作伊陟原命故以原
命命原命也。仲丁遷于。太戊告伊陟亦告伊陟俱曰言桑穀事告故伊陟惟告伊陟不告伊陟也。史記其事而作伊陟原命故以原

祖乙于祖乙于。太戊告伊陟亦告伊陟俱曰言桑穀事告故伊陟惟告伊陟不告伊陟也。史記其事而作伊陟原命故以原
命命原命也。仲丁遷于。太戊告伊陟亦告伊陟俱曰言桑穀事告故伊陟惟告伊陟不告伊陟也。史記其事而作伊陟原命故以原
命命原命也。仲丁遷于。太戊告伊陟亦告伊陟俱曰言桑穀事告故伊陟惟告伊陟不告伊陟也。史記其事而作伊陟原命故以原
命命原命也。仲丁遷于。太戊告伊陟亦告伊陟俱曰言桑穀事告故伊陟惟告伊陟不告伊陟也。史記其事而作伊陟原命故以原
命命原命也。仲丁遷于。太戊告伊陟亦告伊陟俱曰言桑穀事告故伊陟惟告伊陟不告伊陟也。史記其事而作伊陟原命故以原
命命原命也。仲丁遷于。太戊告伊陟亦告伊陟俱曰言桑穀事告故伊陟惟告伊陟不告伊陟也。史記其事而作伊陟原命故以原
命命原命也。仲丁遷于。太戊告伊陟亦告伊陟俱曰言桑穀事告故伊陟惟告伊陟不告伊陟也。史記其事而作伊陟原命故以原
命命原命也。仲丁遷于。太戊告伊陟亦告伊陟俱曰言桑穀事告故伊陟惟告伊陟不告伊陟也。史記其事而作伊陟原命故以原

作祖乙作祖乙。太戊告伊陟亦告伊陟俱曰言桑穀事告故伊陟惟告伊陟不告伊陟也。史記其事而作伊陟原命故以原
命命原命也。仲丁遷于。太戊告伊陟亦告伊陟俱曰言桑穀事告故伊陟惟告伊陟不告伊陟也。史記其事而作伊陟原命故以原
命命原命也。仲丁遷于。太戊告伊陟亦告伊陟俱曰言桑穀事告故伊陟惟告伊陟不告伊陟也。史記其事而作伊陟原命故以原
命命原命也。仲丁遷于。太戊告伊陟亦告伊陟俱曰言桑穀事告故伊陟惟告伊陟不告伊陟也。史記其事而作伊陟原命故以原
命命原命也。仲丁遷于。太戊告伊陟亦告伊陟俱曰言桑穀事告故伊陟惟告伊陟不告伊陟也。史記其事而作伊陟原命故以原
命命原命也。仲丁遷于。太戊告伊陟亦告伊陟俱曰言桑穀事告故伊陟惟告伊陟不告伊陟也。史記其事而作伊陟原命故以原
命命原命也。仲丁遷于。太戊告伊陟亦告伊陟俱曰言桑穀事告故伊陟惟告伊陟不告伊陟也。史記其事而作伊陟原命故以原
命命原命也。仲丁遷于。太戊告伊陟亦告伊陟俱曰言桑穀事告故伊陟惟告伊陟不告伊陟也。史記其事而作伊陟原命故以原

附釋音尚書注疏卷第八

無盡劉劉殺也所以此重我民不能胥匡以生卜稽曰其如台

天命茲猶不常寧不安安有可遷無疆○格若各反不常厥邑于今五邦

也今不承于古罔知天之斷命○今不承于古罔知天之斷命

有由藥言今往遷都更求昌盛如顛作之木有用生樂○藥五

大業底綏四方○底之履反○底之履反○底之履反

謀而求於是以宅於此地所以決於此者為龜上繫度盡於先王之烈

命而求於是以宅於此地所以決於此者為龜上繫度盡於先王之烈

以今遷而新前云若不從以遷西將命於今五邦矣今若不承於古

王命明長臣民之命互文也○傳命之則名○正義曰此序先王之命

此而號曰殷○此而號曰殷○此而號曰殷○此而號曰殷

也大名故殷○此而號曰殷○此而號曰殷○此而號曰殷

至色居○正義曰釋詁云適之往也○此而號曰殷○此而號曰殷

王至○正義曰釋詁云適之往也○此而號曰殷○此而號曰殷

正美曰劉發○正義曰釋詁云適之往也○此而號曰殷○此而號曰殷

卜所行○正義曰釋詁云適之往也○此而號曰殷○此而號曰殷

也先王有所履○正義曰釋詁云適之往也○此而號曰殷○此而號曰殷

能取○天所履○正義曰釋詁云適之往也○此而號曰殷○此而號曰殷

言今至聖○天所履○正義曰釋詁云適之往也○此而號曰殷○此而號曰殷

都毀壞若枯死之木若棄之木用無有故伏○此而號曰殷○此而號曰殷

更得○此而號曰殷○此而號曰殷○此而號曰殷

宇曰無敢伏小人之攸箴○此而號曰殷○此而號曰殷

命用上者○此而號曰殷○此而號曰殷○此而號曰殷

說為教也○此而號曰殷○此而號曰殷○此而號曰殷

民故知微○此而號曰殷○此而號曰殷○此而號曰殷

民故知微○此而號曰殷○此而號曰殷○此而號曰殷

民故知微○此而號曰殷○此而號曰殷○此而號曰殷

民故知微○此而號曰殷○此而號曰殷○此而號曰殷

民故知微○此而號曰殷○此而號曰殷○此而號曰殷

民故知微○此而號曰殷○此而號曰殷○此而號曰殷

民故知微○此而號曰殷○此而號曰殷○此而號曰殷

民故知微○此而號曰殷○此而號曰殷○此而號曰殷

民故知微○此而號曰殷○此而號曰殷○此而號曰殷

汝訓告改以汝猷黜乃心無傲從康謀逆洩遣上之心無傲慢古我先王亦惟圖任舊人共政先王謀任久老成人共

傅先王正義曰此篇所言先王其文無所斥者皆謂成湯已來諸賢王也下言禍后商后者指其政之任而歸反

王通于山者乃謂遠邇之王仲丁繼之等也此言先王世賢王此既言先王下句王攝告先王用下當言上我

不先也王播告之脩不匿厥指其指王布告人以所飾之政不能王攝告先王至其指正義曰上句言先王用下當言上我

亦又告民王用不欽罔有逸言民用不變王攝告先王至其指正義曰上句言先王用下當言上我

廣受之言我不知汝所詔善自用之意王攝告先王至其指正義曰上句言先王用下當言上我

古活反焉云說文皆云詔善自用之意王攝告先王至其指正義曰上句言先王用下當言上我

禮庸者言發起所行舉信此除倘受後近之言信非子自荒茲德惟汝含德不惕于一人于若觀火德放不從我命所

合浮言安有爭訟我不知汝所詔善自用之意王攝告先王至其指正義曰上句言先王用下當言上我

汝情如觀火不傷他匪我視德惟汝之德惟汝之所含德甚惡不畏惟我一人故其汝舍命救汝不肯從我命所

言見火也分明予亦拙謀作乃逸德惟汝之德惟汝之所含德甚惡不畏惟我一人故其汝舍命救汝不肯從我命所

以恩導之而不從已也若網在綱有條不紊若農服田力穡乃亦有秋德惟汝之德惟汝之所含德甚惡不畏惟我一人故其汝舍命救汝不肯從我命所

徐音問曰備者謂至有德也正義曰若網在綱有條不紊若農服田力穡乃亦有秋德惟汝之德惟汝之所含德甚惡不畏惟我一人故其汝舍命救汝不肯從我命所

婚友不乃敢大言汝有積德汝驕臣能避去德上之心純實德於民至于乃不畏戎毒于遠邇情農自安不昏作勞不服

田畝越其罔有黍稷戎大焉獲德於也言不欲德則是不畏大毒於遠邇情農自安不昏作勞不服

也擗次大至所有正義曰戎大焉獲德於也言不欲德則是不畏大毒於遠邇情農自安不昏作勞不服

謂除促言者至有早晚也不強於與孔不同德言無所不放德則是不畏大毒於遠邇情農自安不昏作勞不服

是相喻百官之責全至毒害正義曰此類是責公卿上下皆言論善言於百官使之樂遠也百官也百姓既百官和吉言于百姓惟汝自生毒

乃敗禍衰究以自災于厥身言汝以自災之德也充音就乃既先惡于民乃奉其恫汝悔身何及於民慎民猶得爾

于箴言其發有逸口矧子制乃短長之命不攝敢從我是不若小民相憐相息萬欲以存若火之燎于原不可

云檢利小兒事汝昌弗告朕而胥動以浮言恐沈于眾不從德也其不憐相息萬欲以存若火之燎于原不可

之人也徐七難反汝昌弗告朕而胥動以浮言恐沈于眾不從德也其不憐相息萬欲以存若火之燎于原不可

擗邇其猶可撲滅力召反又力鳥反又力結反擗竹亮反擗音卜反近前遠之近則惟汝眾自作弗靖非子有咎故非我

卷之二

自為非謀也哉

取沈爵於衆人而身被刑戮之禍書此存言成行若以火之燎於原野炎熾不可繁近其猶可懼之使誠以喻言不可

同音故昌爲何也顧氏云汝以存言恐汝則能從更自無非謀恐汝此耳非我於客遇也不免禍害也○傳害何至禍害○正

○選匪疑反律得則反○舊我世世德功勤不掩蔽汝善色主反○茲子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古配食于廟功

勞予不掩爾善○選也言世德功勤不掩蔽汝善色主反○茲子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古配食于廟功

善○與吉爾黍之丞反○作福作災予亦不敢動用非德○加汝非德實汝乎從汝善而報之○可運任至非德○正憲曰

○古之君臣相與同其新故其不異者非常之問也○古者我之先王以

於我世世德功勤不掩蔽汝善色主反○茲子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古配食于廟功

我世世德功勤不掩蔽汝善色主反○茲子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古配食于廟功

古者我之先王以

伯祭之名天子謂之大享者以事各有所司春夏物未成故也○道代爲禱而重祭祭之日與祭者案時祭司內祭凡有功德者祭

也外祭則禱祭可知也○惟春夏不可耳以物未成故也○道代爲禱而重祭祭之日與祭者案時祭司內祭凡有功德者祭

也外祭則禱祭可知也○惟春夏不可耳以物未成故也○道代爲禱而重祭祭之日與祭者案時祭司內祭凡有功德者祭

也外祭則禱祭可知也○惟春夏不可耳以物未成故也○道代爲禱而重祭祭之日與祭者案時祭司內祭凡有功德者祭

也外祭則禱祭可知也○惟春夏不可耳以物未成故也○道代爲禱而重祭祭之日與祭者案時祭司內祭凡有功德者祭

也外祭則禱祭可知也○惟春夏不可耳以物未成故也○道代爲禱而重祭祭之日與祭者案時祭司內祭凡有功德者祭

也外祭則禱祭可知也○惟春夏不可耳以物未成故也○道代爲禱而重祭祭之日與祭者案時祭司內祭凡有功德者祭

也外祭則禱祭可知也○惟春夏不可耳以物未成故也○道代爲禱而重祭祭之日與祭者案時祭司內祭凡有功德者祭

也外祭則禱祭可知也○惟春夏不可耳以物未成故也○道代爲禱而重祭祭之日與祭者案時祭司內祭凡有功德者祭

也外祭則禱祭可知也○惟春夏不可耳以物未成故也○道代爲禱而重祭祭之日與祭者案時祭司內祭凡有功德者祭

也外祭則禱祭可知也○惟春夏不可耳以物未成故也○道代爲禱而重祭祭之日與祭者案時祭司內祭凡有功德者祭

也外祭則禱祭可知也○惟春夏不可耳以物未成故也○道代爲禱而重祭祭之日與祭者案時祭司內祭凡有功德者祭

也外祭則禱祭可知也○惟春夏不可耳以物未成故也○道代爲禱而重祭祭之日與祭者案時祭司內祭凡有功德者祭

也外祭則禱祭可知也○惟春夏不可耳以物未成故也○道代爲禱而重祭祭之日與祭者案時祭司內祭凡有功德者祭

也外祭則禱祭可知也○惟春夏不可耳以物未成故也○道代爲禱而重祭祭之日與祭者案時祭司內祭凡有功德者祭

也外祭則禱祭可知也○惟春夏不可耳以物未成故也○道代爲禱而重祭祭之日與祭者案時祭司內祭凡有功德者祭

力聽子一人之作歎力聽子一人之作歎長久於其居處勉強盡心出力長久於其居處勉強盡心出力無有遠邇用罪伐厥死用德彰厥善無有遠邇用罪伐厥死用德彰厥善至厥窮○正義曰此即下皆是也言我至新都撫養在下無有德之與近道遠待之如一罪以懲之使勿犯去其
者上言刑罰下言賞善光足刑之重者舉重故言死乃可賞故言彰厥善行食是德失政之謂凡爾眾其惟致告汝
生不得言彰之滅惟汝眾○滅徐子即反○邦之不滅惟子一人有佚罰罪已之義○佚音遺○凡爾眾其惟致告汝
誠告自今至于後日各恭爾事齊乃位度乃口○舉其職事正典其位以法度居故○故傳言以法度居故口也○罰及爾
身弗可悔不從我謀謀及汝

盤庚中第十

商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盤庚作惟涉河以民遷盤庚作惟涉河以民遷為此南渡河乃話民之弗率誑告用夏其有眾為此南渡河乃話民之弗率誑告用夏其有眾快反馬云告也言也
誠也○咸造勿喪在王庭誠也○咸造勿喪在王庭反注詞馬在早反馬為也喪息剝反○盤庚乃登進厥民誠也○咸造勿喪在王庭使進命

無有喪慢之人盡在於王庭無有喪慢之人盡在於王庭○盤庚乃登進厥民無有喪慢之人盡在於王庭○盤庚乃登進厥民無有喪慢之人盡在於王庭
思其事而為之法也○傳話善至於家○正義曰釋話云話言也○盤庚乃登進厥民思其事而為之法也
詩以話為善言也○曰明聽朕言無荒失朕命詩以話為善言也
于天時于天時○曰明聽朕言無荒失朕命于天時
而行故以浮若月令之行天時而行故以浮若月令之行天時
也順時布政若月令之為也也順時布政若月令之為也
異居不可行化必將天降之災異居不可行化必將天降之災
易弗念我古后之聞事易弗念我古后之聞事
近於狹罰○傳必爾反若其九反比職志反徐扶近於狹罰
於厥子若爾懷茲新邑亦惟汝故以不從厥志於厥子若爾懷茲新邑亦惟汝故以不從厥志
罰也

匪馬表王家亦惟利決策誠焉此今予將試以汝遷安定厥邦試汝不覺朕心之攸困所固不乃威大不宣乃心欽念以

忱動予一人汝皆大不布朕心欽念以汝遷安定厥邦試汝不覺朕心之攸困所固不乃威大不宣乃心欽念以

流不復吳越如字又在代反

此與謂猶氣也肉散則臭故以臭爾忱不屬惟晉以沈不其或稽自怒曷瘳

為做軀不渡水則厥其所廢物也爾忱不屬惟晉以沈不其或稽自怒曷瘳

也汝不謀長以思乃災汝誕勸憂

也汝不謀長以思乃災汝誕勸憂

也汝不謀長以思乃災汝誕勸憂

也汝不謀長以思乃災汝誕勸憂

也汝不謀長以思乃災汝誕勸憂

也汝不謀長以思乃災汝誕勸憂

也汝不謀長以思乃災汝誕勸憂

也汝不謀長以思乃災汝誕勸憂

也汝不謀長以思乃災汝誕勸憂

也汝不謀長以思乃災汝誕勸憂

也汝不謀長以思乃災汝誕勸憂

也汝不謀長以思乃災汝誕勸憂

也汝不謀長以思乃災汝誕勸憂

也汝不謀長以思乃災汝誕勸憂

也汝不謀長以思乃災汝誕勸憂

也汝不謀長以思乃災汝誕勸憂

也汝不謀長以思乃災汝誕勸憂

也汝不謀長以思乃災汝誕勸憂

也汝不謀長以思乃災汝誕勸憂

也汝不謀長以思乃災汝誕勸憂

也汝不謀長以思乃災汝誕勸憂

也汝不謀長以思乃災汝誕勸憂

也汝不謀長以思乃災汝誕勸憂

也汝不謀長以思乃災汝誕勸憂

也汝不謀長以思乃災汝誕勸憂

也汝不謀長以思乃災汝誕勸憂

也汝不謀長以思乃災汝誕勸憂

者民心亦然... 汝則在乃心... 我後先後既勞乃祖乃父... 汝共作我裔民汝有

我後先後既勞乃祖乃父乃祖乃父乃祖乃父... 汝共作我裔民汝有

乃祖乃父乃祖乃父乃祖乃父... 汝共作我裔民汝有

乃祖乃父乃祖乃父乃祖乃父... 汝共作我裔民汝有

乃祖乃父乃祖乃父乃祖乃父... 汝共作我裔民汝有

乃祖乃父乃祖乃父乃祖乃父... 汝共作我裔民汝有

乃祖乃父乃祖乃父乃祖乃父... 汝共作我裔民汝有

乃祖乃父乃祖乃父乃祖乃父... 汝共作我裔民汝有

乃祖乃父乃祖乃父乃祖乃父... 汝共作我裔民汝有

乃祖乃父乃祖乃父乃祖乃父... 汝共作我裔民汝有

乃祖乃父乃祖乃父乃祖乃父... 汝共作我裔民汝有

乃祖乃父乃祖乃父乃祖乃父... 汝共作我裔民汝有

乃祖乃父乃祖乃父乃祖乃父... 汝共作我裔民汝有

乃祖乃父乃祖乃父乃祖乃父... 汝共作我裔民汝有

乃祖乃父乃祖乃父乃祖乃父... 汝共作我裔民汝有

乃祖乃父乃祖乃父乃祖乃父... 汝共作我裔民汝有

乃祖乃父乃祖乃父乃祖乃父... 汝共作我裔民汝有

乃祖乃父乃祖乃父乃祖乃父... 汝共作我裔民汝有

乃祖乃父乃祖乃父乃祖乃父... 汝共作我裔民汝有

乃祖乃父乃祖乃父乃祖乃父... 汝共作我裔民汝有

乃祖乃父乃祖乃父乃祖乃父... 汝共作我裔民汝有

詞書在流

卷一

原卷九

古訓乃有獲王若我多聞以立事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事不法古謂而以能長惟學遲志務時敏厥脩乃來以學

惟敬學半念終始典于學厥德脩罔覺我勉也然德知所困是學之半終始常允懷于茲道積于厥躬信慎此學身則

半言其功半於學也於學之法念終始常在於學則其德之精無能自覺數戶孝反因困必將先王感法反無說

式克欽承旁招俊乂列于庶位言王能志學說亦用能敬承王志業王曰嗚呼說四海之內咸仰朕德時乃風天反皆仰

我德是汝效仰股肱惟人良臣惟聖有良臣乃成聖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保衡伊尹也作忠正長也言先

取平也蓋當時特以此名號伊尹也保衡不見古文太甲云不惠于阿衡故此商之若見益于市成其能

謂必爾反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伊尹見一夫不獲佑我烈祖格于皇天功以此蓋左右咸爾尚明保予罔俾阿衡

專美有商伊尹阿美阿鳥何反惟后非賢不義惟賢非后不食君食治直吏反其爾克紹乃辟于先王承綏民

保商之功辭心亦反說拜稽首曰敢對揚天子之休命對答若受美

高宗彤日第十五

商書

高宗察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雉耳不聽之異雖祖已訓諸王賢臣也以讒讒作高宗彤日高宗之訓所以訓也

至之訓正義曰高宗祭其太祖成湯於郊豆反日有飛雉來升祭之鼎耳而雉鳴其臣祖已以訓王有飛雉升鼎耳而雉耳不聽之異雖祖已訓諸王賢臣也以讒讒作高宗彤日高宗之訓所以訓也

知祭則鳴鳴則鳴故序言祭成湯升鼎耳以足以神命其四時之祭祭之明日首雉鳴其臣祖已以訓

五事有說言說說若說不恭言不從視不明聽不審思不審各有一異焉雉乃野鳥不應入室今乃入宗廟之內升

鼎耳而鳴我從時則有毛蟲之聲說之不恭時則有妖異焉雉乃野鳥不應入室今乃入宗廟之內升

三三公象也又用其五行志則說以為雉三三公象也而雉乃野鳥居於廟中則有妖異焉雉乃野鳥不應入室今乃入宗廟之內升

所以下則為之博此高宗之訓因序為博不重出名香此以調王事同因解文便作傳不為例也

孔氏傳

孔穎達疏

匪暴取多參刑於上天天誅即汝汝能責命于殷之即喪指乃功不無戮于爾邦言殷之就亡而汝汝不謂天誅乎參七兩反馬云參字累在上

微子第十七

商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殷既錯天命各反馬云錯七微子作誥父師少師告二師而去封

干史微其事而作此篇也名曰微子而不言微子者天已高反

此以則微子微子為紂之臣也紂曰微子其來降我其來降我

微子入也微子為紂之臣也紂曰微子其來降我其來降我

微子入也微子為紂之臣也紂曰微子其來降我其來降我

微子入也微子為紂之臣也紂曰微子其來降我其來降我

微子入也微子為紂之臣也紂曰微子其來降我其來降我

微子入也微子為紂之臣也紂曰微子其來降我其來降我

微子入也微子為紂之臣也紂曰微子其來降我其來降我

微子入也微子為紂之臣也紂曰微子其來降我其來降我

微子入也微子為紂之臣也紂曰微子其來降我其來降我

微子入也微子為紂之臣也紂曰微子其來降我其來降我

微子入也微子為紂之臣也紂曰微子其來降我其來降我

微子入也微子為紂之臣也紂曰微子其來降我其來降我

微子入也微子為紂之臣也紂曰微子其來降我其來降我

微子入也微子為紂之臣也紂曰微子其來降我其來降我

之臣其所舉動皆有專舉無人能常行得中正者

曰父師少師我其發出狂吾家老遜于荒

反往同途徒固反跡徒報反今爾無指告子願降若之何其

反亡之故其心憂疾生狂吾在家中心亂欲逐出於荒野今汝父師少師

欲逐我之何其我之予恐其已共救之也

云謂念發狂癡此其事也在家思意也

欲逐我之何其我之予恐其已共救之也

云謂念發狂癡此其事也在家思意也

欲逐我之何其我之予恐其已共救之也

云謂念發狂癡此其事也在家思意也

欲逐我之何其我之予恐其已共救之也

云謂念發狂癡此其事也在家思意也

欲逐我之何其我之予恐其已共救之也

云謂念發狂癡此其事也在家思意也

欲逐我之何其我之予恐其已共救之也

云謂念發狂癡此其事也在家思意也

欲逐我之何其我之予恐其已共救之也

云謂念發狂癡此其事也在家思意也

欲逐我之何其我之予恐其已共救之也

之荒

出於

我念

欲逐

我念

欲逐

我念

欲逐

我念

欲逐

我念

欲逐

我念

欲逐

我念

欲逐

我念

欲逐

我念

尚書注疏校勘記卷六

尚書注疏卷第六 古本作尚書卷第三古文尚書禹貢第一夏書孔氏傳宋板作尚書正義卷第六

禹貢第一 夏書

任土作貢 古本貢下有作禹貢三字

定其貢賦之差 古本定上有以字賦下無之字按有以字與疏合無之字是非

深大其川 宋板作深其大川

取下供上之義也 國本明監本同毛本供作貢案供貢古通用字

浸壞民居 宋板同本同毛本浸作漫

故言分布治之 宋板不重之字毛本文之字作也

冀州 唐石經別起一行每州皆然

傳堯所至至書 案至當作於毛本不誤

山南見曰 毛本日作日是也

從覃懷致功至橫嶂 夏傳橫作衡諸本皆作橫案衡橫古字

錯雜 古本史記案解下俱有也字按此與海物惟錯傳錯雜小異此以雜訓錯彼則二字平讀

此州入穀不貢 宋板州作州盧文弨云則字非

澤州與冀州等一同 案等當作郭國本明監本並誤

今鉅鹿縣北廣河澤也 夏傳河作阿是也下廣河只

相去其遠 毛本其作甚是也

島夷皮服 賦曰孔傳海曲謂之島正義曰孔讀島為島夷東夷國名也與孔不同據此知鄭王本皆作島夷孔傳雖讀島為島然不改經字故正義本亦作島也史記夏本紀與

阮元撰盧宣句摘錄

州作島夷揚州作島夷蓋因案解采孔傳使人遂私改漢書地理志冀州揚州皆作島夷聲韻音辨島部云島海曲也當老切書島夷是北宋孔傳尚作鳥字○按唐石經已作島

碣石山在北平驪城縣西南 補註云碣石山漢志作大碣石山北平上有右字按

疏引漢志多疑談諸本皆然未可擅改茲不悉按

還都白帝所知 案知當作治國本亦誤知毛本不誤

濟河間其氣專體性信謙 宋板體上有質字毛本體作質

河南其性安舒厥性寬豫 宋板同本同毛本作其氣者在濟陰城縣西北案上縣字當作陽毛本不誤

民居邱土 案土當作上同本亦作土毛本不誤

而夾川兩大流之間 夏傳川作於按川字非也

與徐揚三州 夏傳三作二是也

賦正與九相當 古本九下有州字

是十三年而入州平 案三當作二同本亦作三毛本不誤

盛之匪僅而貢焉 案匪僅當作僅匪僅同

得乘舟程遠也 宋板同毛本程作徑

東北至千乘博昌縣入海 夏傳海作海與漢志合

岱賦解案 陸氏曰吹徐本作吹谷○按徐本蓋誤上無岱字吹下有谷字也傳曰吹谷也則徐本誤明矣○補

釋文按徐本吹谷也說文云吹不可通不當一字為二字也當云徐本作吹谷也說文云吹古文也吹小篆文也谷下

第一也字

第一也字

言可耕 宋板此下有作也二字

版土赤壇墳草木漸包 陸氏曰漸本又作斬○按說文斬下云斬相繫包也从斬斬聲引書草木新包斬包者獲織之兒爲孔以意長釋斬而或改斬爲斬屠已前已如是

漸進長 進長二字史記集解例按疏亦例

謂之搏壇之工 監本同毛本搏作搏盧文弨云釋文元有兩音

出蟻珠及美魚 岳本無及字毛氏曰出蟻珠及美魚下多一字

建於河 諸本作河非也案說文河字下水經濟水屬引並作建於河達於河古文尚書疏說云商者澤名禹濟水所經又東至于河者是河在澤之東北即徐之西北舟則自淮而濟自濟而河然後由舟入濟以達於河此徐之貫道也

北揚淮 案揚當作揚毛本不誤

錢塘江也 岳本也上有流錢江三字此誤脫也

今江入此澤 閩本明監本同毛本作命案所改是也

地泉濕 古本濕作溫

版田惟下下版賦下上錯也 閩本上錯上更有上字按所補是也

牙牡齒也 宋板牡作壯○按壯字不誤說文士部曰壯大也壯皆讀當大者

凡爲雜者 案傳微作雜

當糞荆州乏無也 宋板同毛本乏作之

是沱爲江之別名也 按當作是沱爲江別之名也

直云水名 宋板直上有故字

在今蜀郡郫縣 岳本解作郫案郫字誤也

潛蓋漢西出岷冢 漢西二字墓傳例是也

沱水自蜀郡都水縣擲山與江別而更流 案傳自作出

入太穴中 案傳太作大是也

雲土夢作又 陸氏曰雲徐本作云沈括筆談曰雲向書爲雲上夢作又認改再從古本○按筆談所謂太宗乃宋太宗也胡昭明禹貢疏指乃以爲唐太宗始誤矣蓋云經之土字在二字之間開成石理亦作雲土夢作又則古本卽應世通行本耳至宋初監本始倒土夢二字蓋據漢書地理志不知史記夏本把雲字者在土下

此澤既大 宋板閩本明監本同毛本大作土

水可爲耕作畝畝之治 閩本同毛本水下有去字案有者是也

槐幹括柏 陸氏曰韓本又作幹

弓人取幹之道也 補註云七誤也○按作七與攷工記合

陸瓊毛詩義疏云 瓊閩本作瓊按陸閩○按作瓊是也說詳兩條按助記

菁蕘菁也 補註云蔓說莖下同按補按是也

江淮之間三茅香以爲藉 宋板閩本茅香二字例不誤

鄭云藉者 宋板藉上有草字

浮于江沱潛漢 陸氏曰江沱潛漢四水石本或作潛于漢非正義日本取潛下有干誤耳

出宏農盧氏縣冢鹿耳山 岳本冢作東案字非也閩本亦誤

多而得名耳 補註云多上脫俱在河內西字從詩疏按

下者墟墟疏 岳本宋本案傳同古本下有也也毛本作下者

文○按史記案周孔安國曰墟疏也

墟音虛說文黑剛土也音義非孔疏也今本既誤以傳
未疏字爲異質白文遂於音義之首矣即得字歸本疏
字雖已誤向無傳字祇於墟上作階蓋恐知其爲音義

陀山之石案陀當作佗毛本不誤

浮于洛達于河唐石經就建于二字

隴西部西縣冢山西漢水所出宋板縣下有唯字闕本
毛本製作唯案所改是也

是二查皆山名于江闕本同毛本于上有沱出二字案
所補是也

差復益小宋板小作少

織金屬古本作織皮全屬也○按史記集解金作今

胡人續羊毛作衣廣文通云續當本是續字

桓水自西傾山南行各本皆同毛本自誤是○按段玉裁
校本作桓水名自西傾山南行

皆云西距黑水宋板同毛本距作據

涇屬渭汭陸氏曰汭本又作內同

出安定涇陽縣西峴頭山輿傳峴作峴案漢志作升解
古注云开音苦見反

同之於渭廣文通云史記集解作同于渭也是

杜林以爲煨煌郡宋板闕本襄陽同毛本煨作煨○按作
敦煌與漢書地理志合唐人乃作煨見

元和郡縣志

禹治水未已夏三苗補證云未下疑脫平字許宗彥云
禾字當在禹下治上

石而似玉闕本高本同岳本稟傳玉作珠萬曆本珠作玉
毛氏本與古本宋板同按作玉誤也作珠稟疏

禮且合初學記地部上項石似珠也注云出尚書注此
作珠之禮古本殊下有者也二字史記集解作石名而似
珠者

太岳上黨西古本史記集解岳下有在字與盛合

而後條列所治水於下陸氏曰列本或作訓

澤章歷陵縣南有博陽山補證云博陽漢志作博陽
古曰博陽曰數陽古陽字朱
長疏曰博陽古作博陽作博史世朱博陽庶民漢文
博神以官是也博陽山字當作數數轉爲博轉爲博
耳○按此或刊本之誤博中博字疑本當作博但陸氏
不爲音未可遽改

導弱水陸氏曰弱本或作弱

博合黎至沙毛本沙下有東字

河自龍門南流至華山古本史記集解華下有陸字

北至東行古本岳本宋板史記集解纂傳至作而

山見水中若柱然羣傳柱上有底字

東過洛汭至于大伾陸氏曰任本又作伾○按段玉裁云東
京賦底柱觸砥柱以大伾善注引東過

大伾此正釋文又作之本也

一成峘闕本明監本毛本峘作伍

北過降水陸氏作降按此與大禹漢降字同義異說文
降字不遵通一曰下也然則禹設降字可作降此
降字必不可作降也唐石經宋職安石經亦俱作降知自古

在大陸之內闕本明監本同毛本內作南

北近降水也宋板北作此

至漢中東流爲漢水古本岳本流作行○按羣傳亦作流

分爲三 史記集解三下有遺字

遂爲北江而入海 岳本人上有兩字古本人海作人于海也按史記集解集解俱與今本同

山水同今變易 許宗亦曰同蓋古字誤案彥說得之

字

又東至于澄 葉澄史記漢書俱作醴鄭氏以醴爲醴名亦不從本史記章隱曰醴人所飲酒余以醴爲醴補明

醴是水孔安國馬融解得其質又虞喜志林以醴是江沅之別流而醴字作澄也據此則以醴爲帶始於虞喜志林安國本作醴與馬融同耳

東進北會于匯 顧炎武曰石經及監本注疏皆同史記夏本紀亦作于匯今本作爲匯非石經考又提要

云坊本作爲匯俗重則費傳

都其北會爲彭蠡 毛本正嘉本監本同毛本其作共案其字誤也又古本無爲字與疏及史記集

解合按釋文于作爲傳中加爲字其誤一也

濟水在河東垣縣王屋山 宋板在作出

高澤之水 古本商作荷

與泗沂二水合入海 爲本泗誤作泗岳本台人海作合人于海與疏標目不合纂傳作合而入

御按史記集解周今本同

鳥鼠共爲維維 古本岳本宋板維維二字偶與史記集解台纂傳與今本同

漆沮二水名 按二當作一漆水一名漆沮可證也孫志福云詩經疏引孔安國云漆沮一名漆水漆沮

爲一今作二水名誤也

尙書注疏校勘記卷七

尙書注疏卷第七

沮水出北池直路縣 宋板同毛本他作池○按水經作地不作池

會同于京師 古本岳本宋板爾傳俱無于字

相與共治之 宋板無相字

詐四岳 毛本詐作詐架詐詐正俗字

去王城而五百里 古本里下有內字依史記集解增集解面作近闕本王誤至

百里賦納穆 陸氏曰納本又作內音同

姪刈謂木穗 古本作所姪刈謂木穗也按所字依史記集解增

安服王者之政教 古本岳本宋板俱無之字真疏及史記集解合

役賓服當此殺服 毛本役作彼殺字誤也

以文武侯衛爲安 國本明監本侯作教

稅徵差簡 毛本徵作徵案徵字是也

不服費來之也 宋板同毛本服作復案復字非也

至減太半 毛本太作大太子非也

使各有喪字 禮疏云賈國語作寧按詩頌殷武正義亦作喪當舊本作喪字也

別有九里 毛本里作殿案殿字是也國本亦誤

正義義曰考工記 案表曰二字覆衍

尙書注疏卷第六

阮元撰盧宣句摘錄

甘誓第二 夏書

夏啟嗣爵位 古本宋本位作立典疏同

故伐之 浦鏗云歐誤故

甘誓

明堂云 毛本同宋本云作位案位字是也

未知何故改也 闕本明監本同毛本故作時案時字是也

有扈氏威侮五行 古本或作畏

怠棄三正 唐石經案作并使並同

用其失道故 古本放下有也字

絕之也 闕本葛本同岳本毛本絕之作及治

執戈矛以退敵 古本以上有為字

御以正馬為政 古本放下有者也二字

有功則賞祖主前 史記集解則作帥

親祖嚴社之義 晏傳義作意

言恥累也 史記集解也作之

傳五行至亂帝 案帝當作常形近之謬傳文可證

如此者蓋禹未賜姓之前 闕本同毛本如作知案知字是也

五子之歌第三 夏書

五子之歌

以其迷祖之訓 闕本明監本毛本迷作迷案迷字是也

盤樂遊逸無法度 古本重樂字

有窮后羿 古本后上有之字

御待也 岳本闕本明監本毛本待作待正義同案待字是也

一出十旬不反 宋本十上有而字

言雖不鍾以取信 浦鏗云以字上富有雖字

甘酒嗜音峻字彫牆 案臨安石經彫作雕揮志案云玉牆口部引作牆酒嗜音

則止稱之物 宋本闕本同毛本止作所案所字是也

則官民皆定 闕本明監本毛本定作足案足字是也

其五曰嗚呼曷歸 按離師右匡謬正俗云嗚呼歌辭也或處其美或傷其悲古文尚書悉為於戲字今文尚書悉為嗚呼字段玉裁云古今二字互譌以秦思石經殘字皆作於戲知之石經案今文也

雖悔可追 陸氏曰雖如字或作罪○按雖雖古蓋通用

姓皆其仇我 闕本明監本毛本姓上有萬字案有者是也

允征第四 夏書

允征

奉辭罰罪曰征 岳本葛本宋本闕本同按大禹謨奉辭伐罪宋本亦作罰

惟仲康肇位四海 古本仲作中注同

掌王六師為大司馬 岳本宋本王作王古本作掌王也主六師為大司馬也按當從之屬傳亦作掌王六師則其誤久矣

而立其弟仲康為太子 宋本太作天與注合

政由羿耳 宋本政上有故字

官眾眾官 古本岳本宋本上眾字作師與疏禮目不合雙傳亦作官眾

百工之職 宋本職作農按職字非也

不及謂屨象後天時 古本謂上有時字

殺無殺 闕本明監本毛本下殺字作殺案數字是也

謂此聚會為辰 闕本明監本同宋本蓋謂字毛本此作

則是日月可知也 宋本闕本同毛本月作實

君南甯北墉下 毛本職作雖按北墉之羅諸經正義多誤作墉或又誤為墉

尚書注疏投勘記卷八

尚書注疏卷第八 宋板同古本作尚書卷第八古文尚書第一 闕本明監本同毛本

湯誓第一 按匡謬正俗卷二引尚書湯誓曰予 商書 闕本明監本同毛本

伊尹以夏政醜惡 闕本明監本同毛本

為出不意故也 闕本明監本同毛本

戒誓湯士眾 古本岳本宋本揚作其眾傳亦作湯

而割正夏 按段玉裁云孔傳正政也言舉民農功而為割者

為割刺之政按傳不言於夏邑則各本夏字顯也正義云

言我當事而割政變顯引孔安國曰無民農功而為割者

正改也 闕本同闕本初不作改後改作政案政字是也

不敢不正案罪誅之 按史記集解引此案下有之字罪下

言桀君臣相率為勞役之事以絕眾力謂廢農功 按史記

此作桀之君臣相率遏止眾力使不得事農盡桀怨傳意

子則卒戮汝 按匡謬正俗引此句戮作釀蓋亦古文尚書也

山脊曰岡 宋本無日字山并鼎曰蓋曰字為是

或賦睡而害良善 宋本賦睡二字倒按宋本是也

告來居洽沃土 闕本葛本同岳本毛本洽作洽案洽字是

湯使亳往為之耕 闕本同毛本亳下有眾字案有者是

尚書注疏卷第七

多有夏罪 闕本明監本同毛本夏作大案大字是也

君其可畏 闕本明監本同毛本君作若案若字是也

再言所以積衆之非也 闕本同毛本非作罪

所以比於日者 闕本明監本毛本同宋本比下有案字

變置社稷 按史記集解引此傳變上有欲字滿登侯從之

言改正易服因變置社稷是也非更置之詞又都說說

已變置唯社未遷明不得有欲字

然而旱乾水益 闕本益初作益後加水毛本作益

故更致社稷 宋本同毛本致作置廣文選云可通用

大崩曰收積 古本崩下有壞字

從謂遂討之 闕本岳本宋本遂作廷案傳亦作廷岳本

從從齊助意也 闕本岳本宋本遂作廷案傳亦作廷岳本

諡伯仲伯典寶 陸氏曰諡本或作襄

仲虺之誥第二 商書

使錄其言 闕本明監本毛本使作史案史字是也

自問賢輔勢 闕本明監本毛本輔作商案附字是也

康誥召誥之類 宋本闕本明監本同毛本康作誥

一字足以爲文 闕本明監本同毛本一作二

謂於會之所 浦鑑云置下當脫同字

肇我邦予有夏 各本予作于案千字誤也

惟王不邁聲色 按通鑑引此句不作聲與古本合

曰侯于后 古本予作我

湯誥第三 商書

皇天 闕本葛本同毛本天作大

則唯爲君之道 按前鑑引此句惟作是

夏王滅德作威 古本威作畏下明威同

罹其凶害 古本害作虐

而桀不改 古本作而桀不改說也要轉作而桀終不改

不敢赦 唐石經不作弗

用元壯者 闕本明監本毛本壯作壯案壯字是也

浮信也 闕本明監本毛本浮作手案浮字誤也

凡我造邦無從匪彝無卽怙彊 古本無彊作亡下無以爾萬

承大美德 闕本明監本毛本大作天案大字誤也

朕弗敢蔽 古本蔽作奕

乃亦有終 古本亦作斤山并應曰斤古其字○按亦與元形相似而誤當作亦

伊訓第四 商書

是特設祀也 闕本明監本同毛本祀作嗣下特設祀禮

杆能斷馮者也 廣文釋云斷馮通作斷

朕哉自亳 石經缺故誤作載

終治四海 闕本同各本治作治案治字是也疏乃治于四

今緣親以及疎 闕本明監本毛本今作合使合字是也

敢有殉于貨色 按一切經音義卷一云貨書殉于貨色注云殉字也凡元罪所引尚書注不出姓名者皆孔傳也其經文當亦諫孔本此經論字古文整作殉今文則作殉當以殉爲正傳云殉求也宜改作殉于求也

味求財貨美色 岳本夏傳味作敢按數字固與經相應然

親此頑愚効重 闕本明監本毛本此作比案比字是也

但有一於身 宋本同各本身不有者字

謂貪昧以求之 按六經正義引此文貪作昏故疏上云病者心猶其事是貪求之意此云貪昧以求與上貪字相應貪者必昧故曰貪昧以不當作昏

則天下資慶 按釋文云資力代反是陸氏本作資也疏云

以類爲正類慶謂一人有慶兆民類之若作資慶則費解矣

太甲上第五 商書

此至放桐之時 闕本明監本同毛本此作此案比字是也

欽厥止率乃祖攸行 按今本皆以此兩句爲一節下文惟厥

此節傳云止讓行所安止君止於仁子止於孝專釋止字之

義至下傳乃云言能黃汝祖所行則我喜悅王未見歡笑無

與卷八至卷九

影似當以欽廉止一句爲一節幸乃祖放行台下兩句爲一節然謂云王又當敬其身所安止備汝祖之所行若能如此惟我以此喜悅其分而盡已同今本矣

萬世有辭 古本辭作享

使此近先王 闕本同明監本毛本此作比案比字是也

必當改悔爲善也 闕本明監本同毛本惟作通

太甲中第六 商書

王懋乃德視乃厥祖 石經考文選云坊本作烈祖不烈蔡沈集傳梁孔安國傳視其祖而行之其訓厥也。按夏傳已從蔡傳作烈矣

則我承王之災無敷 各本災作美案美字是也古本岳本宋本蒙傳敷作厥釋文有厥於難反

太甲下第七 商書

終始慎厥與惟明明后 唐石經初刻有后字後磨改厥作惟明明

言湯推是終始所與之難 闕本明監本毛本推作惟案惟字是也

咸有一德第八 商書

經稱尹躬及湯有一德 宋本湯下有咸字是也

伊尹既復政厥辟 古本厥作其下常厥德同按古本多以其厥亦有以厥爲其者後亦不悉校

此至沃丁始卒 闕本明監本同毛本此作比

伊尹乃迎而受之政 闕本同毛本受作授案當作授

厥德匪常 顧炎武曰石經監本同按唐柳澤上書引此作匪常今本作靡常非石經考文提契云齊沿蔡沈集傳因上命靡常而誤

尚書注疏按勘記卷九

九有諸侯 古本下有也字按此增也字亦可傳意九有諸傳義耳

任官惟賢材 補錄云材今本作才

謂卑順以爲臣下 宋本闕本明監本同毛本臣下作下

訓以善道訓助下民 宋本上訓字作謂按訓字非也

此又觀王修德 闕本明監本同毛本觀作勸案勸字是也下觀王德使爲善政也同

論七廟諸多矣 闕本明監本毛本諸作者案諸字誤也

其文見於記傳 闕本明監本同毛本傳下有者字

無得爲廣大 闕本明監本同毛本得下有自字

晉文請逐 闕本同毛本遂作隨案逐字是也

使歸其事 各本使作史

兩手盛之曰揚 闕本明監本毛本揚作拱案拱字是也

時則有青書之祥 宋本之作書下同案作青與五行志合

而遠方重譯而至七十六國 補錄云者誤七書傳重譯而爾者六國說苑作七國

家語作十有六國疑六與七近之 按恐仍當以七十

六國爲是書傳脫七十二字說苑脫十六二字耳蓋者字似不可省姑存備說候考

三篇皆已 古本岳本宋板景傳三作二案二字是也

尚書注疏卷第八

阮元撰盧宣句摘錄

尚書注疏卷第九 宋板同古文作尚書卷第九古文尚書盤庚上第九高書凡氏神

盤庚上第九 高書

盤庚五遷將治亳股 陸氏曰盤本又作般按疏云豐內之書用古文後人改從今文疏中問存古字此乳字亦其一也舉經音辨云乳古文尚書治字也呼學庸古文亂字也賈昌朝好宋文通家古文尚書故其言如此

而治於亳之股治 宋板誤治作股地

傳自湯至亳怨 岳本闕本明監本毛本怨作製製怨字誤也

始皆作亂其字與治不類 宋板作治首作亂其字與始不類按宋板是也

有從河有亳地遷於洹水之南 闕本同宋本河有作河南案南字是也明監本毛本作洹自齊誤

大序注云 宋板大作又是也

取在河北 宋板取下空一字

股質以名篇 古本重名字按疏標目不重

中上二篇 集傳中上二字詞

題篇不自盤庚誥者 宋本闕本明監本同毛本自作曰案曰字是也今正

皆以王名篇 宋板重名字按下文云故以王名名篇也諸本俱重名字則此句當依宋本而傳文當依古本其疏中標目亦當重名字諸本不重誤也

子門甲立 諸本門皆作關門字誤也

重我民無殺盡殺故 諸本無殺作無欲殺字誤也

則當卜禘於廟以徙 毛本禘作考

于今五邦 于上古本有至字

天將斷絕命 古本命上有汝字

若頤木之有由藥 陸氏曰藥本又作栝○按栝本作藥傳寫者從俗作栝耳

有用生藥故 古本誤作葢山并鼎日考藥古文似是有用生藥故

先正其號名 宋板名作明按作明屬下句亦通

毫是股也大名 案也當作地

或稱股 宋板句上有或稱兩三字

不欲住彼股也 毛本也作地是也

言為正直之言 宋板作故以矢言為正直之言

今盤庚自欲遷于股 毛本欲作取是也

劉毅釋詁云 闕本明監本同毛本云作文是也

先王所以決欲遷此者 闕本明監本同毛本決欲作去

大遷考自龜 毛本考自作則與案所改是也

謂有典法 闕本明監本同毛本謂下有行字

即是有所服也 闕本明監本同毛本服下有行字

鄭注皆云 毛本注作王

盤庚敷于民由乃在位 古本由上有曰字

無或敢伏小人之攸箴 古本人作民柱同

王命眾悉至于庭 古本庭上有輶字

告汝以法教 古本法下有度字

下句王播告之案傳之下有修字

蒙上之先案傳先作文

民用丕變古本用作由注王用民用同按注王用既作由則

起信險為廣受之言古本同明監本毛本善上有拒字

善自用之意也古本同明監本毛本善上有拒字

非子自荒茲德惟汝含德古本含義作含注同

予亦拙諫案正義曰下缺今補宋

汝擊臣能退去傲上之心毛本去傲作汝違

不聾作勞陸氏曰聾本或作聾○按正義引鄭注聾謂為欲

傲者指鄭議也

毒為禍患也宋板為作謂

遠近謂賒促山井鼎曰賒字毛本與宋板同其餘注疏

徒奉持所稱而悔之古本同毛本徒作徒是也

馬云視王案王當作也

責其不請告上古本同明監本諫作情毛本情上又有

見後

恐汝沈溺於家有禍害古本恐上有我字善下有也之二

尚可得遇之絕之毛本得遇之作形數二字

擯竹亮反案竹當作許盧文強云擯當作擯是也

誠恩甚大古本明監本同毛本誠作威

何以不情告我宋板以不作不以按觀宋板知諸本傳

傳曷何至忽焉古本同毛本忽作曷是也今改正

運任古賢古本下有人字

言我世世選汝功勤古本同明監本同毛本選作數

掩本文作毛本同案又當作又

作福作災古本作依福依災注同

我不敢動用非謂加汝非德賞汝乎從汝善惡而報之古

我下有豈字之下有予字山井鼎曰古本不成又理作我

豈敢動用非謂加汝非德賞汝乎從汝善惡而報之則為

德今本不字亦似不應姑記以俟再考○按漢書改乎為

各云從莖校是亦一說或疑非禮上有朕文

可遷則遷古本同明監本毛本則並作即

其意而言汝從上必有實告臣言案而言汝誤也

運命必有罰也毛本命作我

故歸給為小也宋板歸給作前嗣

給膏肓委古本同毛本肓作給案肓字誤也

志之主欲得中也古本同明監本同毛本主上有所字

汝無侮老成人古本無作亡無弱無有遠運同古本侮上有

老子石經脫下老子傳及觀內侮老疑亦俱當作老侮○按

段玉裁云唐石經是也今本本作侮老因老成人三字口習

是侮老之古本之作人恐非○按段玉裁按本作老侮

雖悔可外乎古本可上有何字外作及案及字是也

盤庚中第十 商書

造士報反 毛本同案士當作七

欲用民徙 闕本明監本毛本徒作徒

廷之使前而眾告之 宋板眾作教

王若民不從教 宋板若作誥

行天時也 孫志祖云也當者字之誤

遷徙者止為邑居墊隘 闕本明監本同毛本徒作都

則先不思故居而行徙者 者字十行本末刻今補正

盤庚疑其被誤 毛本頓作疑是也

于逐績乃天子天 按匡謬正俗引此句逐作舞徐氏音詳見牧誓

于豈汝威 古本威作畏

我念我先世神后之君成湯 按下文成湯之先世神明之君惟百湯耳疑此句后字亦當作明

用以道義德懷安汝心耳 宋板無德字

其下直言先后又畧而不言先其下直言先 案后下十字復衍

此言湯勞汝先 毛本此作追

汝無能道 古本汝上有罰字

言神將罪汝 宋板同毛本神下有后字

故言下見汝 宋板言下倒是也

勞之共治人 古本人作民下疑人同

是反父祖之行 畢傳父祖倒與益合

又士戾反 案士當作七

古者至乃死 闕本明監本同毛本者作我與岳本合

但念貝玉而已 古本念下有其字與疏合

乃祖先父丕乃告我高后曰 唐石經夏傳同毛本先父作乃父陸氏曰我高后本又作乃祖乃父曰作丕則於朕孫句絕道高后丕乃崇降不詳句絕曰詳尚書經異

作丕刑于朕孫 孫上古本唐石經俱有于字○按顧炎武謂我云不必因上文乃祖乃父而必兼舉于孫也古人文字不拘官朕孫者出乃祖口中自可兼乃父在內傳多增字足利古本往往欲以增懸不足為據也

亂治至其貪 案亂上當有傳字

傳言汝至督之 闕本同毛本言汝倒是也

凡所言皆不易之事 古本凡下有我字

謂凶人 古本宋板謂作鳥

言不吉之人 岳本吉作善

我乃以汝徙 古本宋板乃作用

汝羣臣臣分釐相與計謀念 闕本同毛本下臣字作當是也

長立汝 宋板下有案字

告汝以命之不易為難 宋板為上有亦以不易四字

釋詁云隕落墜顛越也是從上倒下之言 宋本落下歷下俱有

也字而證云越也二字疑衍○按釋詁云州州連下辭
聖澤蓋落也又云沃澤聖也當從宋板增兩也字而
刪去越下也字以顯越兩字屬下句

恐越於下 闕本同毛本恐下有厭字

不使得子孫 宋板千上有生字

盤庚下第十一 商書

故先定其里宅所處 宋板其里二字闕空一字

尙書注疏校勘記卷十

尙書注疏卷第十

說命上第十二 商書 宋板與上合爲一卷

高宗夢得說 按一切經音義卷一大方廣佛華嚴經乳一卷
引此得作尋亦晉宋古文本也陸氏曰說本又
作允音悅注及下篇同

經求之於野 闕本明監本同岳本纂傳卷下有贊字
野上有外字毛本同

王又厲說以伊尹之功 纂傳周作屬

王宅憂亮陰三祀 陸氏曰亮本又作諒

陰黜也 此句上古本有亮信也三字山井鼎曰晉書杜預
奏議中引尙書傳亮信也陰黜也臣初疑之久矣
今得古本乃知注疏諸本脫三字也○按傳例已釋者不
再見亮之爲信已於尙典釋之矣此處不得有亮信也三
字杜預在梅賾前安得見孔傳其所引者伏生大傳也山
井鼎之說殊謬

羣臣咸諫于王曰嗚呼知之曰明哲 陸氏曰哲本又作誌

王言惟作命不言臣下罔攸臬令 古本罔作亡罔不同心同
命石經補缺誤作命

惟恐德弗類 高本闕本明監本纂傳同唐石經岳本毛本
作台

申至靈善皆釋詁文 孫志祖云按得詁無靈善之文

宏貴皆大也 孫志祖云貴爾雅作墳

讒仕賊反 果毛本作仕賊是也

相助慮也俱訓爲慮 兩處字補差云皆勸之誤

無總貨實以己位 高本闕本明監本同毛本已作末案求
字是也

尙書注疏卷第九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遂令傳險姓之 宋板令作以○按史記殷本紀作以宋
本是也

曰云我徒也 宋板曰作且

若榮弗暝眩 榮石經補缺誤

先使人暝眩憤亂 補差云憤當憤字誤○按上云暝眩
者令人憤悶之意也此因彼而誤

說命中第十三 商書

正義曰晉語云 闕本明監本同毛本云作言

猶王官之伯 闕本明監本同毛本之作宗

師長之言亦通有 宋板下有士字

憲法也 按此節今本疏混入注又疏上載四十二字山井
聖王法天以立教臣敬順而奉之民以從上爲治疏傳漸
法至爲治正義曰憲法也釋詁文人之聞見在於耳目天
無形體個人事以言之聰聽無所不聞明謂無所不見惟
聖人於是法天言法天以立教於下無不聞見除其所怒
納之於善雖運有推移道有升降其所施爲未嘗不法
民也臣敬順而奉之奉即上文承也奉承君命而布之於
民民以從上爲治不從上命則亂故從又也○按岳本纂
傳俱與古本同

經傳之無與與兜鑿 宋板之下有文字是也

則人為背之 宋板為作遠是也

官不全其賢 案全當作至今次

是言推而不有 宋板闕本明監本同毛本推作惟

謂言出恩以寵臣 毛本言作君是也

謂臣入慢以輕王 補鑿云王當主字誤

事神禮煩亂而難行 宋板煩下有則字正與注合

非知之艱行之惟艱 古本艱作難下不艱同

行之難 古本岳本闕本葛本纂博闕毛本難作艱

談命下第十四 商書

若作和羹爾惟鹽梅 陸氏曰梅本作權

鹽鹹梅醋 古本醋作酢下同按醋酢二字古今相反

言曰有所益 毛本日作日是也

惟說式克欵承旁招後又 陸氏曰使本又作暖

故此為解 補鑿云此為二字當誤例

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 古本辜作罪

功至大天 古本岳本葛本宋板闕本明監本纂博同毛本大作于

說拜稽首曰敢對揚天子之休命 唐石經無之字

高宗彤日第十五 商書

以訓道諫王 補鑿云訓道二字疑誤例或以訓二字例○按下傳云遂以道訓諫王則此訓道二字誤

則明矣 楚傳道作導亦誤

故序言祭成湯升鼎耳以足以 闕本明監本同毛本下以字作之是也

文云 闕本明監本同毛本文作又

傳言至自消 闕本明監本同毛本至字重是也

謂有不有不不 史記集解謂下有其字

天道其如其所言 高本闕本明監本俱同毛本文其字作我

記無豐于昵 按擊經音辨尸都云昵近也乃禮切書昵無豐

尼與昵音義同此但明尼昵同字非經文作昵 考尼又文切考諷引不正本是尼字誤又云

當敬民事事無非天所嗣常也 史記集解作當敬民事

也按史記注闕非今本亦疑有誤 其非天時天時所常祀

是允德為嗣 諸本爾皆作得德字誤也

即兄也 諸本兄作尼尼字是也形近之謬

自立君以主之 宋板無自字按儀禮通解引不攝自字

西伯戡黎第十六 商書

殷始咎周 古本始初作製後改作始按亂當作乳古治字

作西伯戡黎 陸氏曰伯亦作柏盧文弼云穆天子傳古今人表伯通作柏二字本可通用

且言西北對東為名 諸本北作伯闕本明監本同誤

以王淫過戲迨 古本岳本宋板纂博迨作意毛本作進

以紂自絕先 闕本明監本同毛本先下有王字正與岳本同

勳昔違法 宋板昔作皆岳本作悉業悉字是也毛本不

大命不擘命下唐石經卷通胡字陸氏曰擘本又作變○按說文作變引書云大命不變擘說文則胡字不應有也殷本犯作大命胡不至石經旁添字乃後人依史記地人也

反報紂也古本作反報也報紂也

參列於上天古本天上有在字

微子第十七 商書

錯亂天命宋板闕本明監本同毛本亂作靡

交錯是渾亂以義闕本明監本同毛本以作之案以字誤也

以去見其爲卿士也浦禮云卿士當無道誤許宗彥云卿士不誤上以此知其爲卿士也

入字因末句而誤衍

我祖底遂陳于上古本此作致

又爲姦宄於內外闕本葛本監本纂傳同毛本內外二字

其爲敵讎闕本葛本同岳本其作共其字誤也

無匪辟古本匪際作詐誣

傳父師至而言闕本明監本同毛本而言作言之按傳云順其事而言之疏爾云爾其去事而

言則作亂者所見孔傳疑本無之字

比干是紂之親則諸父浦禮改作比干于紂親則諸父

其事欲當然宋板欲作或

不解意岳本高本宋板正嘉本闕本纂傳解作備毛本作解與此同按釋文云解作備反是解讀爲備非字

作備也通志室本解作備亦說

我罔爲臣僕陸氏曰一本無臣字○按說文云古本僕字從臣一作僕恐此是古本作僕後折爲二字釋文所

云一本是也

我乃顯陟古本顯作顯

我久知于賢古本我上有言字

我又下視殷民所用爲治者民皆讎怨斂聚之道也宋板闕本同毛本者民二字倒盧文弨云民字衍文是也

安得默而不呼毛本呼作言是也

尙書注疏卷第十